

王谿生詩詳註

玉谿生詩詳註卷之二 編年詩

桐鄉馮浩孟亭編訂

受業汪雲銘箴三參校

喜舍弟義叟及第上禮部魏公

舊書紀大中元年三月禮部侍郎魏扶奏放進士三十三人本傳弟義叟

進士擢第累為賓佐魏甲集序曰仲弟聖僕特善古文居會昌中進士為第一此追言於舉人中傑出也乃朱氏作舉會昌中進士為第一誤矣又獻

出無名子削為五言詩以譏之

國以斯文重公仍內署來

漢書孔光傳光為帝太傅行內署門戶班固兩都賦序內設金馬石渠之署新書志開元時改翰林供奉

為學士別置院號為內相又以為天子私人扶蓋兼翰林之職

風標森太華

山海經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

星象逼中

台

朝滿遷驚侶

劉賓客嘉話錄今謂登第為遷驚蓋本毛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然並無鳥字頃試早鴛求友

及鴛出谷詩別無證據豈非誤歟大慶攷古質疑詩嚶嚶雖非指鶯然漢張衡歸田賦王膳鼓翼倉庚哀鳴交頸頤頤關關嚶嚶又東都賦雖鳩鵲黃鸝關關嚶嚶倉庚鵲黃皆鶯也皆以嚶嚶言之唐人未必不本於此按詩傳箋疏並不指鶯本草釋名曰鶯經云鶯鳴嚶嚶故云或云鶯項有文故从眼照項飾也或作鶯鳥羽有文也竊以為相承

之由常門多吐鳳才西京雜記揚雄著太元經夢吐白鳳凰集於元上頃而滅寧同魯司寇惟一作鑄

一顏回揚子或曰人可鑄歟曰孔子鑄顏回矣

題鄭大有隱居鄭大鄭畋也舊書鄭畋傳畋字台文年十八登進士第二十二又以書判拔萃授渭南尉歷官至乾符時為相畋畋

於會昌二年登進士大中元年拔萃作尉即見傳中自陳表全唐詩話鄭台文為人仁慈姿采如峙玉

結構何峯是喧閑此地分石梁高瀉月樵路細侵雲偃臥蛟螭室

希夷鳥獸羣老子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可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近知西嶺上玉管有時聞註

君居近子晉憩鶴臺宋經洛水東過偃師縣南注曰昔王子晉好吹鳳笙與道士浮邱同遊伊洛之浦子晉控鶴於緱氏山靈王望而不得近舉手謝而去其家得遺屐俗亦謂之撫父堆劉向列仙傳云世有蕭管之聲焉餘見送從翁東川偃師接近榮陽鄭氏系陽人也鄭畋集題緱山王子晉廟五言長律自注時為渭南尉作

謝往桂林至彤庭竊詠原編集外詩舊書志鎮南西道桂管經略觀察使治桂州管桂昭蒙富梧海峽歸林平琴賓澄

繡象柳融等州舊書鄭畋傳父亞字子佐大中和初為桂管都防禦經略使新書選舉志凡官已受成皆廷謝此從鄭亞赴桂謝也餘詳年譜

辰象森羅正張正見山賦森羅勾陳翊衛寬見陳魚龍排百戲漢書武帝

紀元封三年作角抵戲西域傳作巴俞都廬海中碣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
師古曰魚龍者為舍利之獸先戲於庭極畢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激水作
霧障日畢化成黃龍八丈出水散戲於庭炫耀日光西京賦云海鱗變而劍珮儼干
而成龍即為此色也百戲詳西京賦漫衍亦作曼延抵亦作抵亦作氏劍珮儼干

官古者諸臣皆有劍珮上殿則解劍故功城禁將開晚宮深欲曙難月輪

移粉鳥詣旨一作几席非父選西都賦洞粉詣以與天梁注曰建章宮有駁仙路

下闌干一作欄杆古樂府善哉行月溪共賀高謀應月令仲春元鳥至之日以

子傳上年二十九乃得太子其喜為立祿使東方朔枚臯作將陳壽酒歡稱觥

本詩臨風漢書兒寬傳臣寬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桂管之命在二月金星壓芒

時或生皇子或宣宗母鄭太后壽日在是月故以姜嫄比之皆無可徵

角爾雅明星謂之肩明史記天官書太銀漢轉一作波瀾詩倬彼雲漢爾雅析

漢津也此謂啓明之光已隱銀漢王母來空濶屢見義和上屈盤山海經東南

之形漸退則將曉矣但語似秋令蓋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堯因此而立義和之官廣雅曰御曰義和上句似指太后此

句謂天子升殿或謂亦指太后非也以上用意皆未可曉鳳凰傳詔旨郊中記石虎詔書以五色紙獬豸

與馬通冠朝端後漢書輿服志法冠一名柱後執法者服之或謂之獬豸冠獬豸神

罪臯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故臯陶禮羊跪坐視之新書

儀衛志朝日御史大夫領屬官至殿西廡監察御史二人立東西朝堂觀道以泄百官

內門開監察御史造化中台坐屢威風大上將壇後漢書馮衍傳威風

王荏鎮威風赫然二聯為朝儀甘泉猶望幸早晚冠呼韓漢書宣帝紀行幸甘泉郊泰時匈奴

傳單于朝天子於甘泉宮漢龍以殊禮賜以冠帶衣裳位在諸侯王上此以柔遠為頒冠字複

浩曰此必鄭亞赴桂時但用字有不類義山何若此歟原編集外固可疑耳

離席義山所歷諸幕惟桂出宿金樽掩從公玉帳新詩從公依依向餘照遠隔芳塵漸離

草翻驚雁殘花伴醉人楊朱不用勸只是更沾巾列子楊朱見岐路而

北以

春遊

橋峻斑駁疾見後川長白鳥高烟輕惟潤柳風濫欲吹桃徙倚三

層閣摩挲七寶刀樂府橫吹曲瑯琊王歌詞新買五尺刀庚郎年最少氏

謂用庾小征西是也晉書庾翼風儀秀偉少有經綸大略蘇峻作逆翼年二十二

草如春袍赴桂陸途中作原編與上首接第六句謂

岳陽樓

漢水方城帶百蠻左傳楚國方城以爲池四鄰誰道亂周班左傳晉以如何

一夢高唐雨見代元自此無心入武關史記楚懷王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

商縣武關此謂襄王不入關攻秦而報父仇

浩曰借慨一自婚於茂元遂終身不得居京職也豈漫責楚襄哉

海客

海客乘槎上紫氛說文氛祥氣也劉楨詩鳳星娥罷織一相聞只應不

憚牽牛如聊用支機石贈君荆楚歲時記漢武帝令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

織又見一丈夫牽牛飲河騫問曰此是何處答曰可問嚴君平嚴女取指機石與騫俱還後至蜀問君平君平曰某年某月客星犯牛女指機石為東方朔所識機石與騫俱言天河與海通近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見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閣於查上多齋糧而去芒芒忽忽不覺晝夜奄至一處云云不言張騫本出傳會不足辨地此則兼用之海客比鄭星娥自比支機石喻已之文采牽牛比令狐也孰知其遙如之深哉

程曰此從鄭亞作桂管近海故託以為題 浩曰三句謂不憚他人之如也時令狐絢在吳興未幾亞貶而絢登用遂重登陳情而不省矣

桂林舊書志江源多桂不生雜木故秦時立為桂林郡

城窄山將壓柳宗元記桂州多巖山發地峭壁林立四野江寬地共浮通典桂州有離水一名桂江又有荔水亦曰荔江

東一作南通絕域百居易授嚴峇桂管觀察西一作東北有高樓范成大桂海虞衡志

靈川興安之間兩山踴躍中容一馬謂之嚴關朔雪至關輒止大盛則度至桂林城下不復南矣北城舊有樓曰雪觀所以夸南州也二句寫地勢一遠一近桂之東南廣州循州而外皆大海矣韓昌黎送鄭尚書序其海外雜國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故曰絕域此遠勢也嚴關正當桂州西北隅此近形也高樓更寓望君之思廣桂在京師東南數千里也他書引之有作西南東北者桂之西南為安南交趾似亦可通然申舊刊集本皆作東南西北徐氏以全同古詩西北有高樓句為嫌則固無妨也元

護青楓岸

南方草木狀五嶺之間多楓木歲久則生瘤瘿遇雷雨暗長三五尺謂之楓人越巫取之作術有通神之驗

龍移白石湫

一統志白石湫在桂林府城北七里俗名白石潭背學佐名勝志白石潭水甚深相傳靈川縣南二里有蛟精塘昔藏妖蜮傷人害物南齊永明四年始安內史裴昭明夢神女七人雲冠玉珮各執小旂圭印自言為荆楚以南司禍福之神此方被妖蜮所害今當禁之於白石湫既覺詢其故得之先時湫水險急舟觸必敗乃為建祠秩祀水遂平義山詩云云即此按隋書桂州人李光仕作亂保白石洞殊鄉竟何禱簫鼓不周法尚討平之當即此地白石神事何襲乎記不之載也

曾休

漢書郊祀志粵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効粵巫立粵祝祠祠天神帝百鬼而以雞卜

深樹見一顆櫻桃尚在

高桃

戊籤作枝 閨晚實爾雅樸荆桃註曰今櫻尋得小庭南矮墮綠雲髻

注所馬醫今無復作者倭墮髻一云墮馬之餘形也古樂府頭上倭墮髻廣韻矮鳥髻切短兒墮他果切倭墮髻也小兒剪髮為髻倭鳥果切矮矮與倭或可通用此謂深樹

欽危紅玉簪

一作簪謂一顆尚在 惜堪充鳳食痛已被鷃含

註舍桃鷃鷃鷃鳥所舍食故言舍桃 越鳥誇香荔

此痛已之不得仕於朝而寄人幕下 齊名亦未甘

甘澤 越鳥誇香荔

玉容主詩羊主

卷二

四

浩曰赴桂後作與櫻桃諸絕句迴不同鄭亞大有文名結疑指之

晚晴

深居俯夾城

夾城猶云重闕即宅與嚴城接之意舊注引舊書志京都東內達南內有夾城複道者誤

春去夏猶清天意

憐幽草人間重晚晴

深寓身世之感田曰偏於閑處用大筆

併添高閣迴

一作曉誤何曰晴後憑高所見愈遠

微注小窗明越鳥巢乾後歸飛體更輕

何曰巢乾切晴歸飛切晚

五月六日

一作十五

夜憶往歲秋與澈師同宿

原編集外詩宋曰澈師乃知元弟子僧徹見高

僧傳非越州靈徹也按集中智元非衲子已詳辨矣通鑑懿宗咸通十二年幸安國寺賜僧重謙僧澈沈檀講座舊書李蔚傳作僧徹未知即此時之澈師否李郢有長安夜訪澈上人詩關西木落夜霜凝鳥帽開尋紫閣僧與此澈師台也

紫閣相逢處

張禮遊城南記圭峯紫閣在終南山四皓洞之西圭峯下有草堂寺紫閣之陰即漢陵通志紫閣峯鄠縣東南三十里旭日射之爛然而

紫丹巖託舊作議一作記宿時

按議宿無理記宿亦非莊子假道於仁託宿於義必因以致誤耳故竟改定

墮蟬翻敗葉

棲鳥定寒枝萬里飄流遠二年問訊遲

維摩經維摩詰稽首世尊足下問訊起居此三年字不必拘看炎

方憶初地

法苑珠林十地部曰初地菩薩猶如初月光明未顯其明性皆悉具足二地菩薩如五日月三地菩薩如八日月云云初地至十地皆以初月至

十五日圓滿月為喻故用之曰夢碧琉璃觀經大泰國多赤白黑綠黃青紺縹非詳箋不知其用字之精也步夢碧琉璃觀經大泰國多赤白黑綠黃青紺縹珍物故佛經多言七寶而佛有號寶華琉璃功德光顯如來也涅槃經云有五色光從佛口出時祇洹精舍變成琉璃又曰文殊師利化琉璃像眾生念文殊像法先念琉璃像又有夢中得見文殊師利之語此以言愁處炎荒憶清涼之界也

酉州令狐郎中見寄

宋曰絢自湖州有詩寄義山而此酬之稷絢於大中二年自湖州入行尚書考功郎中知制誥義山於元年五

月抵桂管此在桂州寄湖州也徐曰湖州天寧寺有尊勝陀羅尼石幢一十四座今存其八中有建於大中元年十一月者後題令狐絢姓名則二年入朝明矣稷幢欸一書大中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大夫使持節湖州諸軍事守湖州刺史上柱國彭陽縣開國男令狐絢又一欸大中二年八月刺史蘇特街與前略同惟無縣爵耳可以見當時刺史之全銜也又一題會昌二年十月歲五年六月准勅廢然則大中元年所樹乃復興釋故事也時絢已封彭陽男矣中大夫與紀作中散大夫小異

望郎臨古郡

山公啟事舊選尚書郎極清望也號

佳句灑丹青應自邱遲

宅

南史邱遲字希範吳興人累官中書侍郎遷司空從事中郎

仍過柳惲江與太守柳惲江南曲汀洲采白蘋

日暖江南春白居易五亭記湖州城東南二百步抵雷溪溪連汀洲洲一名白蘋梁吳興守柳惲於此賦詩云因以為名也

雨冥冥古謂使者曰信如史記句曲聞仙訣兩史陶貞白得神符秘訣以為神封來江渺渺信去

輕餘見臨川得佛經宋書謝靈運傳為臨川內史運社高賢傳謝靈運一見遠公肅賦從叔臣川得佛經然心服乃即寺築紫閣涅槃經求入白蓮社遠公以其心難而

止朝吟搗客枕夜讀漱僧瓶寄歸傳梵云軍持此云不見銜蘆鴈雁南子

而飛以避矰繳空流腐草螢月令季夏之月腐草為螢采曰桂林又在衡陽之南餘見送李千牛

言得綢詩如仙訣佛經之珍重諷誦土宜悲坎井左傳使毋失其土宜夏坎卦井

之餘酬寄無便土宜以下則自敘修學官延澄希徐曰宋梅摯應泉銘序昭州江水不可飲飲者輒病日用汲井大抵

昭桂之間草木蔚蒼蛇虺天怒識雷霆宋曰嶺南多雷國史補云雷州春夏無日出沒故日用皆藉井取給

柳文有雷山雷水地皆近桂林故異俗詩亦象卉分疆近桂海虞衡志象蛟涎云未驚雷破柱言外自悲坎壞祈釋怨怒

浸岸腥客揮團蛟如蛇其首如虎見人先以腥涎補羸食紫桂山海經桂林

東注曰黃隅音番隅拾遺記閩河之負氣託青萍見酬別令狐徐曰上句謂一時北有紫桂成林實大如聚羣仙餌焉

之寄詩必有誦其背
恩省故反覆自陳
萬里懸離抱危於訟閣一作令鈴風鈴也官閣寺觀多

事益情
見乎矣
寓目
張縉文寓目寫心因事而作

萬里懸離抱危於訟閣
閣
金有之程曰蹤跡遼遠小

園桂懸心碧池蓮
餒眼紅道源曰廣韻餒飽也厭
此生真遠客吾詩人生

如遠
幾別即衰翁
小幌風烟入聲偶不檢
高窗霧雨通
新知他日

子新知謂新婚樂莫樂分新相知本杞梁妻琴歌不僅指交情也他日
錦瑟傍朱

櫳
誤闌桂點桂林池
遊北幕府

席上作
贈人注云故桂林榮陽公席上出家妓檢稱故府者詩係追錄也

淡雲輕雨拂高唐
玉殿秋來夜正長
借古事故用玉殿杜詩答嚴公垂寄

料得也應憐
宋玉一生惟事楚襄王
騷見一作淡雲輕雨拂高唐一曲清

奈楚襄王見及籤又一云淡烟微雨空高唐一曲清塵遠盡梁料得也應
憐宋玉只因無奈楚襄王此即題作席上贈人者鹿氏刊本於下卷重出

王勃生詩言

卷二

六

馮純吟曰太露錢曰意任語直詩家惡品
俗曰未至惡品若作只因無奈便不佳

夜意

簾垂幕半卷枕冷被仍香如何為相憶魂夢過瀟湘

憶內之作
殊近古風

訪秋

酒薄吹還醒樓危望已窮

陸機詩擊
斗宿危樓

江臯當落日帆席見歸風

海賦
維長

綯挂帆席謂見
歸帆而羨之

烟帶龍潭白霞分鳥道紅殷勤報秋意只是有丹楓

徐氏以為在桂林作是也蓋龍潭桂林亦有之而鳥
道泛比高險結言嶺南常暖合丹楓不見秋意也

城上

廣編集外詩

有客虛投筆無慘

一作聊
義同

獨上城沙禽失侶遠江樹著陰輕邊遽稽

天討

爾雅駟遠傳也注曰皆傳車駟馬之名案傳字產乘
遠而至國語吳會晉於黃池邊遠乃至以起亂告

軍須竭地征

周禮大司
徒以土均

之法制天
下之地征

賈生游刃極作賦又論兵

莊子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曰以無厚入有
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案曰賈

試屬國之官施五刑三表以警羣士一鎮而制其命是論兵也詳漢書

念遠

日月淹秦蜀江湖動越吟

史記越人莊舄仕楚執珪而病楚王曰舄今富貴矣亦思越不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

策亦有之作吳人吳吟王粲登樓賦託烏鵲而返吟

蒼梧

應露下白閣自

雲深

參白閣西草堂詩與
白閣雲中入紫閣松

白交白交非繪扇

服章多用翟羽故有雉尾扇後爲羽

扇

石甚多，解可通用。又江淹擬班婕妤咏白紵扇，初爲三鳳，後漢書與

如圓月出自機中素畫作秦王女乘鸞何處飛亦可據也正江表之屈簪服志太皇

太后皇太后簪以瑠璃爲搔長一尺端爲華勝上爲鳳凰詩以翡翠爲毛羽下有木

自珍黃金銀左右一校等一詩集目同其衣有等絲帶舖列懸勢注曰惡危

空引君被

丹·尼

柏冷石

注歸縣北有屈原宅東北六十里有女嬃

石廟將衣

北思
驚沙鴈南情
歸海禽關山已搖落
天地共登臨

國谷正幸

卷一

啓曰首句即甲集序所謂十年京師寒且餓也次句謂動旅思三四一南一北皎皎兩聯憶內也結處明點南北而言兩地全愁互相遠憶忽覺雄壯排宕健筆固不可

朱槿花一首

原編集外詩程曰原編次首西北朝天路乃晉昌晚歸馬上贈人之作兩相錯誤今從戊鐵改正爾方草木狀朱槿花莖葉皆如桑高止四五尺自二月開至中冬歇花深紅色大如蜀葵有葉一條長於花葉上綴金屑日光所燦疑若焰生一叢數百朵朝開暮落插枝即活一名赤槿一名日及頤表錄異朱槿花亦謂之佛桑花楊爾雅釋草檉木槿櫟木槿別二名也後人謂白曰檉赤曰槿槿有紅白紫黃數色純白者名舜英而朱槿花惟南方最盛

蓮後紅何患梅先白莫誇纔飛建章火

西京賦柏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用厥火祥順寧人日知錄庚子山枯樹賦云建章三月火考史記武帝太初元年冬十一月柏梁臺災春二月起建章宮是災者乃柏梁非建章而三月火又秦之阿房非漢也子山誤矣按此遂承用之又落赤城霞見送從翁東川而

未登油壁車

青詞蘇小小歌夢乘油壁車郎騎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日西相對罷休澣向天涯

唐類函休澣亦曰休沐漢律吏五日得一下沐言休息洗沐也爾雅類林俗以上澣中澣下澣爲上旬中旬下旬蓋本唐制十日一休沐通鑑注一月三旬遇旬則下直而休

沐謂之旬休
亦曰旬假

莫多侵露

一作路誤今從戊籤

去恨有碍燈還

碍燈還如異苑有云欲進路碍夜不得前去此言夜則不得不還也

嚙目

微微白看成脊脊殷

緊接上聯言自微明之時間此花氣直看至盛開而落也

坐忘疑物外

忘一作來疑忘莊子顏回曰回坐忘矣墮枝

體無聰明離形去知此謂坐忘

歸去有簾間

入則閒消永晝出則客館孤清皆羈留遠睽之慨

看間

傷春句千辭不可刪

浩曰在嶺南作身世之感凄然唐時慕僚晨入昏歸韓昌黎上張僕射書杜工部遺悶呈嚴鄭公詩可見也義山此時自有所不愜意耳

桂林路

一作道

中作

此近遊非至江陵

地暖無秋色江晴有暮暉空餘嘒嘒

嘒嘒鳴蜩

猶向客依依村小犬

相護沙平僧獨歸欲成西北望又見鷓鴣飛

鷓鴣飛必南蕭吳都賦鷓鴣南飛

義而中語

高松

高松出衆木伴我向天涯客散初晴後一作僧來不語時有風傳

雅韻無雪試幽姿上藥終相待博物志神農經曰上藥養命中央養性下藥除病他年訪伏龜

嵩高山記嵩高丘有大松樹或百歲千歲其精變爲青牛爲伏龜採其實得長生本草注茯苓通神靈上品仙藥也餘詳題僧壁

徐曰曰天涯曰無雪詩必作於桂林

海上謠

桂水寒於江見桂林玉兔秋冷咽海底覓仙人詳海上昭香桃如瘦骨

紫鸞不肯舞瑞應圖鸞鳥赤神之精鳳凰滿翅蓬山雪狀其心借得龍堂

寬曉出探雲髮劉郎舊香炷漢武帝內傳無劉郎之稱未檢所始宋書符瑞志宋武帝劉寄奴飲於逆旅逆旅姬曰劉郎在

室內飲酒此語固不可類推也乃李賀詩亦云茂陵劉郎秋風客何堪班婕妤好怨獨臥銷香姓餘見回中牡丹立見茂陵樹雲孫帖帖

臥秋烟爾雅嘉孫之子爲仍上元細字如蠶眠漢武內傳帝以王母所授五嶽真形圖靈光經及上元夫人所

授金書秘字六甲靈飛十二事自撰集爲一卷奉以黃金之箱封以白玉之函珞珈爲軸紫錦爲囊安者柏梁臺上餘見無愁有愁曲

浩曰非諷求仙蓋歎李衡公貶而鄭亞漸危疑也桂水二句借月宮以點桂林海底
六句指衛公貶潮州濱海地矣其貶以七月故言秋令劉郎二句謂武宗昔日倚信
而崩後遽遭遠斥也雲孫比鄭亞君相擢用之庶僚猶高曾之有雲仍以秋烟者失
勢而愁懼也上元句喻衛公之相業紀在史書且暗寓爲之作一品集序蓋九月德
裕書自洛至桂命亞作序而不
意時已貶潮勢將沉淪海底矣

江村題壁

沙岸竹森森

一作梢又

聽越禽數家同老壽一徑自陰

一作幽深

喜客嘗留橋應官說採金

嶺南郡縣多貢楚金與銀見史志

傾壺真得地愛日靜霜

石

河遜幽維稍晨已積

洞庭魚

荆州記青草湖一名洞庭湖周迴數百里日月出沒其中長沙志洞庭之水瀟七百里在岳州城西青草湖每秋夏水泛北與洞庭爲一

水涸則此湖先乾青草生焉

洞庭魚可拾不假更垂簾開若雨前蟻易林蟻封戶多於秋後蠅豈

思鱗作簾

魚鱗也原出處未詳

仍計腹爲燈

史記秦始皇葬驪山以人魚膏爲燭天寶遺事南方有魚多脂照紡績則暗照宴樂

則明謂之饒燈本草江狹魚有曲脂照浩蕩天池路翱翔欲化鵬莊子海運
搏博即明照讀書即暗俗言嬾婦化也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餘見送李千牛

浩曰又令水涸時也借
譏庸人之冀非分者

自桂林奉使江陵途中感懷寄獻尚書

樊南甲集大中元年冬如南郡二史及文集全銜皆

不言兼尚書然當時必兼之節鎮之常例也文集稱諸使府皆曰尚書漢書
地理志南郡秦置縣十八江陵故楚郢都舊書志山南東道荊州江陵府荆
南節度使治

下客依蓮幕

見明公念竹林

自註公與江陵相國紹敘叔姪采曰竹林七賢阮籍阮咸為叔姪又曰宰相世系表鄭無名詔

者注疑誤程曰新書裴傳會昌五年鄭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宣宗即位罷為荆南節
度使通鑑會昌六年九月以荆南節度李德裕為東都留守以鄭肅代充節度當訛肅
為詔也按肅與亞皆榮陽人皆德裕所最善程後良縱然膺使命何以奉徽音
是舊書鄭肅傳肅為河中節度使以疾辭者誤矣
投刺雖傷晚後漢書童恢傳恢皆投刺去魏志夏侯淵傳註入一奏刺書其鄉
邑名氏世所請爵里刺殺爵里刺如今之履歷也此取初充掾屬之
意諸史文州恩豈在今報恩將畢生以之也若云舊已相識亦通但與下文初知始識不符
中習見西恩豈在今識亦通但與下文初知始識不符

迎來青
舊書作新瑣

闔漢舊儀黃門郎日暮入對青瑣門拜名曰夕郎漢書注孟康曰以青畫戶邊鑲中師古曰刻為連瑣文以青塗之至以給事中出從到碧瑤岑

昌黎桂州詩山如碧玉簪之意水勢初知海桂州近海兼取觀海難為水之意天文始識參雷植與吳質書植面有逸景

之速別有參商之闊際曰參商二星兩不相見始識參恨相見之晚也固慚非賈誼惟恐後陳琳見送從前席

驚虛辱詳後華樽許細斟暗用鄭中尚憐秦痔苦莊子秦王名醫破癰潰座者得車一乘越痔者得車

五乘所治愈不遺楚醪沈穆古之言酒每曰楚醪如楚詞吳釃白藥和楚澁只曹下得車愈多

鄉有酒官取水為酒與湘東鄧湖酒並稱鄧湖酒皆楚地也沉謂沉醉若七命云單醪投川可使三軍吉捷李善只引黃石公記昔良將用兵人有饋一簞之醪投河令眾迎

流而飲之而史記則以為楚莊王事符子則以為秦穆公蹇叔事吳越春秋列女傳則以為句踐事既不專屬楚且並非句意舊注引之似是而實謬既載從

戎筆仍披選勝襟後漢書馬援為伏波將軍程海虞衡志伏波通伏波柱巖突然而起且千丈下有洞可容二十榻穿

鑿通透戶臨旁山有懸石如柱去地一線不合俗名馬伏波試劍石前浸江濱波簾浪日夜激齧之松洞前石脚插入灘江此曰瀧江水之通稱也柱非銅柱之謂

對有虞琴襲字記桂州舜宅與巖城接門藏別岫深閣涼松冉冉堂

靜桂森森此下言寓館清幽容其野逸明張鳴鳳桂故社內容周續通社高賢此數句狀府縣與獨秀山相接如在目中

廬山與慧未慧持重及名儒劉程之張野周續之張詮宗炳雷次宗等結社念佛世號十八賢又曰鑒池植白蓮時遠公諸賢同修淨土之業因號白蓮社

保展禽

家語魯人有獨處室者鄰之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釐婦室壞趨而托焉魯人閉門不納釐婦自牖與之言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姬不逮門之

女國人不稱其亂魯人曰柳下惠則**白衣居士訪**禮記居士錦帶綉經白衣居可我固不可注曰以體覆之曰姬

士身爾史到洽築室巖阿**烏帽逸人尋**隋書禮儀志帽古野人之服也上古衣毛幽居積歲時人號曰居士

高帽士庶以烏其制不定又曰隱居道素之士被名入**佞佛將成縛**一作傳誤今

詞見者黑介憤稜憤與帽制異而取義同蓋野逸之服

何充傳充與弟準性好釋典崇修佛寺時郊情與弟曇奉天師道謝萬謙之曰二郊媚於道二何佞於佛維摩經所生無縛能為衆生說法解縛是故菩薩不應起縛何謂縛

河謂解食著禪味是菩薩**耽書或類淫**晉書皇甫謐耽書與食時人謂之書淫

縛以方便生是菩薩解**長懷五殺**賣史記秦本紀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其賢欲重贖

賈之恐楚人不與乃請以五殺羊皮贖之授之國政號曰五殺大夫**終著九州箴**左傳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蹟盡為九州漢書揚雄傳箴莫善於

虞箴作州箴注曰九州之箴也徐曰借言九州之內惟其所使**良訊封駕綺**陸機賦代兼金餘見**餘光借玳簪**史記趙平原君使人欲誇楚為瑇瑁簪漢人張衡即日駕檣句下

愁浩浩

文選張衡四愁詩序出為河間相時**沈約瘦惜惜**南史沈約與徐勉書言已老病百日數旬

草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蘆白疑粘鬢楓丹欲照心歸期無鴈報旅抱有猿

侵短日安能駐低雲只有陰亂鴉衝曉俗字網寒女簇遙碣以上

四聯皆冬日東道違靈久左傳若舍鄭西園望不禁見小江生魂黯黯

客途情景江淹別賦黯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矣泉客淚泔泔回中牡丹江淹雜體詩泔泔猶在秋逸翰

應藏法徐曰當作去漢書陳遵隨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高辭肯浪吟數

須傳庾翼書畫王羲之書初不勝庾翼却惜及暮年方妙嘗以草書答庾亮而翼深

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莫獨與盧甚書畫劉琨為段匹碑所拘為五言詩贈其別

煥若神明頓還舊觀理心重以詩贈之時鄭亞必以書寄之故美其詩假寐憑書麗晉書劉柳傳

書也徐曰似亞別有寄他人詩而義山亦見之不解其義柳惟讀老于而已迪每輕之柳哀吟叩劍鐔音鐔說文未嘗負偃息

云卿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癡矣其誰受曲針吳志虞翻傳注年十

邪復議登臨極言奉彼美迴清鏡詩彼美其誰受曲針二客有候其兄者不

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針過而人皆向燕路更記

侯傳北首燕路後漢書孔融傳劉使郭隗無乃費黃金上帖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謂之黃金臺互詳

分水嶺
悟曰天有鬱塞淹留之態蓋因德裕罷斥諸所厚者皆懷危懼亞之遣使至江陵同病相憐之情也義山亦因此徘徊可於言外領之措詞纏綿沉摯正以消其疑耳吟至結聯固畏人之多言矣

宋玉

何事荆臺一作門百萬家家語楚王將遊荆臺司馬子祺陳後說苑作楚昭王國語靈王為章華之臺後漢書邊讓章華賦靈王遊雲夢

之澤息荆一作臺之上惟一作獨教宋玉擅才華楚詞已不傳唐勒風賦何曾讓景

差宋玉風賦楚襄王遊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從賦宋玉休歸唐勒說之於王按騷亦賦也漢書藝文志列之詩賦家志曰屈原離騷發國作賦以諷有側隱古詩之義屈

原賦二十五篇唐勒賦四篇宋玉賦十六篇皆楚辭也文選登宋玉九辯招魂而不及唐勒王逸注楚辭云大招屈原作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亦未及唐勒勒不如玉密矣

宋玉景差並侍於王而風賦惟玉為之王曰善哉論事此故云然何且景差漢書古今人表作景瑤小顏音子何反史記作差索隱注曰法言及漢書皆作瑤今作差是字首

耳徐裴鄒三家皆無音是如落日渚宮供觀閣左傳王在渚宮通典楚渚宮故城在今江陵縣東開

字讀也此人麻韻不知何據

年雲夢送烟花

何曰言渚宮雲夢無非助發才華檢開年

可憐庾信尋荒徑

猶得三朝託後車

臨江之府渚宮故事庾信因侯景之亂自建康適歸江陵居

宋玉故宅按北史傳庾信先為東宮抄撰學士是武帝時也後事簡文帝元帝則三朝矣信奔江陵元帝除御史中丞故與尋荒徑合乃穆解誤以梁魏周為三朝身既西北安得尚尋南土哉信雖遭亂漂流猶得以文學侍從三朝而義山歷文武宣三朝沉淪使府故有羨於子山也語曲倚哀咏之無極歸州亦有宋玉宅此則江陵何曰澹澹收住自有無窮感慨

落曰在江陵作時將於開春遠桂五六兼以託意

即日

一作目誤

桂林聞舊說曾不異炎方

曾註宋考功有小長安之句也按宋之問景龍中為

桂州三月三日詩頌言其繁麗然無小長安之句徐曰舊人張叔卿有流桂州詩云莫問蒼梧遠而今世路難胡塵不到處即是小長安舊新書皆作叔明附李白傳竹溪六逸之一杜子美雜述作叔卿皆無可考其為考功疑注有誤按全唐詩止云官御史不言何地人詩僅二首一云不敢繡為衣謂官侍御也其云胡塵不到者謂祿山之亂所不及耳玩此自註疑宋先山響匡牀語莊子麗姬與王同匡牀食芻絮商君書明有小長安句而逸之也老無所不見人君處匡牀之上而天下治

錢曰即空谷傳聲之意

意發言所居在山

花飄度臘香

度臘則交春矣義山於正月還桂

幾時逢鴈足

漢書蘇武傳漢使復

至匈奴常惠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

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

著處斷猿腸

詳後哀箏獨撫青青桂子

受命於地惟松柏

臨城憶雪霜

度臘終無雪霜非獨也在冬夏青青

鳳

萬里峯巒歸路迷未判

采旦拚同稅拚拚拚三字皆有音潘而為捐棄之義容

彩借山雞

交子楚人攜山雞路人間曰何為也欺之曰鳳凰也路人請千金弗與倍

於買鳥之金十倍餘見鸞鳳

新春定有將雛樂

鳳凰西行鳳凰鳴啾啾一母將九雛晉書樂志

將雛然則其來久矣

阿閣華池兩處棲

崔駰詩鸞鳳高翔時來儀啄食竹實飲華池父選天

池種即大宛傳所云其上有醴泉瑤池也山海經尾

翁近王母之山有鸞鳥自歌鳳鳥自舞餘見隋師東

浩曰戊籤謂似寄內詩是也首言身在炎方次句自負才

北樓

北樓不一處李羣玉有長沙陪裴休登北樓詩長沙素

華兼寓慕僚之慨三四憶母子之娛樂悵南北之分離

春物豈相干人生只強歡花猶曾飲夕酒竟不知寒暗點炎方異域東風濕中華上象寬此樓堪托望輕命倚英華作俯危欄楊曰結句不堪多讀

思歸

固有樓堪倚能無酒可傾嶺雲春沮洳沮洳後汾江月夜晴明魚亂書

何託猿哀夢易驚舊居連上苑更記始是本紀渭南上林苑班固西都賦時西郊則有上園禁苑此謂移家關中時

節正遷鶯遷鶯不專言科第凡仕途遷轉皆用之如蘇味道詩遷鶯遠客聞也餘詳獻禮部魏公

清口嶺雲江月必在桂府時也

異俗二首

百註時從事嶺南徐曰此詩載平樂縣志原註下又有偶客昭州四字

鬼瘡朝朝避

禮記孟秋行夏令民多瘡疾又選東京賦注漢舊儀曰顓頊氏有三子已而為疫鬼一居江水為蠱鬼一居若水為罔兩蠃鬼一居人宮

室區隅善驚人為小鬼穰他書引此每有誤字采曰賈退錄高力士流巫州李輔國授謫制力士逃瘡功臣閣下自唐已然後幽明錄河南楊起少時病瘡逃於社中得素書一卷以遞効百鬼乃春寒夜夜添徐曰嶺南地氣恒暖連雨即復淒然廣西通志三春連寒而多寒未驚雷破

主舊嘉之晉紀諸葛誕以氣邁稱嘗倚柱讀書霹靂震其柱誕自若世說夏侯太初嘗

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注曰滅榮緒又以

為諸葛誕也後作書不報水齋簷一作欄錢曰未驚也虎箭侵膚志海虞衡

御覽引之作讀書毒藥濡鋒中者立死魚鈎刺骨錢題曰吳俗虎箭魚鈎當以民俗射虎捕魚言

藥以蛇毒草為之尾戟之此語余未見而吳時外國傳廣州異物志嶺表錄異謂魚長者二三丈

狀如鼉一目四足修尾喙長六七尺舉止趨疾口森鋸齒甚利虎及鹿渡水鰲擊之皆

中斷鹿走崖岸上羣鰲嗥叫其下鹿必怖懼落崖多為所得皆不言鈎也朱氏所引本

沈括筆談而筆談又云土人設鈎於犬豕之身後而流之水中鱣尾而食之則為鱣

余謂此泛言捕魚不專指鱣其意則借寓虛政魚言成謀訴舊皆作許今從朱本後漢書度尚傳

裝其懷增韻滕通作謀程海虞衡志多是恨形容一作鱣魚中車有容經鄭司農云

衡志滕訴券約多用土俗書傳車赤帷詳道靜院又後漢書郭賀傳劾

行部去轡帷此似州民有訟其刺史者

戶盡懸秦網桂海虞衡志桂林城北有秦城相傳始皇發戍五嶺之地嘗書殷仲

謂網罟之利開於秦非然家多事越巫見桂未曾晏獺祭魚王制獺祭

也或只取網字不重秦字魚然後虞只是縱豬都桂海虞衡志山猪即豕猪身有棘刺能殺以射人二三

人入澤梁只是縱豬都百為羣以香禾稼州洞中甚苦之穰當即所謂猪都也宋

氏舊注西陽雜俎諸事記伍相奴或擾人許於伍相廟多已舊說一姓姚二姓王三姓汪昔值洪水食都樹皮餓死化為鳥都皮骨為猪都婦女為人都在樹根居者名猪都在樹半可攀及者名人都都在樹尾者名鳥都南中多食其果味如木芝葉表可為履履治脚氣緩又檢寰宇記汀州下引牛肅紀聞與諸事記畧同而言男女自為配偶又言聞其聲不見其形亦鬼之流也占對連繫餌列之龍伯之國有大人一釣而搜求必非所用故附存以訂其誤

縛虎符

後漢書呂布縛縛虎不得不急抱於子適士趙炳能禁虎虎伏地低賈生

兼事鬼

詳下不信有洪爐見有感二首宋之問詩代葉京華裏遂投魑魅鄉元

田曰聲格似杜不必於工處求之錢曰句句實賦紀事體如是

昭郡

一作州舊書志昭州平樂郡屬嶺南道西至桂州二百二十里

此篇見萬花谷續集廣西路昭州題詠

桂水春猶早

上詔昭州一作

日正西

通典昭州取昭潭為名潭州亦取昭潭為名則彼此皆有昭潭昭州有昭

岡潭只在江中蓋因岡為名粵西通志昭潭在平樂府城東下有十六灘湘中記或謂昭王南征沒於此潭因名

虎當官路

一作渡關郡

志昭州夷人往往化為猩猩小虎也

猿上驛樓啼

繩爛金沙井

方輿勝覽金沙井在平樂府治東平樂縣志在塘背庵內唐李

義山所詠也近為僧填不可復問

松乾乳洞梯

新書志昭州恭城縣有鐘乳六十二在銀帳山

鄉音呼

又一作殊

玉露生詩詳註

卷二

四

可駭仍有醉英華作酒誤

如泥後漢書儒林傳周澤為太常臥病齋宮其妻哀澤老病

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注曰漢官制此下云一日不齋醉如泥卿音殊足駭人我惟以醉自遣

浩曰淵鑑類函州郡部廣西引義山詩三條城窄山將壓四句桂水春猶早四句又有集中所無者四句云假守昭平郡當門桂水清海遙稀蚌迹峽近足離聲不知從何採取似據永樂大典且內府多古籍也杜氏通典云頃年常見州縣有攝官皆是牧守所自置署政多苟且不議久長始到官已營生計迎新送故勞弊極矣唐時州縣開官幕府得自置署史傳中以幕職攝州縣者頗有之如舊唐書薛戎傳福建觀察使柳寬表為從事累月轉殿中侍御史會泉州刺史冤署戎權領州事可類証也義山時蓋攝守昭郡因非朝命故云偶客耳得此一解三篇情味乃出灘聲疑猿聲之誤即猿上驛樓啼之意方與此對

賈生

徐曰積砂唐詩作杜牧詩

宣室求賢訪逐臣

三輔黃圖宣室未央前殿正室也

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

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

史記賈生傳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

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餘詳前詩數日與東風不與周郎便二句皆宋人議論之祖間有絕工者以氣韻發天壤開寶

浩曰義山退居數年起而應辟故每以逐客逐臣自喻唐人習氣也上章亦云賈生事鬼蓋因嶺南瘴癘之鄉故以借慨不問者乃以為議論

李衛公

舊唐書傳會昌四年八月德裕以平劉稹功進封衛國公大初罷相歷貶潮州司馬崖州司戶參軍卒詳年譜

絳紗弟子音塵絕見過崔鏡佳人舊會稀今日致身歌舞地木棉

花暖鷓鴣飛

吳錄交趾有木棉樹高大實如酒盃中有綿如絲之綿可作布名曰絳一名毛布羅浮山記木棉正月開花大如芙蓉花落結子有綿甚

白餘見桂林路中

徐曰唐摭言李德裕頗為寒峻開路與首句合新書傳德裕不喜飲酒後房無聲色娛與第二句不符然樂府雜錄云望江南本名謝秋娘李德裕鎮浙西為亡姬謝秋娘製則聲色之娛自不能免特無尋房之變耳徐曰首句非指孤寒衙公門下士固多也續博物志云衛公好餌雄朱有道士李終南借以玉象于令求勾漏壺微者致象鼻下象服之復吐出人乃可服衛國服之有異乃於都下採訪名姝至百數不止象砂不復吐斯事或非無因似次句之類矣下二句不言身走南荒而反折其詞與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同一筆法傷之非幸之也徐氏謂義山黨牛故於衛國多貶辭是不然

題鷺

眠沙卧水自成羣曲岸殘

一作斜

陽極浦雲那解

一作暇

將心憐孔雀

蜀都賦孔雀羣翔

羣雌長共故雄分

謝靈運詩羣雌戀舊侶餘見聖女祠五排

程曰孔翠以有文章為人羅致此天末羈孤之感也 浩曰更有意在焉
鵝喻同舍之無愁者鵝雖自謂言爾等豈能知我愁心哉必嶺南作矣

寄令狐學士

大中二年綯以考功郎
中充翰林學士詳年譜

祕殿崔嵬拂彩霓

王廷壽會靈光殿賦立靈光之祕殿班固西
都賦正殿崔嵬層樓又曰虹霓迴帶於芬楣

曹司今在殿

東萬花谷引

西

程曰曹司謂諸曹郎中李肇翰林志翰林院在銀臺門內麟德殿西
之作中 廂重廊之後學士院在翰林南別戶東向引鈴門外雖宣事不敢入

綯以郎中充學士故云唐會要德宗又置東翰
林院於金鑾殿之西穆此則言在天子左右也

賡歌

太液翻黃鵠

元元京雜記始

下太液池帝為歌曰

從獵陳倉獲碧雞

便記封禪書秦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
黃鵠飛兮下建章

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雌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陳寶特地志云寶
雞神在岐州陳倉縣晉太康地志云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雞不知名羣以獻之

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為媚常在地中食死人腦即欲殺之拍挫其首媚亦語曰二童
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乃逐二童子化為雌雄上陳倉北坂為石秦祠

之搜神記云雄者飛至南陽其後光武起於南陽按史記秦本紀文公三年東獵四年
居所渭之會十九年得陳寶乃宋書符瑞志云秦穆公發徒大獵得其雌者化而為石

置之汧渭之間至文公為之立祠名曰陳寶祠夫穆公乃文公曾孫德公之少子何宋
書之舛也漢書郊祀志又云宣帝即位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至於宋

遺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如淳曰金形似馬碧形似雞九州要
記禹同山有金馬碧雞之祠此別為一事詩乃謠合之文集亦然

曉飲豈知金掌

迴見夜吟應訝玉繩低宋秋元命苞玉衡北兩星為玉繩玉之為言澗刻也鈞

天雖許人間聽呂氏春秋天有九野中央曰鈞天更記趙簡子疾扁鵲視之曰血脈治也而何怪昔秦繆公常如此七日而寤告公孫支曰我之帝

所甚樂今主君之疾與之同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吾之帝所甚樂與百神聞

闔門多夢自迷晉政多門此兼用建章宮千門萬戶意

何曰五六洗發崔嵬二字顧瞻玉堂如在天上流落人間者九關萬里夢不得到而君則曉飲夜啗其中固不啻濁水汙泥清路塵也結句本休文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兼之尊卑闊絕也信曰義門又云以溫飛卿投蕭舍人詩相較兩人相去不啻三十里今玩溫作萬象曉歸仁壽鏡百花春隔景陽鐘寫內相之任重望高未必遜此也論其大勢溫不如李之盤鬱

鈞天

上帝鈞天會眾靈昔人因夢到青冥何曰庸才貴仕皆所謂因夢到青冥也伶倫吹裂孤

生竹呂氏春秋黃帝令伶倫作為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取竹於嶰谷

舍少吹制十二筒聽鳳凰之鳴以別十二律周禮孤竹之管注曰竹特生者却為知音不得聽

楊曰賢者不必遇遇者不必賢人世浮榮恍同
一夢徐曰與上章同作暗謂子直兼自傷也

玉山

玉山高與

一作共

閩風齊

山海經西山經玉山注曰穆天子傳謂之羣玉之山見其阿平無險四徹中繩先王之所謂策府千洲記崑崙

山上有三角其一角正北干辰之輝曰閩風巖

玉水清流不貯泥

戶于水方折者有玉圓折者有珠顏延年詩玉水記方流西山經崑崙山丹

水出焉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資史記大宛傳漢使窮河源源出于崑崙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

何處更求回日

馭此中兼有上天梯

崔駰大將西征賦升天梯以高翔王逸九思緣天梯兮北

在崑崙山南佛上天青梯今變為石入地僅餘十二蹬二句似用之

珠容百斛龍休睡

莊子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驪龍頰下能得珠者

必遇其睡也

桐拂千尋鳳要棲

救乘七發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餘屢見

聞道神仙有才子赤簫

吹罷好相攜

晉書載記呂纂傳盜發張駿墓得赤玉簫紫玉笛此句不重赤字實暗用蕭史吹簫夫妻同鳳飛去故曰相攜詳前註以此朋友詩家常

也例

信曰吳氏發微謂為絢作信然蓋首聯比內相之清高次聯言只此可恃奚用他求三聯言我欲相依爾休不顧結更醒出援手之望絢為楚子故曰才子為翰林故曰

神仙必點明才子者冀其承父志而愛我也余初疑集中前人泥指令狐者未可盡信及訂明全集乃知屬望子直自此而下篇什極多蓋其如既有深恩其後子直得君當國義山必不能舍此他求故不禁言之繁也讀者勿疑

燈

皎潔終無倦煎熬亦自求

莊子齊火自煎也

花時隨酒遠雨夜

一作後

背窗休

冷暗黃茅

驛嶺南多瘴御覽於容州引郡國志曰春為青草瘴秋為黃茅瘴柳柳州詩瘴江南去入雲烟望盡黃茅是海邊

暄明紫桂

樓見酬令無見寄又御覽引漢武內傳云紫桂宮太上丈人君處之

錦囊名畫拵玉局敗碁收

香子夜歌明燈照空局悠

然未

何處無佳夢誰人不隱憂

詩歌不寐如有隱憂

影隨簾押轉

帳以白珠為

簾箔玳瑁押之象牙為篴

光信簾文流客自勝潘岳

見後

儂今定莫愁

詳見後

石城

畱半飲迴照下幃羞

陳啓源曰梁紀少瑜殘燈詩惟餘一兩飲纔得解羅衣結語從此化出

借曰此桂府初罷作也首二句領起通篇皎潔言不致敢交煎熬言屢遭失意自求二字慘甚三四溯昨春從行而背京師五謂行近桂管六則振桂幕七八不意其遽貶也何處一聯言倏喜倏憂人世皆然影隨二句謂蹤跡又將流轉結二謂兩美終合定有餘光之照雖未見明切于直而此外固無人矣正應轉首句

送鄭大台文南觀

後舊書傳改尉渭南直史館事未行父亞出桂州改隨侍左右而其自陳表則曰作尉畿南兩考免罷則改實

尉渭南史傳自相岐誤矣循在桂之東南題曰南觀不曰隨侍起句又用黎壁必台文罷尉赴桂亞已赴循故急為南觀時義山則自作歸計矣新書傳

云擇渭南尉父喪免亦有小疎宋曰北夢瑣言載改生於桂州小字桂兒時監軍西門恩恭赴關亞餞於北郊以改託之考舊史及此詩知其謬矣

黎辟

辟字通

漢聲五月寒

策之問下桂江縣黎壁詩放溜觀前淑逗山分上千吼沫跳急浪合流環峻灘舟子怯桂水最云斯路難震字

記昭州平樂江中有懸藤灘壁壁濞平樂江與桂江接台文自桂州昭州而南至循省觀也舊注誤

南風無處附平安君懷

匹胡威

胡威

胡威少有志倚厲操清白父質為荊州威自京都省之告歸質賜絹一匹威跪曰大人清白不審於何得此質曰是俸祿之餘故以為汝糧

耳爭拭

酬恩

淚得乾

錢曰何其雅而切

獻寄舊府開封公

後舊新舊志傳表唐初鄭州榮陽郡又以所屬沒儀開封置汴州陳留郡鄭氏在漢居榮陽開封晉置榮陽郡

遂為郡人鄭善果周時襲父誠開封縣公至唐改封榮陽郡公唐之鄭氏皆封榮陽而此曰開封稍晦之也東魏會置開封郡後齊廢見魏隋書志

幕府三年遠

更記李牧傳市租皆輸入莫府索隱曰崔浩云將帥理無常處以幕市為府署故曰幕府當作幕崔駰與竇憲牋君侯以野幕為府前世

幕府

春秋一字褒

然皆須數句以成文互見送劉五經書論秦逐客見哭

詩

賦續楚離騷

見馬

地理南溟闊

庭魚

天文北極高

爾雅星名

北極謂之北辰後漢書李固曰陛下

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

恩撫身世未覺勝鴻毛

言身所酬恩輕於鴻毛也詳見上杜僕射

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

晉曰朱長孫諸人皆誤以為令狐楚今考定楚鎮宣武義山尚在童年嗣乃在天平

幕未久而楚徙河東安得追稱開封公哉且亦無三年遠之情事况唐人最重犯諱

雖生時未諱何得犯其名於獻寄哉皆必不可通也今細審之是奇鄭亞於循州者

首聯謂遠隨三年叨其知遇三四緊承說下唐人每以罷官為逐客義山久不調亞

特奏充幕官而乃得至湘南用詞精切五謂循州六以還朝視之亦暗寓天高難問

之慨結則自愧無能報恩致力也竊局猜嫌故題稍隱余初妄為詮解亦謬甚矣此當在送台文南觀時後今附此

同崔八詣藥山訪融禪師

崔八崔珣未可合一詳送崔珣往西川隋書志潯陽郡潯陽縣有藥山道源巨稽古略藥

山惟儼禪師為初祖太和六年入寂融禪師或其後也稜唐仲撰碑銘惟儼終於文宗嗣位明年十二月非六年也

共受征南不次恩

後漢書紀光武建武二年以廷尉岑彭為征南大將軍五年以偏將軍馮異為征西大將軍後彭傳屢稱征南異傳並無此號

通典則謂征南將軍光武二年以馮異為之也晉書羊祐為征南大將軍此亦為征南之最著者

報恩惟是有忘言

莊子得意忘言高僧傳惠可立雪斷臂求法於達摩達摩曰巖花澗草西林路

師慧永太元初至尋我法一心不立文字徐曰佛氏有報恩經巖花澗草西林路

陽乃築廬山舍宅為

西林按慧一作惠未見高僧且

一作見猿何日紫紆鬱悶四

倍曰山境在澧州朗州之間洞庭湖之西也其東南至長沙四百里北至江陵三百里故解者謂桂管歸途之作今細參前後事跡此說定是

漢南書事

治所襄州曰漢南荆襄地勢同也舊書紀通鑑會昌五六年党項

攻陷邠寧鹽州界城堡發諸道兵討之至大中四五年連年無功成績不已上頗知邊帥欺奪其羊馬或妄誅殺党項不勝憤怨故反乃以李福為夏綏節度使面加戒勸上頗厭用兵議遣大臣鎮撫以宰相白敏中充招討行營都統制置等使定遠城使史元破党項九千餘帳敏中奏平夏党項平又奏南山党項亦請降詔并赦使之安業詩蓋

自桂歸途經荆江時作非書漢南之事

西師萬眾幾時迴

党項西羌也味

哀痛天書近已裁

漢書西域傳上乃下

臺西於車師千餘里迺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援勞天下也朕不忍聞贊曰孝武末年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哉

文吏何曾重刀筆

更記馮唐傳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吏

資廣之幕府對簿廣曰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將軍猶自舞輪臺書

之吏遂自到漢書胡建傳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將軍猶自舞輪臺書李廣利傳烏孫輪臺易苦漢使貳師行兵多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輪臺不下次數日屠之師古曰輪臺亦國名舊書志隴右道北庭都護府有輪臺縣有輪臺州都

督府此聯謂無人幾時拓土成王道莫都賦拓土畫疆味詩意幾時二字誤從古窮兵是禍

案責邊將之罪魏志王朗傳注車駕既還詔三公曰弱兵黠武比陛下好生千萬壽德洽于民

胎魏志王朗傳注車駕既還詔三公曰弱兵黠武比古有成戒致乘奏吳王畫福生有基禍生有胎心餘見謝玉樓長御白雲杯玉樓在崑崙白雲亦仙往桂林

荆門西下漢書郡國志南郡夷陵有荆門虎牙山袁山松宜都山川記南岸有山名荆門北岸有山名虎牙盛宏之荆州記郡西沔江六十里餘詳風後宜都即夷陵唐時峽州也

荆門之下為荆江西通巴峽南會重湖

一夕南風一葉危荆雲諸本皆作雲宋曰疑作門迴望夏雲時通悲鄂州

地亦曰夏口此行當自江夏而來亦見南風之猛雲皆北駛人生豈得輕離別天意何曾忌嶮巖一作

東方朔七諫何周道之骨肉書題安絕徼戊籤作忘紀復蒙曰安者蕙蘭蹊嘗

徑失佳期洞庭湖濶蛟龍惡却羨楊朱泣路岐見離席錢曰路岐在平陸無風波之險

浩曰通典硤州夷陵郡西至巴陵郡一百九十里巴陵郡南至長沙郡五百五十里

青草洞庭湖在焉此西下者往巴陵而至長沙之水路也次句迴望來時之境結聯

預擬前去之程中間四句確是初次遠役離家之情況通首脉絡貫注其為湖湘遊

不可通此同僅云危耳何當實被險難哉余之執

成見而轉失明顯之詩情洵為誤矣。移卷一

又曰風五律之來鴻別燕與此時令迥殊此是前去之程彼乃歸舟所遇但歸舟者或為湖湘歸時或為後之桂管歸時或別有行程未可妄指余初亦有誤會今且分編以俟再為參悟

舊將軍

雲臺高議正紛紛

後漢書中興二十八將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於南宮雲臺其外合三十二人江淹上建平王書高議雲臺之上

誰定當時蕩寇勳日暮灞陵原上獵李將軍是舊

一作將軍李廣

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當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亭驛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待夜行何故也

浩曰潘所謂此詩追感李廣而發不知日紛紛日誰定與西平久經圖像者不符況當時雖張延賞開之奪其兵柄亦何至如所云也午橋謂慨李衛公極是余更切証之新書紀文大中二年七月續圖功臣於凌煙閣事詳忠義李愬傳後時必紛紛論功而李衛國之擬回紇定澤潞竟無一人証之且將置之於死地詩所為深慨也舊書傳贊云嗚呼煙閣誰上丹青憤歎之懷不謀而相合矣義門謂為石雄發亦通然衛國之廟算乃功人也

淚

永巷長年怨綺羅爾進宮中街謂之臺註曰巷閣間道三輔黃圖永巷宮中長巷

離情終日思風波湘江竹上痕無限見屢峴首碑前灑幾多交見

人去紫臺秋入塞受選恨賦若夫明妃去時仰天太息紫臺稍遠關山無

兵殘楚帳夜聞歌受此謂一離宮閣便遠至異域與杜詩一去紫臺連朔

朝來灞水橋邊問未抵青袍送玉珂服虔通俗飾勒曰珂

駁馬皆白疊為珂玉為珂石次玉也亦

馬純吟曰句是淚不是哭又曰起承轉合訓蒙之法也如此詩三體詩瀟奎律髓

變化矣初疑義山抑塞終身窮途抱痛之作然繩之以理末句之可傷何反勝於上

六事歟况以自慨煩何用問諸水濱此必李衛國登貶時作也唐摭言有八百孤寒

齊下淚一時南望李崖州之句與此同情上六句與而比也首句失龍次句誰恨三

禁廷終無歸路六謂一時朝列盡屬仇家用事中有綠索結句總納上六事在內

之絕故倍覺悲痛不悟其旨則大失輕重之倫矣灞橋只取離別不泥京師此義山獨創

亂石

虎踞龍蹲縱復橫星光漸滅雨

一作水

痕生

左傳隕石于宋五隕星也

不須併礙東

西路哭殺厨頭阮步兵

晉書傅阮籍聞步兵厨管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又曰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

慟哭而反

徐健菴曰不但窮途之悲兼有敵賢之恨何曰既不得挂名朝籍并使府亦不安其身所為發憤也浩曰別有深意焉亞坐德祕事而貶義山緣此廢滯矣上二句指李黨之據在要地者一旦光缺忽衰漸形蕭瑟下二句記其勢將累我

槿花

風露淒淒秋景深可憐榮落在

一作任

朝昏未央宮裏三千女

漢書高帝

紀七年蕭何治未央宮漢武故宮上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三千人充之卒取十但五以上二十以下年滿四十者出好選章未央長樂三官皆景道相屬不由徑路

保紅顏莫保恩

浩曰歎鄭亞在桂一年速貶

陸發荆南始至商洛荆州即荆南新書志關內道商州上洛郡商洛縣東有武關

昔去真無素

一作奈朱旦一作素非按今從仿宋本漢書江充傳以教教亡素者王褒四子傳德論非有積素累舊之歎後有素無素交遊間習語也

此謂與鄭亞非舊交忽承其薦辟今忽然罷歸皆非意料也若作無奈殊淺率矣

今還豈自知青辭木奴木奴武陵郡龍陽縣沅水入縣界歷九州洲長三十里即李衡種甘所餘見故番禺侯

暮景遲向來

際會猶有五湖期周禮職方氏東南曰揚州其浸五湖

湖人莫知其所適二句與永憶江湖一聯同意今則際會尚不可知况五湖哉

楊曰從鄭亞幕還京途中作 浩曰頗似破帆壞葉

於荆江乃從陸路由夏及秋當至故鄉與東都也

歸墅

行李踰南極

左傳行李之往來供其乏困劉向七款權舟航以橫瀾今沅湘流而南極書植詩南極蒼梧野游盼窮九江樓王制古九州之地南不盡

衡山故衡湘

旬時到舊鄉舊鄉子旬時傳曰十楚芝應徧紫

云南極也

皓路於楚山紫宇記商山又名地肺山亦稱楚山按史

記索隱商洛之間秦楚之險塞故每稱楚餘詳四皓廟

登橘未全黃

漢書志南陽郡穰縣鄧縣

文選南都賦穠橙鄧橘
舊書志鄧州南陽郡
渠濁村春急後漢書西羌傳虞詡曰因渠以溉旗高社

酒香韓非子外儲說策人有沽酒者懸幟甚高注曰幟卽市也亦謂酒旗春秋元命苞酒旗主上尊酒所以侑神也張衡過天大象賦酒旗緝醺以承歡更記索隱

二十五家爲故山歸夢喜先入讀書堂魏曰身未到夢先到也

里各立社潘曰衡在潭州南數百里在桂州東北千里故朱氏曰云踰南極必歸自桂林也余初疑其或前之潭州歸時今定爲桂管歸途矣

楚澤

夕陽歸路後霜野物聲乾集鳥翻漁艇殘虹拂馬鞍荷曰三四劉楨

元抱病見崇讓東亭醉後虞寄數辭官南史虞寄字次安梁大同中爲宣城王國常侍開門稱疾惟以書藉自娛入陳文帝手勅用爲

衡陽王掌書記後除東中郎建安王諮議寄辭以疾王於是命長停公事其有疑議就以決之白拾經年卷意就篇注衣裳旒裏

衣拾西來又一作早寒楊曰謂在桂常及暖經年不着也

楊曰從桂入朝途中作潘曰午橋以數辭官謂東川罷歸東川堂常暖哉桂府之罷儘可云數辭官矣又且以上三首或同時或異時無可再訂且類編之

戊辰會靜一作靖誤中出貽同志二十韻戊辰大中二年也本集詩題如紀年則辛未七夕壬申七夕紀

月日則正月十五夜二月二日之類無有以干支紀日者是年自柱歸來後
又有巴蜀遊蹟中間似無暇有此然暫歸故鄉及東都而又出行亦可也唐
時崇尙道教義山舊有學仙玉陽東之事正與相合矣朱氏謂道家忌戊辰
戊戌戊寅之日不須朝真余初以八道秘言六戊日望三素雲其他有六戊
日拊心祝六戊服氣法而辨朱氏之非皆誤以紀年爲紀日耳登真隱訣有
入靜法燒香入靜朝神願得正一三炁灌養形神長生久視得爲飛仙又曰
每入靜出靜
當以水漱口

大道諒無外莊子至大無外謂之大一會越自登真陶宏景有登真隱訣二十五卷丹元子何索在

已莫問隣黃庭經心神丹元字守靈心部之官運含華下有童子丹元家區真人在已莫問隣何處遠索求因緣檢點字暗點同志已醒全題

璨玉琳華黃庭經赤珠靈裙華綺紫雲內聊翔九真君元真中經尊神有九

修九真中道之戲擲萬里火里流鈴人街聊召六甲旬漢武內傳上元

右靈飛致神之方十二事授帝璠簡玉簡道書見真持符持符作

諡仙道有素奏丹符以召六甲璠簡玉簡道書見真持符持符作

府開一作七門黃庭經寶甲持符金鈴攝羣魔真經老君佩神虎之符帶

金之鈴以攝鬼神雲笈七籤九星之精化爲絳節何翬翬說文翬吟弄東海若

莊子秋水篇河伯順流東行向若

倚笑一作笑

扶桑春見書

三山誠迴一作

而歎北海若曰餘見聽雨後夢作

視九州揚一塵

見海上即昌谷詩遙望齊州九點煙

我本

元霄舊唐紀高宗乾封元

年行泰山封禪之禮還次亳州幸

稟華由上津

神仙傳老子母感大星而有娠受氣於天

中迷鬼道

老君廟追號曰太上元皇帝

樂史記武帝本紀開八通之鬼道魏書釋老志佛法有三歸五戒

樂奉持之生天人勝處勝犯則墮鬼畜諸苦惡按道教亦相類

內傳下託質屬太陰鍊形復為人

解之例死經太陰暫過三官者肉脫脉散血

沉灰燼而五藏自生白骨如玉七魄管衛三魂守宅者或三十年二十年十年三年血

肉再生復質成形勝於昔日未死之容此名鍊形太陰易貌三官之仙也天帝云太陰

鍊身形勝誓將覆宮

一作澤所願復房六切返也覆芳

安此真與神

道不煩沃存真泥九百節皆有神又腦神精根字泥九又二面之神宗泥九泥九真

皆有房注日三丹田三洞房合三元為九宮中有九真神經又有云顏色生光金玉澤

存此真神勿落還真隱誌凡頭有九宮其經皆神仙為真入之道真官司命龜山

有見薦葉仙錄西王母者九靈大妙龜山金母也女子登仙者咸隸南真為彌

論南岳魏夫人傳太微帝君授夫人上真司命南岳夫人治天台大霍山洞臺中主下

糸訓奉道教授當為仙者真誥所呼南真即夫人也易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

道真誥許長史曰仁玉管會元圃千洲記元圃臺上有積石圓西母宴會之所餘

德流映高懸彌綸屢見王母會真仙作樂命侍女吹笙擊金之類

道書屢見火棗承天姻年可十三四許紫微夫人曰此太虛元君金臺李夫人與一神女俱來

詣龜山學道成署為紫清上宮九華真妃於是賜姓安名鬱嬪字靈籙真妃手握三聚

一枚見與一枚與紫微夫人自留一枚各食之真妃曰君師南真夫人實良德之宗也

聞君德音甚久不圖今日得敘因緣君不得有謙飾因作一紙文相贈紫微夫人復作

一紙文曰今我為因緣之主矣真妃又曰宿命相與願倚中饋內藏真方非有邪也南

嶽夫人授書曰偶靈妃以接景聘貴真之少女於爾親交亦大有益又雲林夫人答許

長史曰火棗交梨之樹已生君心中也心中荆棘相雜是以二樹不見允皇上經注曰

交梨火棗在人體中在於心室液精內固開花結實胞孕佳味通甲

宋書后妃傳閭闔有對本隔天姻此以火棗言真妃手握之棗開山

圖霍山南岳儲君來或駕科車或駕龍虎真諸人臥室潔盛則受靈氣不盛則受故氣

父過穠垢之津路接舍其故氣乃可得仙亦兼吐故納新之義故氣字道書屢見科車

俟再考侍香傳靈芬一作氛侍香之童如玉女飄飄被青霓婀娜佩紫紋靈真

青霓衣也紫紋綬也楚詞青靈衣兮白霓裳靈真

此類之言被服者道書中極多皆小異大同林洞何其微下仙不與羣靈真

上品居上清中品處中靈真丹泥因未控胎息真仙謂三魂神領腦宮元神遊於上天

道下品居三元之末靈真也蓋葆氣成神方尸解而登萬劫猶逡巡萬劫字屢見道書隋書經籍志天地

真矣正應上宮澤句舊注誤萬劫字屢見道書隋書經籍志天地

則有無荆蕪既以荏荆蕪即心中荏棘舟一作壑永無湮一作因誤莊子

量幼矣荆蕪既以荏荆蕪即心中荏棘舟一作壑永無湮一作因誤莊子

相幻惑舟壑自移此謂中心清淨則此身不死而湮埋相期保妙命騰景侍

帝宸雲林右英夫人授許長史詩來等真中友相攜侍帝晨真諶桐柏真人領五歲

隱居集許王斧為東華上相青蓮君之侍帝晨而頌

日賜茲帝宸則晨宸通用也此以仙職收到貽同志

浩曰篇中既用王母事而雲林夫人王母第十三女紫微夫人王母第二十女九華

真妃本李夫人少女與義山妻系出類同余初謂在東川時心懷永悼托以抒哀壘

山四句謂作合成婚科卑四句謂王氏之亡願似的確今而悟箋詩之說每有近似

而實不然者若果以此寄哀當更有深摯之情且何以云出貽同志耶其前送從翁

東川幕所用已皆女仙蓋學仙時多與女冠相習唐時風尚如此耳或兼

比已之婚於王氏然敘行藏則大可也戊辰必為紀年必非悼亡後矣

河清與趙氏昆季讌集得擬杜工部通典河南府河清縣南臨黃河

三年隸孟州錄左傳云晉陰即此新舊志會昌

勝槩殊江右佳名逼渭川取清江渭渭虹收青嶂雨鳥沒夕陽天客

驛行如此滄波坐眇一作然老杜語也按眇微也亦遠也杳眇遠視貌於驛

自道不必
定作渺
此中真得地漂蕩釣魚船

穉曰譬之臨摹書畫得其神解
帶日燕席當是饒別故只點行役而言外舍之鄉
夢得送趙司直轉官參山南令狐侯射幕云趙氏兄弟皆僕射門客當即此趙氏昆
季本集中趙祝趙哲之輩也得擬杜工部當為席上分擬者耳頗疑大中三年從商
洛歸至東都而旋就水程由江漢以詣巴蜀故以杜工部入蜀寄意雖所揣大鑒然
後之杜工部蜀
中離席似相應

寓懷
原編集外詩

綵鸞餐顥氣楚詞凌六氣而飲沆瀣兮威鳳入一作卿雲食誤卿雲漢書宣帝紀威鳳為寶注曰鳳

之有威儀者與尚書鳳凰來儀同意更記天官書若
烟非烟若雲非雲都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
長養三清境三洞宗元三清玉清上清太清

也亦名三天清微天禹餘天大赤天也太清境有九仙上清境有九真玉清境有九聖
太真科上品曰聖中品曰真下品曰仙三清之間各有正位聖登玉清真登上清仙登

太清
追隨五帝君更記天神貴者太烟波遺汲汲公羊傳及猶汲汲也知

繳任云云數國遠射者方將修其壻盧治其婚徵更記留侯世家羽翮已就橫下

界圍黃道即環拱之意見前程合紫氛見海金書惟是見武帝內傳等

秘宇授劉徹黃庭內景經序黃庭內景經一名太上琴心文
一名太帝金書一名東華玉篇登真隱訣讀金書玉經

玉管不勝聞草爲

迴生種

牛洲記祖洲有不死之草形如菰苗長三四尺人已死三
牛洲記聚窟洲有返魂樹伐其根心玉釜中煮取汁煎如黑飴丸之名曰驚精香或名

震靈丸或名反生香或名震極香或名人鳥精或名却死香一種六名香聞數百里死
者在地聞香氣却活以熏死人更神驗海明三島見即三神山天迴九江分寓荊州九江孔殷餘見哭劉司戶

舊作拳一作案

樹無勞援

當上太素君曰月中樹名靈樹一名藥王凡有八樹
在月中也得食其葉爲玉仙身如水精琉璃焉又見

後留時中

神不豈用

耘稔嘉禾之爲瑞者亦曰神禾如玉海引述異記堯時十瑞有神

合神露堯時嘉禾莖三十五穗梁簡文帝謝長生米啟堯禾五尺未足稱珍皆此神禾
也別本述異記作神禾生進者誤柳子厚請復尊號表神禾嘉瓜亦用此也朱氏引真
誥鄧都山稻名重思杜瓊賦關龍風結陣惱鶴露成文江淹別賦露下地而騰文餘見酬別令狐

漢嶺

一作

霜何早

似謂秦嶺詳南山趙行軍

秦宮日易曛星機拋

一作

密緒月杵

散靈芬

一作氛與第四韻複今從成籤爲衍顯志賦揚屈原之靈芬

陽鳥西南下

見崇讓

相思不及羣宅東亭

漢子山處

信曰此明為子直作也首二兩聯美其羽儀以名家子而早為朝貴也三四五聯由吳興內擢遂居禁近烟波指湖州境綴比思之者謂速離水鄉人不能阻也六聯指已之冀修舊好七聯言蓮山望而難親交情悉分而難合也鸞樹句逆翅助之得第神示句比為其所棄言昔者豈無藉而之援今日反同非種之劍乎鸞龍比黨局惱鶴比見怒也言惟朋黨相爭遷怒及我也漢顧句似歎令狐楚之卒秦官句傷已宦於京之不久星機二句承上喻已之外遊也結曰陽鳥西南而歎相思之阻其為自桂管歸來無疑所以不屬之東川時者以中多翰苑之語尚未及景衡也

無題

原編集外詩

萬里

鼓吹作事

風波一葉舟憶歸初罷更夷猶

楚詞君不行兮夷猶注曰猶豫也

碧江地

沒

沒字當誤或疑作脈未可定

元相引黃鶴沙邊亦少畱

通志江夏縣漢以來沙羨縣制州圖江夏口城西南角因磯為

高足名黃鶴磯通志記荀環字叔偉憩江夏黃鶴樓上望西南有物飄然降自雲漢乃駕鶴之賓也賓主歡對辭去時鶴騰空唐開伯里黃鶴樓記圖經云費祿登仙嘗駕黃鶴返憩於此遂以名樓南齊書

世傳仙人子安乘黃鶴過此上益德冤魂終報主

蜀志張飛字益德領巴西太守餘見壽筆驛冤魂報主事未詳

寰宇記張飛家在南州刺史六縣東二十步

阿童高義鎮橫秋

晉書羊祜傳祜以伐吳必藉上流之

刀浮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會益州刺史王濬徵為大司農祜知其可任濬又

小字阿童因表請濬監益州諸軍加龍驤將軍北山移文霜氣橫秋事亦未詳舊注引

潘守已郡禁已人不得聚子事絕無當也益德被害事在閬州士治則久在益州義山
並行似為益州他詩又云望喜樓中憶閬州自注此情別寄則固當有意在或信古人
以寓其姓非用古事也徒詮其粗迹則一死一生皆有功義引起長無謂之慨

人生豈得長無謂懷古思鄉賢

共白頭

何曰此篇未詳 活曰似因破帆荆江驚魂方定故曰萬里風波也不得已而又就
扁舟故曰憶歸初罷更夷猶也三句謂沿江之境相連四句小駐機於武昌也曰亦
少留者似追憶會昌初鄂岳之役今又少留於此也一
結松濤惋惜五六無可曉耳舊解泥作東川絕不通矣

江上

萬里風來地清江北望樓雲通梁苑路梁苑汴宋之境屢見月帶楚城秋江鄉固皆

楚境刺字從漫滅後漢書衡衡避難荆州來避許下始達潁川歸途尚阻修前

程更烟水吾道豈淹留

借曰江程寓懷之作三四左右顧望下
言無所遇合更向客途而意在急歸也

風

迴拂來鴻急斜催別燕高元龜仲秋之月盲風至鴻雁來已寒休慘淡更

遠尚呼號楚色分西塞永經江水又東過夷陵縣南歷峽東逕宜昌縣北又逕復尾離黃牛山西陵峽出峽東南流逕故城北又東歷

荆門虎牙之間過夷道縣北又南過江陵縣南注曰荆門在南上合下開闢徽山南有門象虎牙在北石壁色紅間有白文類牙形並以物象受名此二山楚之西塞也水勢

隱夷音接下牢新書志夷陵郡夷陵縣西北二十八里有下牢鎮有黃牛山元和郡國志隋於此置峽州貞觀三年移於步蘭壘其舊城因置鎮

歸舟天外有一為戒波濤萬物之意

得曰來鴻別燕深秋時令迴拂斜惟形容風勢凡自東而西入蜀者過荆門至下牢乃入西陵峽經黃牛山五六似與下章之灘激黃牛相貫其為水程上巴峽時驛乃結云歸舟者又不可合蓋江波風信行役常遭其間細讀何由道核只可就本詩玩味二十

九日錢曰一本下有懷令狐楚府主六字按果有六字可以息衆喙然或後人所注必非原注余未之見

曾共山翁一作公把酒時一作歷歷看書山簡鑿陽惟酒是耽詳後河東公樂營置酒簡稱山公亦稱山翁後人每言嗜酒山翁如李

白詩笑殺山翁醉似泥也山濤史亦言其飲酒至八斗方醉然初不以酒名余以太和七年令狐楚為吏部尚書而疑當作山公非也文集明言將軍樽旁矣霜天

白菊繞階墀一作正駐披霞劉賓客和令狐相公詠白菊詩家家菊盡黃梁國獨如霜又有訓庭前白菊花謝書懷見寄詩令狐最愛白菊十年

五谷三寺主一作主 三

泉下無消息一作人問九日樽前有所思一作莫非學漢臣裁首藉見茂陵以

樹物比樹人歎其不承父志空教一作還同楚客詠江薜楚薜蘭其若茲兮又况揭車與

薛根曰郎君官一作漸貴一作重施行馬後漢書袁安傳太守張翁政化清平得夷

太守夷人懼喜奉迎道路曰郎君儀貌類我府君文選應璩與滿公琰書外嘉郎君謙

下之德銑曰滿炳父寵為太尉璩等事之故呼其子曰郎君周禮寧舍設棹桓再重注

曰謂行馬漢官儀光祿大夫秩施行馬以旌別之魏志黃初四年楊彪東閣無因

為光祿大夫門施行馬唐書義山師令狐文公呼小趙公為郎君

一作再得一作更重一作窺見哭

北夢瑣言令狐楚沒子綯繼有韋平之拜疎義山未嘗與分重陽日義山詣宅於廳

事留題云云綯觀之慙悵乃屬閑此應終身不處官撫言大中中令狐趙公在內廷

重陽日義山謁不見因以一篇紀於屏風而去唐詩紀事云云綯乃補義山太學博

士習溪漁隱曰綯父名超商隱又受知於楚更不避其家諱何耶程曰東閣難窺又

何從題壁耶有所思非承上思把酒之時正透下思即君官貴之日東閣屬楚非屬

綯也曰官貴猶在綯未相之先若韋平繼升又不止於官貴矣詩當在綯為學士或

舍人時作義山自嶺表入朝時也徐曰楚沒於開成丁巳至大中二年戊辰已十二

年尚可舉成數言時綯官學士亦已貴矣若綯當國則不得三十年且豈僅施行馬

哉活曰義山於子直既怨之猶不能無望之致於其宅發狂犯諱哉諸家之辨已

明余更定為此時途次所作第六句兼志客程也蓋大中二年綯已充內相故異鄉

把盞遠有所思恐其官已漸貴我還京師尚未得窺舊時之東閣况敢望其援手哉
預為疑指不作實事解彌見其佳觀一作許再可悟矣及三年入京內實勝離外猶
聯緒屢會留宿備見詩篇何至不得窺東閣哉本傳所云綽謝不與通亦誤也後人
妄撰一宗公案皆不足信故詳引而駁之又曰韻語陽秋曰綽之忘商隱是不能
念親商隱之望綽是不
能揆已也論頗平允

搖落

搖落傷年日羈留念遠心水亭吟斷續月幌夢飛沉又選雪賦月承

夢為烏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投於淵後漢書李膺傳低息衙門任其飛沉雲為嶺移先贈婦詩山海一何瞻望彼飛與沉古木含風久疎螢

怯露深人開始遙夜楚詞九辯觀妙秋之遙夜兮心懸悵地迴更清砧結

愛曾傷晚蔡嘉贈婦詩端憂復至今謝莊月賦陳王初未諳滄海路以

海求仙何處玉山岑謝朓詩若遺金門步見灘激黃牛暮水經注江水又東逕

北入朝牛灘南岸重嶺疊起最外高崖間有色如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成就分明此巖既高

加江浩紆回故行者謠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言水路紆深迴望如一矣後過下牢次

黃牛廟過諸灘及抵秭歸縣界雲屯白帝陰郡國記公孫述至魚復有白龍出井

尚見黃牛灘詳放翁入蜀記

安郡奉節縣漢魚復縣地有白帝城遙知雷灑意不減欲分襟謂爾當遙知我相思之苦不減初別也

浩曰此寄內詩也結愛傷晚者久為屬意而成婚遲也端憂至今者數年閑居愁苦赴桂又不久行者居者皆含愁也未諧二句謂未得入仕中朝而家室聚聚也的是此時途次所寄味其意態似小有羈留之况又曰文集為李詒孫啟以全力赴之必故交之深者詒孫會昌五年為夔州刺史大中二三年或尚在夔乎

過楚宮

舊書志山南東道夔州本巴東郡屬縣有巫山以巫山峽為名水經注江水又東逕巫峽杜宇所鑿以通江水雲宇記楚宮在巫山縣西北二百步在陽臺古城內即襄王所遊之地

巫峽迢迢舊楚宮至今雲雨暗丹楓一作浮生盡戀人間樂只有

襄王憶夢中

浩曰自傷獨不得志幾於真猿之啼矣

深宮

金殿銷香

一作香銷閉綺櫳玉壺傳點一作香咽銅龍周禮鞶壺氏注曰鞶壺漏刻法為器三重圓皆徑尺差立於水與跗蹠之上為金龍口吐水轉注入狂風不

脚蹠經緯之中流於衡渠之下李蘭漏刻法以玉壺玉管流珠奔馳行漏

惜蘿陰薄清露偏知桂葉濃斑竹嶺邊無限淚見景陽宮裏及時

鐘見豈知爲雨爲雲處一作祇有高唐十二峯見放翁入蜀記曰巫山

峯密上入霄漢十二峯者不可悉見惟神女峯最爲纖麗奇峭當即十二峯中之新雲也餘峯名不備引

田旦一彼一此腴枯頓別只有二字寫怨偏能含蓄 田旦一二點題三謂彼不我憐四謂我猶有戀指昔登第也五謂從桂管湘江而來六謂約已及時升用七八即所過以寄慨與上章託意無殊而吐詞各別真妙於言情者 又曰下半或如當歸仍是卓文君之寄懷亦適要皆此時作也

夜雨寄北

萬首絕句作夜雨寄內

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三巴皆可云巴山而此則當以前後詩會其意也何當共

剪西窗燭却話巴山夜雨時

活曰語淺情濃是寄內也然集中寄內詩皆不明標題當仍作寄北 反 曰此時義山於巴蜀間兼有水陸之程玩諸詩自見但無可細分確指

因書

絕微南通棧漢書注東北謂之塞西南謂之微嚴國策棧道千里通於蜀漢 後秦棧在北劍棧在南此謂南通劍閣也詳哭蕭侍郎絕微字不足異杜

玉谿生詩詳註

卷二

天

詩要府已曰絕塞鳥密北矣

孤城北枕江

按地勢雖難確指大略嘉陵江畔接近巴山唐為巴州利州地江水經此而南趨閬中

猿聲

連月檻鳥影

一作語誤

落天窗

會靈光殿賦爾乃懸棟結阿天窗綺疎宏言其高

海

石分碁子

徐曰杜詩錦石小如錢則可以為碁矣按川江固多錦石然不聞可為碁舊本皆作海不可改也

鄂筒當酒缸

華陽風俗錄鄂縣有鄂池池旁

有大竹鄂人刻其節傾春醪於筒閉以藕絲苞以蕉葉信宿馨達竹外然後斷之以獻俗曰鄂筒酒

生歸話辛苦別夜對凝缸

廣韻缸燈也詳後蠅螭等成篇

俗曰亦寄內詩與上首同次聯旅宿荒涼之景細味詩情實有屬望於巴蜀間者而迄無遇合欲歸猶未歸耳下半言辛苦行役僅為蒸酒之資其何益哉只堪歸而相對言愁耳其後聞州屢有追慨當於此尋根也

巴江柳

永經江水至巴郡江州縣東強水涪水漢水白水宕渠水五水合南流注之注曰巴水出吾昌郡宜漢縣巴嶺山南流歷巴中逕巴郡入

江庚仲雍所謂江州縣對二水口右則涪內水左則蜀外水也江州縣古巴子之都邇與渝州南平郡古巴國謂之三巴引三巴記曰閬白二水東南流曲折三回如巴字故謂三巴巴縣漢江州縣按唐之渝州今之重慶府諸水合流於此巴江以地言又以形言非專以巴水言也凡江水經巴境者固皆可曰巴江然元和郡縣志云巴江水一名涪陵江是唐人所習稱者在此也

巴江可惜柳柳色綠侵江好向金鑾殿

南京記大明宮紫宸殿北曰蓬萊殿其西龍首山支隴起平地上有

殿名金鑾殿殿旁坡名金鑾坡五代會要金鑾殿與翰林院相接

移陰入綺窗

古詩交疏結綺窗左思蜀都賦都護之堂殿居綺窗暗用獻蜀柳事

見垂柳

浩曰二漢書志華陽國志通典諸書古巴子國境東至魚復西至樊道北接漢中南極點浩自古言巴在蜀之東偏也唐之梓州厥初亦巴西郡梓之西北綿州東北則州皆巴西地然自漢初分置廣漢郡梓潼久屬廣漢至蜀漢又自置梓潼郡故常璩漢中志列梓潼郡於梓州而曰東接巴西西南接廣漢蜀志列廣漢郡於益州而曰北接梓潼東接巴郡也其梓潼江沿江水固通巴入漢然即稱潼江為巴江則未可矣本集中於梓州則曰巴南也余熟味詩情所云巴江者實有斯時之行役絕非後來東川之森總以追慨閬中為隱據也貌似武斷意頗洞微否則何敢妄付哉

初起

想像咸池日欲光

淮南子曰出於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

五更鐘後更迴腸三年苦

霧巴江水

鮑照賦晨嚴苦霧

不為離人照屋梁

見無題五律

浩曰此將入京謁合孤而作也南史王融傳融詣王僧祐退沈昭略未相識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曰僕出於扶桑入於暘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首句用此事

時令狐綯承恩初為內相故以初起比之三年者合元年赴桂至此時言之不必拘在巴蜀三年也程氏謂東川流滯之作統觀前後諸篇必不可符

武侯廟古柏

蜀志丞相諸葛亮諡忠武侯成都記先主廟西院即武侯廟前有雙大柏人云諸葛手植

蜀相階前柏龍蛇捧闕宮

詩闕宮有仙柱詩先主武侯同闕宮殿文昌古陰柏文武侯祠前柏壽千齡盤根擁門勢如龍形

成外江畔

震字記汶江亦曰外江餘詳病中訪李十將軍

老向惠陵東

蜀志昭烈帝葬惠陵震字記東陵即蜀先主陵也今有祠存號

日東陵神陸游跋古柏園亭居成都七年屢至漢昭烈惠陵此柏在陵旁廟中忠武侯室之南

大樹思馮異

見交城舊莊

甘棠憶召

公詩序甘棠葉彫湘燕雨

湘州記零陵山有石燕遇風雨則飛雨止還為石

枝折

拆同一海鵬一作

海鵬

風

屢見折裂也開也若作折非

玉壘經綸遠

蜀都賦包玉壘而為宇注曰山在劬栢矣何曰發古字偏壯麗

山出壁玉

金刀歷數終

漢書王莽傳劉之為字卯金刀也

誰將出師表

程曰

表乃文選撰此題本傳但云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云其第二表亮集所無出張儼默記說見蜀志本傳注

一為問昭融

通源昭

臨天也程曰本詩昭明有融而組織之

浩曰義山此時至成都雖無明據然後之籌筆驛云他年錦里經祠廟梁父吟成恨有餘以意追考當在此時也故為酌補并緒一章以類附焉

井絡

蜀志秦宓傳注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地為東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上為天井左思蜀都賦曰遠則岷山之精上為井絡

井絡天彭一掌中

華陽國志秦以李冰為蜀守冰知天文地理謂汶山漫誇天為天彭門乃至蒲及縣見兩山對如關因號天彭關

設劍為峯

舊書志劍州劍門縣界大劍山即梁山陣圖東聚壘舊作江石也其北三十里有小劍山餘見哭蕭詩

舊作口今從戊鐵校舊本皆燕江戊鐵曰燕一作煙朱曰燕江無考必襲字之訛余以燕江字少見亦非鼓吹本有作煙者是也蓋以音訛非以形訛故竟改定永經江水又

東逕南鄉峽東逕永安宮南又東逕諸葛亮圖壘南注曰八陣圖東跨故壘皆累細石為之自壘西去聚石八行行間相去二丈皆圖兵勢行藏之機自後深識者所不能了

荆州圖記八陣圖各高五尺廣十圍碁布相當中間相去九尺正中開南北巷悉廣五尺凡六十四聚或為人散亂及為夏水所沒至冬水退如故桓宣武伐蜀見之曰此常

山蛇也邊柝西懸雪嶺松

詳下堪歎一作故君成杜宇

見哭蕭可能先

勢也

主是真龍

吳志周瑜曰劉備非久為人用者將來為報奸雄輩莫向金牛

訪舊蹤

華陽國志秦惠王作石牛五頭朝瀛金其後曰牛便金蜀人悅之使使請石

牛許之乃遣五丁迎石牛牛既不便金怒遣還之乃嘲秦人曰東方牧犢兒秦

人笑曰吾雖牧犢當得蜀也按蜀地恃險自古多乘時竊據憲宗時尚有劉闢之亂詩

特戒之言先主尚不免與杜宇同悲况公磨董乎田曰足視奸雄之魄而冷其觀觀之

何已起便破盡全蜀二是門戶三東川四西川四句中包括後人數紙。如此
工部却非補紉義山佳處在議論感慨專以對仗求之只是崑體諸公面目耳

杜朱已一工部蜀中離席舊書杜甫傳黃門侍郎鄭國公嚴武鎮成都奏
為節度參謀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

按杜詩年譜代宗廣德二年嚴武復鎮西川表入幕參軍事永泰元年辭幕
歸草堂又離蜀至戎渝忠等州有去蜀五律詩二反按唐詩鼓吹注謂懿宗

時東川柳仲郢辟商隱為判官檢校工部員外郎時作故
有謂當作辟工部者義既不可通且時與地皆乖謬矣

人生何處不離羣世路干戈情暫分雪嶺未歸天外使後漢書班超傳注西域

有白山通歲有雪亦名雪山詳檢史志諸書雪山綿亘遼遠以界華戎而自蜀微言之
切近松茂維休諸州唐初招撫党項羌而羈縻之其後皆陷於吐蕃通典曰吐蕃國山
有積雪党項羌漢西羌之別種東界至松州又有居雪山山下號雪山党項者亦為吐蕃
所破而臣屬之故吐蕃南路入寇松維諸處最要衝杜工部詩夷界荒山頂蕃州積雪
邊又曰松州雪嶺東也互詳述德抒憤詩西山的博句下又杜詩已收的博雲間成欲
奔蓬婆雪外城解者謂大雪山一名蓬婆山在柘州境此皆近松維諸州之雪嶺也其
他隨地通稱松州猶駐殿前軍通典與舊唐志松州交川郡歷代諸羌之域唐
置松州有甘松嶺江水所發之源西北至吐蕃
者不備引
界九十里貞觀初置松州都督府督轄磨州皆招撫党項羌漸置永徽以後臣叛制置
不一新書志初哥舒翰破吐蕃臨洮西之磨環川即其地置神策軍後故地淪沒詔屯
陝州及代宗避吐蕃幸陝觀軍容使魚朝恩舉軍迎扈帝幸其營朝恩遂以軍歸禁中
自後梁盛為天子禁軍多以裨將將兵征伐又白肅宗時置殿前射生左右軍元和中

改天威軍八年廢以其兵分隸左右神策矣邊兵多不勝而戍卒給最厚諸將務為詭辭請巡隸神策軍以贏粟賜繇是塞上往往稱神策行營何日此等詩須觀通鑑荆公只賞次聯

猶是皮相
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雲雜雨雲美酒成都堪送老當
鑪仍是卓文君
見寄蜀客

浩旦乍看易解細審則難會也三四若從杜工部時徵之則舊書吐蕃傳代宗寶應二年遣李之芳崔倫使吐蕃至其境而留之廣德二年放李之芳還新書紀廣德元年十二月陷松維二州舊書崔寧傳永泰元年陷西山柘靜等州皆可引証而未盡符若就義山時言之自太和至大中唐與吐蕃使問不絕而史籍缺畧無可詳考矣夫果專論時事則下半何竟不相應凡杜老傷時憂國之篇有如是之安章措句者乎此蓋別有寓意也杜老往來梓閬幸遇嚴公參謀成都義山斯行大有望於東西川而迄無遇合故三四承干戈二字略舉軍事言外見旁觀者不得贊畫也其曰世路干戈者兼言人情之爭勝也時必有與之為難者五六暗喻相背相軋之情非關寫景結則借指其人言竟思據以終老不肯讓人也如此解不特本章線索鈎連且與後之王中七夕繫筆驛之結聯皆相印合也題曰杜工部北禽篇曰朝杜宇或以暗寓杜悰此則為妄測歟

何曰起句尤似杜一則干戈滿路一則人龍酒濃兩路夾寫出惜別如此結構真老杜嫡派也詩至此一切起承轉合之法何足以繼之然臨席起蜀中結仍是一絲不走接何評論詩自妙然亦皮相

夢令狐學士

山驛荒涼白竹扉殘燈向曉夢清暉右銀臺路雪三尺

舊唐志翰林院在大明宮

右銀臺門內王者一日萬機軍國多務深謀密詔皆從中出翰林學士得充選者文士為榮例置學士六人擇年深德重者一人為承旨獨承密命貞元以後為學士承旨者多至宰相焉鳳詔裁成當直歸季華翰林志學士每下直出門相讓謂之小三昧出銀臺門乘馬謂之大三昧餘見謝往桂林

程旦先寫身世之蒼涼後寫令狐之清貫語最微婉

北禽

為戀巴江暖

一作無辭瘴霧蒸

縱能朝杜宇

見哭蕭侍郎

可得值

直吏切蒼

鴈值如後漢書酷吏傳嗟我瑛府君安可更遭此之值石小虛填海山海經北山經發鳩之山

有鳥如鳥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其鳴自詠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遊于東海溺而不返故為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填于東海蘆鋸未破

見補令狐知來有乾鵲雅南子乾鵲知來而不知往此修短之分也西京雜記壁賈曰

狐見奇何不向雕陵莊子莊周遊雕陵之樊睹一異鵲自南來翼廣七尺目大運寸受卵故曰乾鵲感周之類而集於栗林周旋彈而留之觀一蟬得美蘆而忘其

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物固相累捐彈而反走知來雖陵合勦方得命意莊子皆言見所利而忘其害也喻已意有所慕而不知人將忌之知來之明不全矣故箋斯集不可不詳引事也

田曰意深情苦語厚大異晚唐人 浩旦起聯謂不憚遠來三四言意在西川而歎人之排擊縱能者正托出不能也五六頂上致慨結則言其計左矣

梓潼望長卿山至巴西復懷譙秀新書志劔州梓潼縣有神山(寰宇記)長卿山在梓潼縣治南舊名神

山唐明皇幸蜀見有司馬相如讀書之窟因改名蜀志譙周巴西西充國人周子熙熙子秀後漢書志巴西西充國縣分閬中置通遠閬州閬中郡隋巴西郡隋改閬州果州南充郡隋并入巴西郡唐分置果州屬縣南充西充後閬州屬縣南郡新政新井皆漢充國縣地劔州之梓潼縣與梓州之爲梓潼郡境相接也此時義山之至成都乃從詩中意逆得之而徘徊於閬果劔梓之間跡更可據若謂後在東川幕使至西川歸而致慨則何必越境至此且在幕尙有數年情態豈可合哉望長卿山不必泥看即詩中酒錢之意此章當與後之別嘉陵江水互參閬州必有事在也

梓潼不見馬相如更欲南行問酒鑪蜀記相如宅在市橋西即文君當鑪滌器處行到巴西

覓譙秀言書隱逸傳譙秀字元彦李雄盜蜀安軍徵秀不應桓溫滅蜀上疏薦之朝廷以年在篤老兼道遠故不徵勅所在四時存問巴西惟是

有寒蕪

何曰傷不遇也相如有監門之薦譙秀有元子之表今不可得矣
信曰言至梓潼時所望已虛何更南行訪酒壚耶及回至巴西而意中所覓亦惟一片寒蕪僕僕往來誠何謂哉語澹而神味無窮更當於蹤跡外領之也

夜飲

卜夜容衰鬢

左傳陳公子完曰臣卜其費未卜其夜

開筵屬異方燭分歌扇淚雨送酒船

香

後吳志注引吳書曰鄭泉性嗜酒每日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浸飲之晉書畢卓傳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脆置兩頭拍浮酒船中便是了一生矣二事相類陸龜蒙酒中諸詠其詠酒船即指此事也若泛以酒器為酒船亦可又八王故事陳思王有神思為鵝頭初浮於九曲酒池王意有所勸鵝頭則迴向之近人注庾子山詩金船代酒厄者引之謂凡用酒船者本此若朱氏引大業拾遺之酒船必非矣

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戰場

何曰如此學杜亦似不病而呻吟指事中誰能辭酩酊淹卧劇清漳結句全同素舍身世之感非強摹悲壯之純漢也

楊曰神似少陵

信曰起結言雖衰病不辭起而一醉以散愁也五句是桂管歸後時海上邕南兵事未息故借時事以兼慨世途也似已蜀歸後還京之前所作細蹤真考酌附於此

利州江潭作

戊籤無作字有誌感孕金輪所書書紀武后如意二年加金輪聖神皇帝號舊書志利州義成郡屬山南西道通典利州蓋蜀

之北境胡震亭戊籤九域志武士驍爲利州都督生后墨於其地方與勝覽
其地皇澤寺有武后真容殿名勝記古利州廢城在今保寧府廣元縣縣之
臨清門川主廟即唐皇澤寺縣之南有黑龍潭蓋后母感龍而孕也癸籤
蜀志則天父士驍泊舟江潭后母感龍交娠后然史不載其事雖進寺賜其
容不聞別有祠設豈后欲諱之耶蓋西陽雜俎則天初誕之夕雌雉皆雌右
手中指有黑毫左旋如黑子引之尺餘若胡氏所云余未考証老學庵筆記
利州武后畫像其長七尺

神劍飛來不易銷

劍化爲雙龍不備引武后盜帝位誅唐宗室故首以龍劍比之

舊書李淳風傳太宗以秘記唐三世之後則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密訪淳風淳風曰其
兆已成生陛下宮中不踰三十年常有天下帝曰疑似者盜殺之淳風曰天之所命必
無讓避之理王者不死多恐枉及無辜卽此句意又袁天
綱益州人赴召至京經利得相后於幼小時亦見史文

攜明月移燈疾

明月珠也徐曰楚詞燭龍何照注曰言大荒西北隅山名不周神
龍銜燭照之按佛說海八德經海懷衆珍明月神珠此言自携明

珠以代

欲就行雲散錦遙

胡震亭曰言龍銜珠爲燈而散錦錦以交合海賦敘水
怪蛟室有雲錦散文於沙涵之際句用此按上句喻遠

移唐室也明月陰象以比后如下句言乘時御天而
多醜行也雲從龍又行雲爲高唐事胡氏解未全的
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爲河伯餘詳七月二十八
日楚詞九歌河伯紫貝闕兮珠宮選何爲汾水中

河伯軒窗通貝闕

抱朴子馮

水宮帷箔卷冰綃

冰綃卽鮫綃屢見二

玉蘭生詩詳註 卷二

三

句謂江
神廟

他一作

時燕脯無人寄

梁四公記甌越羅子春兄弟自云家代與龍為婚能化惡龍杰公乃令子春兄弟等資燒燕五

百枚入震澤中洞庭山洞穴以獻龍女龍女食之大喜以大珠三小珠七雜珠一石以報帝命子春乘龍載珠還國博物志人食燕肉不可入水為蛟龍所吞後漢成帝時童諸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武后發張六郎兄弟此影

借漢事用龍嗜燕肉為隱語又以羅子春兄弟比二張

雨滿空城蕙葉周

從前必崇祀至此成荒江廢廟矣

重過聖女祠

白石巖屏碧綠滋

江淹詩蘭草含碧滋

上清淪謫得歸遲

見寓懷又豈真隱誌上清太上宮名玉晨道君所居

一春夢

一作

雨驚飄瓦盡

日靈風不滿旗

貴諡石英王夫人歌阿母延軒觀朗曉曉靈風徐曰祠中樹旗

如漢書郊祀志畫旗樹太乙壇上名靈旗之類紫微詩話東萊公深受此聯以為有不盡之意

萼綠華來無定所

見無杜蘭

香去未移時

香歌詩十篇曹毗傳桂陽張碩為神女杜蘭香所降毗以二詩嘲之并續蘭

大小盡沒香年三歲西王母接而養之於崑崙之山於今千歲矣御覽引杜蘭香別傳曰香降張碩既成婚香便去絕不來年餘碩忽見香乘車山際碩不勝悲喜香亦有悅

色言語頃時碩欲登其車其婢舉手排碩凝然山立碩復於車前上車奴攘臂排玉

之頤於是遂退後集仙錄作洞庭包山張碩荷曰乃是聖女祠移別仙鬼廟不得

此通仙籍登真隱訣三清九宮並有僚屬其高總稱曰道君次真人真公真

格上有學仙簿錄領仙玉郎所與也太真利太上真人在五岳華房之內非有仙籍不

得聞見丹簡校定名入南宮校玉郎亦稱侍郎在仙官中其秩未尊與仙籍字皆屢見

道書此蓋借喻己之初得第也舊注引真誥方丈臺東宮昭靈靈

李夫人太保玉郎李靈飛之小姝取其與聖女相關然非也 憶向天階問紫芝

浩曰百巴蜀遠憶開成二年事全以聖女自况淪謫二字一篇之眼義山自慨由

秘省清資而久外斥也三四謂夢想時殷好風難得正頂次句之意五六不第正寫

重過實借慨投託無門徒匆匆歸去也七句望入朝仍修好

於令狐八句重憶助之登第即赴興元而經此屬之年也

木蘭

原編外集詩離騷朝騫阨之木蘭司馬相如子虛賦桂椒木蘭左思蜀都

辛香可食可作而膏藥去皮不死葉似長生冬夏榮常以冬華其實如小柿

甘美南人以爲梅本草曰生零陵山谷及太山圖經曰今湖嶺蜀川諸州皆

有之而於韶州種云與桂同是取外皮爲木蘭中肉爲桂心桂中之一種耳

蓋木蘭是桂類而劣於桂似即今所習用之桂皮嗽若其花則本草有云粉

紅色二三月開李時珍云花肉白外紫亦有四季開有紅黃白數色木肌細

而心黃大者可爲卅花之時色所言不同矣李衛公平泉草木記有海嶠之

木蘭白香山題令狐家木蘭花詩賦如玉指塗朱粉光似金刀剪紫霞從此

時時春夢裏應添一樹女郎花則可爲此篇証也又按白香山木蓮樹圖序

日本蓮樹生巴峽山谷間巴民亦呼為黃心樹大者高五丈涉冬不凋身如青楊有白文葉如桂厚大無脊花如蓮香色艷臘皆同獨房藥有異四月初始開自開逾謝僅二十日忠州鳴玉谿生者稔茂尤異詩曰如折芙蓉栽旱地似拋芍藥掛高枝又曰紅似燕支膩如粉又曰花房膩似紅蓮采艷色鮮如紫牡丹宋祁益部方物記木蓮花生義眉山山谷花夏開枝條茂蔚不為團團所時是則木蓮以遐僻標奇當與木蘭相類而實異乃本草釋名木蘭杜蘭林蘭木蓮黃心其香如蘭其狀如蓮其木心黃是一物而異名也似誤混矣故不憚詳徵之 又按羣芳譜列木蘭於玉蘭花辛夷之間疑即與之同類不必過以珍奇目之也譜又以木蓮即木芙蓉則未可信

二月二十二

一作二十五

木蘭開折初初當

一作猶誤

新病酒

史記信陵君竟病酒而卒

復自

一作似誤

久離居愁絕更傾國驚新聞

一作心開

遠書紫絲何日障油壁幾

時車

皆見朱

弄粉知傷重調紅或有餘波痕空映襪

見又

烟態不勝

福

見後

桂嶺含芳遠蓮塘屬意疎

采蓮南塘秋

瑤姬與神女

居焉宋玉謂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於巫山之臺精魂為草實謂靈芝集仙傳雲華夫人名瑤姬王母第二十三女嘗遊東海過巫山授禹上清靈文理水之策餘詳代元

城吳令

長短定何如

神女賦稷不短纖不長登徒子好色賦臣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

徐曰據白香山題詩此篇有托非詠物也（浩曰義山寓意令狐之作極多此章命意雖難執定木蘭何必令狐家獨有第以桂枝二句似從桂管歸京而情意疎淡起句月日以暗記到京相見非無謂者故通體不盡符而且類列之）又曰連塘南塘此後屢見當是京城南曲江芙蓉池相近之地也疑令狐有別館在焉互詳後

木蘭花

（浩曰今詩並義山遊長安宿旅舍客賦木蘭花詩衆皆誇示義山後成客盡驚問之始知是義山一二云陸龜蒙誤移唐詩紀事與詩話同西

給叢語則云唐末僧開諸公泛舟以木蘭爲題忽一貧士登舟作詩云云諸公大驚物色之乃義山之傑時義山下世久矣又李羅風齊集云是陸龜蒙於蘇守張搏坐中賦木蘭堂詩故諸本附入集外詩今細玩詩趣必是義山且萬首絕句入義山集並不重見魯望集因皮陸有宿木蘭院詩致生岐說耳今直采入正集

洞庭波冷曉侵雲

（陸龜蒙集作洞庭波浪渺無津西溪叢語作洞庭春水綠日於雲今從萬首絕句全唐詩話雲韻通用本集屢有此例）

日征帆送遠人

（一作征帆幾度會向木蘭舟上望皆非述異記七里洲中魯征誤）

（班刻木蘭爲舟至今在洲中）

不知元是此花身

（浩曰詩中須有个人在前賢論之詳矣此在令狐家假物託意之作上二句謂桂管往來久願歸朝也下二句謂曾經遠望不知元是此中舊物比已之素在門館也妙筆運之情味縣遠若江湖散人無此情事矣後人妄生談柄何足據哉）

贈句芒神

月令春月其神句芒註曰少皞氏之子曰重為木官疏曰木初生之時句屈而有芒角

佳期不定春期賒春物天開興咨嗟

莊子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而后乃今將圖南

願得句

芒索青女

三國志袁術欲為子索呂布女淮南子秋三月青女乃出以降霜雪注曰青腰玉女主霜雪也

不教容易損年華

徐曰新書五行志大中三年春預霜殺桑詩當作於是時較更有借喻

謁山

從來繫日之長繩

傅休奕九曲歌歲暮景邁羣光絕安得長繩繫白日

水去雲回恨不勝欲就麻

姑買滄海

見海

一杯春露冷如冰

帝曰雷與玉山七律同味調山者謁令狐也次句身世之流轉無常三句陳情四句相逼冷澹也唐時翰林學士不接賓客我山雖舊交中心已厭遂以體格疎之耳

和孫朴韋蟾孔雀詠

舊書儒學韋表微傳子蟾進士登第咸通末為尚書左丞全唐詩話韋蟾字隱桂下杜人大中七年進士

登第初為徐商掌書記終尚書左丞表隱桂或作隱珪采曰樊南乙集序云為盤屋尉假京兆參軍時同寮有樂安孫朴京兆韋蟾詩當作於是時較

又有寄懷韋蟾詩韋蟾韋蟾當是兩人未必訛蟾為蟾也

此去三

一作西

梁遠

宋曰三梁在桂管見本集桂州謝上表按曹學佺名勝志陽江源出靈川縣思磨山流至郭西匯為潯潭歷西南文昌三石梁

東出灕山與離江合對岸即桂林城三梁必即此地理固古今同也

今來萬里攜西施因網得

續表錄異交趾郡人多養孔雀

又養其雛為媒旁施網吾捕野孔雀餘見前

秦客被花迷

宋氏補註列仙傳水經注俱云蕭史吹簫能致白鶴孔雀自是用秦樓蕭史事有引秦人

桃花源者非也徐曰蕭史事言能致孔雀不可以秦客代孔雀在此與一夜秦樓客皆別有出處未詳按謂網得珍禽愛玩若迷也秦客當是蕭史他詩之吳王苑內花亦正是西苑

可在青鸚鵡

山海經黃山有鳥焉青羽赤喙人舌能言名曰鸚鵡南方異物志鸚鵡有青白五色三種

見寄令約眉憐翠羽

登徒子好色賦眉如翠羽

刮膜

一作目

想金篦

事文類聚魏武帝病

眼令華佗以金篦刮膜渥紫經盲人為治目故造諸良醫醫即以金篦扶其眼膜痺雅孔雀尾有金翠五年而後成初春乃生三四月後復凋與花萼相榮衰瘴氣

籠飛遠蠻花向坐低

孔雀從蠻瘴中來

輕於趙皇后

西京雜記趙后體輕腰弱餘詳蜂

貴極楚

懸黎

戰國策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按註云皆美玉名此乃云楚檢阮籍薦盧插書鄧林昆吾翔鳳所棲懸黎和肆垂棘所集似亦地名豈近楚歟

矜羅幕

漢書宣帝使鄭吉護鄯善以西南道并令護車師以西北道號曰都護通典唐永徽中於邊方置安東安西安南安北大都護府餘見巴江柳采曰有

引紀聞孔雀其鳴曰都護者非也

佳人炫繡鞋

音圭神女賦振繡衣被鞋裳音書夏統傳賈充使妓女之從服鞋獨炫金翠釋名婦人上服謂

之桂錦雅孔雀遇芳時好景開絃歌必舒張翅尾盼睇而舞性妒忌過

屏風臨燭

婦女童子服錦綵者必逐而啄之此言養在羅幕中以美衣誘之舞

說文釵金捍撥倚香臍

雷書志舊琵琶皆以木捍彈之太宗貞觀始有手彈之法今所謂捍琵琶者是也新書蘇頌傳頌節度劍南皇

甫恂使蜀檄取庫錢市琵琶捍撥玲瓏頸項不肯于白香山詩珠顆淚霑金捍撥海錄

碎事金捍撥在琵琶面上當絃或以金塗為飾所以捍護其撥也程曰樂曲有孔雀雙

髮彈如王建傷韋令孔雀詩舉舊思牽雪蓬古今注黃帝與魚尤戰常有五色雲

頭問舊曲是也徐三句狀雀屏散此謂不能乘新愁待雪泥舍禽經孔雀愛毛遇雨高止徐曰虞衡志孔雀喜臥

雲而歸故山也新愁愛堪通夢寐齊書武帝年十三夢著畫得不端倪舊書后妃傳高祖太

也新愁也畫二孔雀名畫錄貞元中新羅獻孔雀解舞德宗地錦排蒼鴈絲毯簾釘鏤

白犀徐君有詩故爾殘粉絮絮曙霞星斗外涼月露盤西之類簾釘鏤

休誇舞經寒且少啼紅樓三十級紅樓之穩穩上丹梯父選謝靈運樹

陵丹梯注曰丹墀也及日謂階陛赤色

信曰首二聯言其來自遠方為人所愛傾起全篇次二聯先狀其文采又次二聯重

言其遠來貴重又次二聯迴憶在南荒時人皆珍玩即所謂舊思也又次二聯為中

間之轉振拍到今來又次二聯言宜置之華麗之地朝夕給賞結詞宜韜文
采靜待良遇不特以勗孫韋時戲山方從桂管還京也采色華鮮尤工運掉

碧瓦

碧瓦銜珠樹

山海經海外南經三珠樹在厭火北生赤水
上其為樹如栢葉皆為珠一曰其為樹若華

紅車輪

一作結綺寮

按徐君蒨詩樹斜牽錦帳風橫入紅綸庚信詩步搖釵梁動紅綸帳角斜皆非此所用
此當是念綱紅簾之類沈約詠少年新婚紅綸映早寒畫扇迎初暑似相同也綸輪通
用頻見晚唐詩左思魏都賦曠日龍光於綺寮無雙漢殿後子夫得幸頭解上見其美髮悅之東觀漢
記孝明馬皇后美髮為四起大髻尚有餘總髻二匝復出諸髮第一楚宮腰靈子荆靈王好小腰後漢書馬廖

髻尚有餘總髻二匝復出諸髮第一楚宮腰

唾香難盡

莊子秋水篇子不見夫唾者
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

珠啼冷易銷歌從雍門學

東之齊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歷三日不絕又韓娥曼聲哀哭一里老幼
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娥復為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抃舞忘向之悲也故雍門

之人至今善歌哭効娥之遺酒是蜀城燒

聲句喻已之陳情可歌可泣

國史補酒有劍南之燒春二句謂詞
哀心熱又似從巴蜀來有為之致書

修好柳暗將翻巷荷欹正抱橋

金管隔鄰調夢

到飛魂急書成即席遙河流衝柱

一作專底柱見上
樹誤車杜僕射

海沫近槎飄風後

書杜篤傳海波沫血注

白水沫如血餘詳海客

吳市蜃

同虫蜃非

甲

山海經京山經深澤其中多蜃龜注曰蜃大龜也甲有文彩爾雅

十龜二曰靈龜注曰文似璫玕即今荷蜃龜一名靈龜能鳴後漢書杜篤傳甲璫玕狀

巴寶翡翠翹

翹說文寶南蠻賦也揚雄蜀都賦東有巴賁綈巨百濮應

他時未知

意重登贈嬌饒

一作楚王夢新夢宋子侯有楚嬌饒詩

偕曰此在令狐子直家賦也首韻言內相之府次聯言其貴重三四兩聯似從彼之姿態合到我之陳情大有悲歌修好之跡但夾寫難分統會其意可也或次聯即義山自負美才三四聯亦自寫陳情姿態也五六兩聯謂令狐歸第隔鄰句蓋屬其代筆送入小齋七聯即夢為遠別書被催成之情事八聯以柱石仙槎比令狐以河流海沫自比衡而轉近而驅接近而仍不合也九十則謂自桂海巴蜀而回屢有接贈之物初不知其中心之永睽矣若徒作豔體讀能無使詩魂飲恨哉

腸

有懷非惜恨不奈寸腸何即席迴彌久前時斷固多熱應翻急燒

東方朔七諫心沸熱其若湯更記

冷欲徹空

一作波

波顏氏家訓墨翟之徒世謂熱腹楊朱之侶世謂冷腸

隔樹漸漸雨

點點荷

倦程山向背

湘中記遙望衡山如陣雲浩望湘千里九向九背乃不復見望

國闕嵯峨晉書洛中諸通故念飛書及新歡借夢過染筠休伴淚見

州繞雪莫追歌見移擬問陽臺事吳令年深楚語訛國語有

浩曰亦為令狐作首一句點題謂固已恨之無奈尚有餘望也三句迴腸此時之餘望四句斷腸前此之積恨也五自言六謂子直一熱一冷冰炭不相入矣七八即席所見之景九十記遠歸京師之蹟十一二謂飛書雖及好事猶虛十三謂桂管之罷我原不甚深惜蓋子直所增怒以此也十四暗指昔年章奏之傳結乃謂彭陽公之厚愛年深多謬誤矣絢不憐父之舊客故遇義山冷落耳曰楚語者得毋暗寓楚之名歟與前燈詩尤為托意之隱約者非熟通全集無由悟到視湖湘盛情之作語多近似趣則懸殊又曰毛西河云義山最不足處是半明半暗迷悶不決求其句之通調之決使人信口了了亦不可得余細讀全集誠有未能遽曉者然毛氏本不求甚解耳屈大夫之離騷使前賢不早詮明曷嘗不迷悶哉此篇三韻以前寫題之貌四韻以後傳題之神句盡通調盡深矣

射魚曲史記始皇本紀有射捕巨魚具以連弩射巨魚事

思牢集皆作思牢他弩箭磨青石稽含南方草木狀篋弩竹皮薄而空多大者

大秦發唐劉恂表錄異亦本此語而云可為鎗子錯甲利勝於鐵沈懷遠南越志曰沙麻竹人削以為弓弓似弩淮南所謂溪子弩也異物志曰新州有篋弩竹太平寰宇記曰賀州弩竹有毒人以爲舩刺虎中之則死蓋交廣間多竹弓矢以施其毒也然皆無思牢之字朱氏舊註引異物志云南方思牢國產竹即篋弩余檢異物志未見此語

且宋以前志外國者無思牢至楊伯起臆乘乃有之未足據也他書引此句有直作意
笏者俟再考異物志夷州土無銅鐵磨礪青石以作弓矢此石弩精矢之類郡國志昭
州俗以青石為刀劍如銅鑲法被萬貢荊州貢弩石中矢鏃後漢書東夷傳抱婁古
肅慎國青石為鏃鏃皆施毒而蘇子瞻石弩記余自僭耳北歸江上得古箭鏃索鋒而
劍脊其廉可劇而其質則石此即繡額鏃渠一作三虎力禮記南蠻雕題交趾詩有力如虎
所謂槎矢石弩尤與此為切証

尋潮背日伺

一作

泗鱗說文泗行水上也

貝闕夜移鯨失色

皆見

緘緘粉簪

馨香餌

廣韻簪小竹也句意言釣非謂箭簪

綠鴨迴塘養龍水

通甲開山圖絳北有陽石山有神龍池黃帝遣雲陽先生養龍

於此帝王歷代養龍之處

含冰漢語遠於天

含冰似用莊子內熱飲冰漢語似用莊子肩吾聞接輿之言猶河漢而無極也然皆未盡符候

再考何由迴作金盤死

錢曰義山學杜者也問用長吉體作射魚海上燕臺河陽等詩則不可解飛卿學李
者也即用太白體作湖陰擊賊等詩亦多不可解疑是唐人習尚故為隱語當時之
人自能喻之傳之既久遂莫曉所謂耳潘曰此論甚妙可使學者勿為所迷也然
此章尙有可通蓋悲李衛國貶崖州而作首二句謂射魚之具甚利而人甚猛也尋
潮暗點潮陽背日謂遠背京華泗鱗喻衛公伺者日夜有人伺察也貝闕夜移謂移
崖州而衛公失色自知必死矣緘緘以下費解似謂自有清幽美境可娛此身今則
遠不可即何由歸死於故土乎衛公有平泉佳墅而南荒炎熱不可得冰故云第未能字字豁然耳

無題四首

來是空言去絕蹤月斜樓上五更鐘夢為遠別啼難喚書被催成

墨未濃蠟照半籠金翡翠楚詞招魂翡翠珠被爛齊光些麝熏微度繡芙蓉鮑照詩七采芙蓉之

羽帳此謂褥也如杜詩憐隱繡芙蓉劉郎已恨蓬山遠用漢武求仙事屢見後漢書竇武傳學

更隔蓬山一萬重

颯颯東南一作風細雨來楚詞九歌風颯颯芙蓉塘外有輕雷長門賦雷隱隱

象君之車音或引魯靈光殿謂簷溜之響者非也金蟾齧鎖燒香入道源曰蟾善閉氣古人用以飾鐸

香器其言鏢者蓋有鼻鈕施之於帷幃之中也玉虎牽絲汲井迴海錄碎事金蟾鎖飾也玉虎輓轆也

綆汲賈氏窺簾韓掾少世說韓壽美姿容實允辟以為掾賈女於青瑣中見壽

寒漿香之氣是外國所貢一著人則歷月不歇疑壽與女必如畱枕魏王才父選注記

通取女在古婢考問即以款對充秘之以女妻壽王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回與五官中郎將桓殊不平黃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鏡

金帶枕植見之不覺泣時已為郭后讒死帝仍以枕授植植還度輶轅將息洛水上忽

玉谿生詩詳註

卷二

三

見女來自云託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在我家時從嫁前與五官中
郎將今與君王遂用薦枕席遂作感甄賦後明帝見之改為洛神賦
春心莫共

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莊王心固可便如死灰乎

含情春晚一作晚暫見夜闌干見謝往桂林樓響將登怯簾烘欲過難後

更入朝時矣樓響將登怯簾烘欲過難更入朝時矣樓響將登怯簾烘欲過難更入朝時矣樓響將登怯簾烘欲過難

招靈閣有神女雷玉釵與帝帝以賜趙婕妤至元鳳中宮人猶見此釵共謀欲
碎之明旦發匣惟見白燕飛昇天後宮人學作此釵因名玉燕釵言吉祥也
真愧

鏡中鸞見歸去橫塘曉一作華星送寶鞍魏文帝詩華星出雲間此華星
何處哀箏隨急管高適感心哀箏順宜鮑照白紵曲催紅急管為君舞木花

永巷垂楊岸魏曰永巷也非東家老女嫁不售登徒子好色賦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戰國

紫處女無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街微而不售列女傳鍾離春齊無
盤邑之女極醜無雙年四十街嫁不售梁樂府老女不嫁開地嘆天
白日當天三

月半言遲暮也溧陽公主年十四南史梁簡文帝紀侯景納帝女溧陽公主清

明暖後同牆看歸來展轉到五更梁間燕子聞長歎

浩曰此四章與昨夜星辰二首判然不同蓋恨令狐絢之不省陳情也首章首二句謂絢來相見僅有空言去則更絕蹤矣令狐為內職故次句點入朝時也夢為遠別緊接次句猶下云隔萬重也書被僥成蓋令狐促義山代書而攝入朝文集有上綸啓可推類也五六言留宿蓬山唐人每以比翰林仙署怨恨之至故言更隔萬重也若誤認艷體則翡翠被中芙蓉褥上既已惠然肯來豈尚徒託空言而有夢別佳書之情事哉次首首二句紀來時也三句取點香之義四句申汲引之情五句重在揀字謂已之常為幕官六句重在才字謂幸以才幸尚未相絕結則歎終無實惠也三首上四句言徹夜候見而終不得深淡五六自歎自愧結則言惟遣弱送歸蒙其虛禮而已以上三章未必皆一夕間事蓋類列之耳四章又長言歎息之首言何處告哀固惟有此地耳無歸自喻溧陽公主比令狐末二句重結歸字聞長歎者只有梁燕令狐之不省言外托出矣散酒園詩話摘書被僥成墨未濃及車走雷聲語未通以為真浪子宰相清狂從事何其妄作解人哉

哀箏

延頸全同

鶴莊子鶴頸雖長斷之則悲使記樂書師曠援琴而鼓之一奏有元柔

腸素怯猿

主思吳郡賦援父哀吟搜神記有人得猿子殺之猿母悲喚自擲而死破

與絃又

湘波無限淚蜀魄有餘冤

於輕

哀箏不出門何由問香炷

見海翠幕自黃昏

賦以雲布

玉鑑生詩評註 卷二

清曰即何處哀等之意也首句望之深次句愁之切三四自桂管蜀中來也五六言舍此更無他路故極在兩門告哀七八言辨香何在徒反獨宿而已如此悟透詩之微妙乃出余初定為京川悼亡則情味大減矣

槿花二首 禮記仲夏之月木槿榮後朱槿花

燕體傷風力 用飛燕事 雞香積露文 雞香成實乃香為雞舌香俞益期棧曰外國

老胡說泉香共是一大木木花為雞舌香本草謂雞舌謂與丁香同種花實叢生其中心最大者為雞舌擊破則順理而解為兩向如雞舌此乃是母丁香似近之也餘見寓懷示曰燕體比係之 殷切 鮮一相雜 實謂殷 啼笑兩難分 江總南越不槿

輕雞香比色之說 紅柱為子家若持花並笑宜笑不勝花意樣 月裏寧無姊 見聖 雲中亦有君

三清與仙島 見 何事亦離羣

清曰第三聯同李花詩此處只作槿花疑其兼詠白色者故用月雲也月中雲中皆不忌人之得又何三清仙島必以屏棄他人為快耶此其寓意矣然究無定解結句

亦字 又複

珠館薰然久 陸倕詩當街啓珠館道書 玉房梳掃餘 漢郊祀歌神之出排玉

燒蘭才

一作

作燭

招魂蘭

襲錦不成書

見無題

本以亭亭遠翻嫌

疎花

見杏

迴頭問殘照殘照更空虛

上四句正賦朝榮五六虛狀情

態七八則暮落也較上首明顯

浩曰木庵謂常有托興是也首章起聯以風露比摧斥之者三四謂一入嫌疑便苦周旋不易三清仙島似此內職次章似即留宿代書之情事五六言爾之遠我非可反咎我疎結則一寸相思一寸灰之意

即日

一作目誤

小鼎煎茶面曲池白鬚道士竹間棋何人書破蒲葵扇

說文櫻栢欄也玉篇櫻欄

一名蒲葵續晉陽秋新安鄉人有罷中宿縣詣安安問歸資答曰惟有五萬蒲葵扇謂非時為滯貨安乃取其一中者堤之士庶競慕增價十倍虞蘇論書表義之罷會稽住戴山下一老嫗提許六角竹扇出市一枚直二十許錢右軍取筆書扇扇為五字嫗大悵惋王云但言王右軍書字索一百入市人競市去嫗復以十數扇請書王笑不答姚寬曰是二事偶誤用徐曰二事合用記著一作南塘移樹時南塘在京城南杜詩遊何將軍山題羣曲野老村舍詩背嶺枕南塘數家村落長

浩曰日面曲池則在京之作矣南塘移樹記一時之蹟也更取紫雲新苑移花處証之似暗寓令狐綯之移宅在大中三年漸貴時也以下每書晉昌矣穿鑿之識吾所

不辭

促漏

促漏遙鐘動靜聞報章重疊香

一作字

難分舞鸞鏡匣收殘黛

無說

文作

應畫眉也楚詞大招粉白黛黑又青色直眉餘慶見

睡鴨香爐換夕熏

香譜金為狻猊麒麟見

歸去

文作

定一作

知還向月夢來何處更為雲

皆屢見

南塘漸暖蒲堪結

說文

草可以作席續述征記鳥常沉湖中有九十臺皆生

兩兩鴛鴦護水紋

結蒲云秦始皇遊此臺結蒲繫馬自此蒲生則結

浩曰徐氏以寄意令狐則次句指屢啓陳情或屢為屬草也三四夜宿五謂歸惟獨處六謂更何他求結則望其終能歡好也或作暮給聽情看亦得高標以為宮怨似而非矣

矣

如有原編集外詩

如有瑤臺客

詳後相難復索歸舊本皆作相難梁費景陽春發和氣詩拂袖當

疑當作

芭蕉開綠扇蕭蕭薦紅衣浦外傳光遠烟中結響微良宵一

歡非也

寸盞舊本皆作鹽朱氏作焰然回首是重幃

豐鹽光彩也不必定作焰姚曰五六用洛神賦語與李夫人事浩曰三四夏景五六言來而相語也用事不必泥蓋又借整情獨慨

令狐舍人說昨夜西掖玩月因

一無戲贈英華題作西掖玩月四因字

如此舊書大中三年綸拜中書舍人漢書注正殿之旁有東西掖門如人臂按故名初學記漢官儀曰左右曹受尚書事前世文士以中書在右因謂中書為右曹又稱西掖錢曰意是于謂而曰戲贈諱之也

昨夜玉輪明傳聞近太清涼波衝碧瓦曉暈落金莖

廣韻暈日月旁

露索秦宮井

朱氏引曹植述行賦灑子身於秦井乃謂溫泉也此自謂宮中井耳

風絃漢殿箏

朱氏引楊慎丹鉛錄古人殿閣簷棧間有風琴風箏等皆因風動成音自葉宮商較侯再考何曰汲之使出縱之使高只在一舉手耳暗起結句

頌漢書縣竹縣

擬薦子虛名

漢書揚雄傳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雄待詔承明之庭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文選注

翰曰揚雄嘗作縣竹頌成帝時直宿郎楊莊誦此文帝曰似相如之文莊曰非也此臣邑人揚子雲帝即召見拜黃門侍郎更記司馬和如傳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上讀子虛賦而善之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揚雄答劉歆書雄先作縣邸銘王傳頌階閣銘及成都城四隅銘楊莊誦之於成帝雄遂以此得外見雄

爲郎之歲得觀書于石渠後一歲作繡補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成帝好之采旦雄答
歆書不及縣竹頌翰注不知何本五臣注極爲東坡所譏然有可采者如此事義山亦
引用之矣發雄答歆書宋洪容齋辨其反覆牴牾必漢魏之際好事
者爲之也然李善注文選已引用之矣善注亦不及縣竹頌則何歟

昨夜

不辭鵲鳩妒年芳

見崇讓東亭醉後

但惜流塵暗燭房昨夜西池涼露滿桂

花吹斷月中香

浩曰上二句謂井不敢有遲暮之怨但恨心跡不自耳語愈哀矣下一句人間天上之慨

杜司勳

舊新書傳杜牧字牧之宰相佑之孫從郁之子善屬文第進士復舉賢良方正會昌中累遷左補闕史館修撰轉膳部比部員外郎歷黃

池睦三州刺史入爲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轉吏部員外郎授湖州刺史入拜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

高樓風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羣

羣燕燕于飛差池其羽

刻意傷春復傷別

人間惟有杜司勳

何曰高樓風雨短翼差池義山本自傷春傷別乃彌有感於司勳也楊巨推重樊川正自作聲價浩曰傷春謂宦途傷別謂遠去餘詳下篇

贈司勳杜十三員外

杜牧司勳字牧之清秋一首杜陵

一作詩按戊鐵作杜陵他本作杜秋朱誤言氏曰一作陵誤今細味詩情必

杜陵是也牧之集新轉南曹未叙朝散初秋暑退出守吳興書此篇以見志起聯云捧詔汀洲去全家羽翼飛又將赴吳興登樂遊原一絕云清時有味是無能閒愛孤雲靜愛僧欲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舊新書傳牧之善歸文書自負經緯才略居下位心常不樂今考大中二三年牧之仍職史館轉歷南曹可冀內擢而又出刺江鄉自負失意之歎樂遊原在杜陵次句時地皆合一首詩必指此也若杜秋前身應是娘詩既無清秋之景又久在入為司勳之前與通章都無貫注其何謂哉

梁江揔名揔還曾字揔持

南史江揔字揔持和曰揔入陳入隋唐詩多屬之於梁杜詩亦云遠愧梁江揔殊不可解徐曰以揔得名

於梁心鐵已從干鎮利

真越春秋閭閻請干將鑄作名劍三月不成干將妻莫耶曰夫神物之化須人而成莫耶乃投於爐中遂以成

劍陽曰干將陰曰莫耶陽作龜文陰作漫理莊子兵其惜于志鎮鄒為下新庄仁人之兵銳則若莫邪之利刃嬰之者斷銳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消舊書傳武宗朝誅昆夷解卑牧上宰相書言戎胡入寇在秋冬之間盛夏無備宜五六月中擊胡為便李德裕稱之注孫武十三篇行於代新書傳牧答長慶以來措置無術復失山東嫌不當位而言故作罪言及劉稹拒命牧復移書於德裕請軍道終而入必覆賊巢昭義之食盡仰山東節度率留食邢州山西兵單少可乘虛襲取潞路平略如牧策句所謂心鐵利也

鬢絲休歎雪霜垂

牧之詩前年鬢生雪今年鬢帶霜鬢絲字杜集中屢見

漢江遠弔西江水羊

祐章丹盡有碑

原注時杜奉詔撰碑通鑑天中三年正月上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孰為第一周墀曰臣嘗守土江西開觀察使章丹功德被於八

州沒四十年老稚歌思如丹尚存詔史館修撰杜牧撰遺愛碑以記之餘見交城舊莊

疑曰前從名字比擬後從姓比擬詩格絕奇總見文章必傳世 浩曰通篇自取機勢別成一格也牧之奇才偉抱廻翔郡守抑鬱不平此二章深惜之而慰之也下半言武功之奏既與有謀畫文章之傳又與古爭烈不朽固自有在矣晚唐之初牧之義山體格不同而又采相敵觀樊南乙集序可知故曰人間惟有杜司勳也惟既轉南曹何以仍稱司勳也余舊所羨者謬甚

無題

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

馮已蒼曰次句畢世接不出

春蠶到死絲方

盡蠟炬成灰淚始乾曉鏡但愁雲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蓬山此

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為探看

見展

浩曰首言相晤為難光陰易過次言已之愁思畢生以之終不忍絕五言惟愁歲不我與六謂長此孤冷之態末句則謂未審其意旨究何如也此段諸詩寓意率相類

故驛迎弔故桂府常侍有感

鄭亞黃授循州卒於官無年月大約不久而卒也舊書志左右散騎常侍正三品臣

必例如此
史略之耳

飢鳥翻樹晚啼泣過秋原沒馬泥二紀征南恩與舊此時丹旄

玉山西王夏送葬詩丹旄書空位漢書志藍田縣山出美玉雲字記藍田山一名玉山

潘曰追數契南生十六時約二紀矣鄭與李本皆滎陽人淺解固相合也然義山與亞似非舊交在桂幕止年餘於有感字無可深長思者余竊以為別有深憾也舊新書傳李德裕在翰林鄭亞以文章調深知之出鎮浙西辟為從事德裕於長慶二年觀察浙西凡在浙西者八年亞之赴辟未知何年至此時要與二紀之數相符矣此征南指德裕也亞坐德裕黨貶而死則以死報其恩舊矣題所以云有感也此解似幻而實聯詩味倍長矣

野菊又見孫逖集題作詠樓前海石榴誤

苦竹園南椒塢邊永嘉郡記樂成縣民張薦隱居願志不應辟命家有苦竹數十頃在竹中為屋恒居其中一郡號為高士薦一作馬謝靈運山

居賦竹則四苦齊味注曰青苦白苦紫苦黃苦竹苦椒辛皆喻愁恨微香冉冉淚涓涓已悲節物同寒鴈忍

委芳心與暮蟬細路獨來當此夕清樽相伴省他年紫雲一作微新

苑移花處舊新書志開元元年改中書省曰紫微省令曰紫微令後復舊故舍人皆稱紫微此作紫微似更明切作紫雲取霄路神仙之義亦合不

取霜裁近御筵

楊曰與九日篇同旨清梅相伴即曾共山公把酒時也不取霜裁即不學漢臣裁首
著也追思其父深怨其子 浩曰絕非詠石榴有目共曉近人毛西河唐七律選屬
之孫遜而述張南士之論以証之此欺人之談耳紫雲新苑移花者綢官中書舍人
已移居晉昌坊也義山此日獨至楚之舊居而溯昔年清梅相伴之事正在於此也
其為大中三
年移居似確

漫成五章

沈宋裁辭矜變律

新書文藝傳建安後訖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
婉附屬對精密及宋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

篇如錦繡成文號為沈宋又贊曰陳隋風流浮靡 王楊落筆得良朋 新書傳王
相務至沈宋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 莊子有大宗師篇漢書藝文

盧照鄰駱賓王皆以文章齊 當時自謂宗師妙 志儒家宗師仲尼以重其言
名天下稱王楊盧駱四傑

今日惟觀對屬能

李杜操持事略齊二才萬象共端倪

舊書文苑傳天寶末詩人杜甫
與李太白齊名時人謂之李杜

集仙

殿與金鑾殿

舊書張說傳明皇召說及禮官學士等賜宴於集仙殿謂說曰今與
卿等賢才同宴於此宜改名為集賢殿因授說集賢院學士知院事

餘屢見
可是蒼蠅惑曙雞
詩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新書文藝杜甫傳天寶十三載

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李白傳白至長安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為調羹詔供奉翰林數宴見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釋力士恥之搥其詩以激揚貴妃帝欲官白如輒沮止後白為妃所沮而甫為右拾遺以上疏救房琯出外亂離流落非有人護之也詩言集仙金鑾李杜不得久居而以詩鳴彼紛紛不如李杜者反得以文學侍從吟詠其間則似蒼蠅之惑曙雞矣義取鳴聲非關諷口

生兒古有孫征虜
釋吳志袁術表孫堅破虜將軍曹公表策討逆將軍表權討虜將軍注引吳歷曰曹公出濡須見孫權權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喟然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以討虜為征虜豈諸將假借耶

嫁女今無王右軍
晉書王右軍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壻於王導導

令就東廂徧觀子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床坦腹食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壻耶訪之乃羲之也遂妻之後羲之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

問琴書終一世
後晉書羲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後稱病去郡於父丹墓前自誓朝廷亦不復徵之所謂琴書終一

世何如旗蓋仰三分
見覽古

代北偏師銜使節
新書志代州鴈門郡有大同軍天安軍又有關東一作裨

將建行臺
關東其地甚廣古稱山東者皆可曰關東此則指河東晉書溫嶠傳嶠乃立行臺新書志邊要之地置總管以統軍加號使持節有行臺有大行臺

不妨常日饒輕薄且喜臨戎用草萊

范朴子招孫吳於草萊

郭令素心非黷武

新書傳乾元元年郭子儀進中書令子儀有單騎與回紇盟事又吐蕃請和得子儀載書而定詳史書可為非黷武之証

韓公本意在和戎

舊書傳神龍初張仁愿為朔方總管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突厥不敢度山收牧景龍二年累封韓國公

兩都耆

舊偏

一作皆非

垂淚

唐時京師為西都河南為東都然邊事與河南無涉當兼言太原北都

臨老中原見朔風

舊曰論詩談兵語絕不符楊致軒謂是歷叙生平而作午橋本之已略得其用意而未能全合愚為之細參蓋實義山自敘一生淪落之歎必先解明末二章而前三章了然一串矣四章代北二句專為石雄發以見李衛公之善任人也舊新書及通鑑曰雄徐州人系寒不知其先所來曾為壁州刺史以王智興誣奏長流白州太和中國項寇河西選求武士乃召還隸振武軍使劉沔為裨將會昌初回鶻烏介可汗奉太和公主犯雲朔北川詔移沔河東節度沔以太原之師屯雲州雄受沔之教自選勁騎三千月暗發馬邑直犯烏介牙追擊之遂迎公主還正代北之地故曰代北偏師也河東道諸州皆關東也雄起自偏裨以功授天德防禦副使遷河中尹晉終行營節度則建行臺矣振武軍在單于東都護府天德軍在豐州中受降城西之大同川皆關內道之邊與河東道之邊犄角以禦北狄雄之立功實在關東舊本皆作東朱氏作中誤也潞之役雄功最多二句蓋統指破回紇平昭義之事其後又移河陽鳳翔兩鎮而王宰者智興之子數沮陷之會德裕罷罷相因代歸維自陳黑山烏嶺之功求一鎮以終老執政以德裕所薦僅除龍武統軍失勢怏怏聞德裕貶發疾而卒雄本系寒又召自流所黨人既排擠於德裕罷相之後必早輕薄於德裕委任之時

故曰不妨常日僥輕薄且喜臨戎用草萊也其時名將劉石並稱然污不可云草萊
且義而有勇罕有雄之比者故武宗李相於諸將中最賞識者惟雄也雄爲黨人排
振義山受黨人之累故特爲之鳴不平而致憾於衛國也朱氏引王忠嗣李靖以疏
代北二句事雖相類而語不可合且前時戰功甚多何獨舉之至或云王茂元則尤
不足新矣五章詠河湟收復之事而悼衛公也通鑑會昌四年以回紇微弱吐蕃內
亂遂復河湟四鎮十八州令天德振武河東訓卒廩兵以俟其時會昌一品集所謂
令代北諸軍擬擬排比也時劉濛爲巡邊使其賜詔曰終邊諸鎮各宜選練師徒多
蓄軍食使器甲犀利烽火精明密爲制置勿顯事機是衛公已大有收復之謀其異
議者必曰佳兵顯武故借郭張以白之觀會昌初天德軍使田牟請擊盟沒斯及赤
心內附之衆德裕獨請當遣使鎮撫賜以糧食懷柔得宜彼必感恩此亦足見非黷
武而在和戎之大指矣及大中三年收復河湟未始非叨會昌之餘威而衛公則已
疊貶將死也吐蕃傳云河隴耆老率長幼千餘人赴闕莫不歡呼呼舞爭冠帶於康
衢河湟在京都西北今既來歸則中原見胡風矣曰垂老者喜今日而追痛前此也
時以憲宗常有志復河湟加順憲二廟尊號而武宗李相之功無一人言之者此義
山所爲感慨出之也又曰義山始受知彭陽習爲章奏自幸師承可恃致身亨衛
豈知後爲其子所棄哉徒以章奏之學操筆事人故曰惟觀對屬能非校文品之高
下深歎此外之無能得益也義山自負才華不得內用而綯以淺陋之胸居文學禁
密之職豈非蒼蠅之亂晨雞耶此首二兩章爲合獵父子言之也夫義山之一生淪
落以見棄於楚之子綯也其見棄者以其增於茂元也第三首爲五篇之關鍵孫仲
謀比茂元兩世節義著有戰功王右軍自比下二句似內悔又似解嘲愁憤固無如
何矣余前所箋有誤也茂元將討衛國所任用者故四五兩章則大白衛國任將運
籌之勤而快諷口之無長以衛國之相業不雄之戰功尙遭排斥更何有於他人哉

此五篇之線索而義山一生喫緊之篇草也其體格則全仿老杜

贈虞十二朱版

自註時虞在翰林朱書版也一作上似非朱曰舊唐書大和三年九月以起居郎虞道蔚充翰林學士疑即此人

穆禮記造受命於君前書笏周禮天官司書疏曰古有簡策以記事若在前以笏記事後代用簿簿今手版此朱版似朱色之版或可以朱書之版也徐氏謂是手

版不必拘定

固漆投膠不可開

詩以漆投膠中誰能別離此贈君珍重抵瓊瑰詩何以贈之瓊瑰玉

齊政現也

君王曉坐金鑾殿只待相如草詔來

漢書淮南王安傳武帝以安辨博善為文辭每為詔

書及賜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翰林志學士於禁中草詔雖宸翰所揮亦資檢討謂之視草

無題

紫府仙人號寶燈

趙朴子黃帝東到青邱過風山見紫府先生受三皇內文以効召萬神道源曰佛有寶燈之名神仙無此號然佛亦稱金仙故

可通用接佛經屢稱仙人則古仙佛同稱也

雲漿未飲結成冰

漢武故事西王母曰太上之藥有玉津金漿其次藥有五雲之漿

何雪月交光夜更在瑤臺十二層

拾遺記崑崙山傍有瑤臺十二各廣千步皆五色玉為臺基

帶日新書傳綢為承旨夜對禁中燭燕帝以乘輿金蓮華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為天子來及綢至皆驚可為此首句類証也時蓋元夕在綢家候其歸而飲其故言候之久而酒已成冰當此寒宵何尚不即歸乎即下章之昨日也紫府字屢見古書今所引以見內職之意

昨日

昨日紫姑神去也

見聖女祠

今朝青鳥使來賒

見賸

未容言語還分散少

得團圓足怨嗟

梁簡文帝宮城曲十五正國四流光滿上蘭

二八月輪蟾影破

謝靈運怨曉月賦照三五兮既

滿今二八兮將缺春秋演孔圖蟾蜍月精也

十三絃柱鴈行斜

急就篇注等亦悲類也本十二絃今則十三通典絃柱擬十二月清樂等

並十二他樂皆十三梁丘

平明鐘後更何事笑倚牆邊

一作

梅樹花

僊曰一夜之間百感交集及至平明自覺無謂末句淡語自深

乃不窮詩為元夕次日作三句憶勿勿往還四句歡散聚甚少五取破鏡之義六指哀樂之調皆互見為令狐所賦諸詩中結則極狀無聊也考其元符在京之跡則大中四年

子直晉昌花

皮篋題下有得分字三字朱曰長安志曰令狐楚宅在開化坊而李商隱詩多言晉昌里第未詳以此詩考之晉昌

乃綢之居也徐曰晉昌是綢父移居也宋曰長安圖自京城啓夏門北入東街第二坊曰進昌坊進亦作晉朱泚傳姚令言迎朱泚於晉昌里第殺長安志

進昌坊次南安與坊叛臣朱泚宅又次南通善坊又次南通濟坊山南節度令狐楚家廟此坊南街抵城之南面而綢宅未賦然詩必可據集中橫塘蓮塘芙蓉塘外南塘等字必皆指綢所居者豈又有別館歟無可再考

吳館何時晨

宿覽引越絕書吳人於硯石山置館娃宮吳都賦注曰揚雄方言吳有館娃宮

秦臺幾夜熏綃輕誰

解卷

暗為分頂綃輕即飾西施以羅縠之義

香異自先聞

香異似用韓壽事上

月裏誰無姊雲

中亦有君

此聯全同槿花詩惟改寧字為誰又與誰字視不知何以致此

樽前見飄蕩愁極客襟分

李花

李徑獨來數愁情相與懸

一作憐

自明無月夜強笑欲風天減粉與

園籜分香沾

一作活

渚遠

道源曰李開不與蓮同時此彷彿其色耳

徐妃久已嫁

南史梁元帝徐妃與帝左右暨

李江通季江每歎曰徐娘雖老猶尙多情初妃嫁夕車至西州雪霰交下帷簾皆白帝以為不祥後果不終婦道

猶自玉為鈿借取猶尙

用事隱曲每如此

浩曰此章全以自傷第二句一篇之主也無月夜欲風天境界可慨矣獨明以標秀強笑以混俗也五六言才華沾丐他人徐妃已嫁者借此已之久薄於令狐而屢至

他人幕府也猶自玉爲鈿謂猶粧飾容貌以侍之也愁情懸懸終何依託歟又曰或以徐妃久嫁比已之登第已久也猶自玉爲鈿猶爲人製應試之文當與後之柳下暗記同看然上說於味較長

訪人不遇
別官才調集作
留題別館

卿卿不惜瑣窗春

世說王安豐婦常知安豐安豐曰於禮爲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復卿卿遂恒聽之晉書庾敳

卿我自用法卿自用卿家法衍甚奇之此兼用之微以體記意

走馬身

曾慥名都雜記間倚繡簾吹柳絮日高深院斷無人
走馬長城聞

者謂友人貯嬌之處非矣下二句以怨女自比極寫久候無聊蓋左右使令之人亦冷落之耳

片

一片非烟隔九枝

見寓懷

蓬壺仙仗儼雲旌
天泉水暖龍吟細
田晉書禮志

三月三日會天泉池賦詩陸機云天泉池南石溝引御溝水也西積石爲祿堂鄴中記
華林園中千金堤上作兩銅龍相向吐水以注天泉池通御溝中三月三日石季龍及

皇后百官臨水宴賞為融長笛賦龍
鳴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聲相似
露晚春多鳳舞遲榆莢散來星斗轉

春秋運斗樞王衡星散為榆元命也三月
榆莢落又用天上白榆之義見聖女祠
桂花尋去月輪移人間桑海朝朝

變見莫遣佳期更後期
楚詞與佳人期兮夕張

借月度鐵王山一片兩章同編而曰似為津要之力能薦士者咏非情詞也愚謂總望令狐身居內職日侍龍光而肯垂念故知急為援手皆在屢啓陳情之時姚云恐

遷逢之遲暮得之矣

寄懷韋瞻一無寄

謝家離別正淒涼少傳臨岐賭佩囊
晉書謝幼度少好佩紫羅香囊叔父安石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贈取

太傅無少傳之階世說亦無此稱似小誤却憶短亭迴首處夜來烟雨滿池

塘情而為其長者慈示絕之邪

白雲天舊居

平生誤識白雲夫再到仙簷憶酒壚
世說王濤中經黃公酒壚顧謂後車客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飲此壚

自嵇生天阮公亡以來便為時所
竊繼今日視此雖近迥若山河
柳外一作萬株人絕跡夕陽惟照欲棲
鳥

徐曰藝文志令狐楚表奏十卷注曰自稱白雲孺子表奏集此白雲夫當是楚夫者
尊稱也誤識即早知今日繫人心悔不當初不和識之類深憾之之詞也 雷曰徐
箋妙矣此固非道家者流也
憶酒壚當與九日野菊同看

喬兒詩或謂宜作嬌兒然騎子固有典杜詩
馬兒言有騎兒惡卧之句詩正極形騎字

衰師我驕兒美秀乃無匹樂天詩語白樂天晚年極喜義山詩云我死得為

溫庭筠嘗戲之曰以爾為白老後身不亦忝乎然義山有衰師我驕兒美秀乃無匹之
句不知即此子否乎後何其無聞也田曰此真無稽之言後人又有以薛逢子廷珪
見舊新書傳北夢瑣言者
而以爲義山子更謬甚也 文葆末周史記趙世家公孫杵曰程嬰謀取他人

固已知六七四歲知姓名眼不視一作梨栗爾雅鉅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山海經丹

交朋頗窺觀謂是丹穴物爾雅鉅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山海經丹

朝尚器一作貌流品方第一爾史王僧綽傳究識流品晉書衛玠傳時中興

名士惟王承及玠爲當時第一爾史謝晦傳晦

英風姿博瞻多通時謝現風華為江左第一嘗不然神仙姿不爾燕鶴骨

與時俱在宋武帝前帝曰一時頗有兩玉人燕領鶴步皆貴人風骨後漢書班超燕領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按以鶴

比人如嵇紹野鶴南史劉歆如雲中白鶴之類屢見此謂骨相如鶴俟再考証安

得此相謂欲慰衰朽質田旦不自信青春妍和月朋戲渾甥姪繞堂

復穿林沸若金鼎溢門有長者來漢書陳平家貧負郭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造次請先

出客前問所須含意不吐實歸來學客面關韋委切敗葉翁勞國語

與之言注曰關闢也道源曰敗其門而入乘翁笏以學客面也或謔張飛胡按南史劉胡本以面黝黑似胡故名

稱黑張飛也舊註誤或笑鄧艾吃世說鄧艾口吃語稱艾艾豪鷹毛削化力反男良直反何口讀若翁

登猛馬氣倭倭離直反詩四馬既佶佶曰佶壯健之貌倭字截得青簣吳都賦其竹則簣騎走恣唐突竹馬見後漢書郭伋傳又杜夷幽求新書五歲有鳩車之

忽復學參軍樂七歲有竹馬之樂後漢書桓帝紀及所唐突壓溺物故聲喚蒼鶻御覽引樂府雜錄曰弄參軍始因後漢館陶令石航

優伶戲弄辱之經年乃放後為參軍誤也開元中有李仙鶴善此戲明皇特授韶州同

正參軍以食其幹是以陸鴻漸撰詞云韶州參軍蓋由此又引趙書曰石勒參軍周延

為館陶令斷官絹數百疋下獄宥之後每大會使俳優着介幘黃絹單衣優問汝為何官在我輩中曰我本為館陶令斗數單衣曰政坐取是故入汝輩中以為笑稔參軍固即漢時公府掾之職然其名始於漢魏之際至晉置官非和帝時已有也樂府雜錄正辨明之而其初似由以後趙事訛為後漢也文獻通考引之以誤也為誠也而注家皆以為始後漢故特詳之宋曰五代史吳世家楊隆演幼懦不能自持徐知訓尤凌侮之嘗飲酒樓上命優人高貴卿侍酒知訓為參軍隆演鵲衣整髮為蒼鵲朱氏引此極是蓋參軍是主蒼鵲是僕也朱氏又引狐為田參軍謂蒼鵲可撲狐則與詩意背矣又復紗燈旁稽首禮夜佛仰鞭臂

蛛網俯首飲花蜜欲爭蛺蝶輕未謝柳絮疾階前逢阿姊六甲頗

輸失補記九年教之數日注曰朔望與六甲也南齊書顧歡年六七歲畫甲子有簡車失三篇歡析計遂知六甲我畫字是梁武帝答陶隱居論書曰吾少來乃至不能

畫畫甲子無論於疑去聲走弄香奩拔脫金屈戌梁簡文詩織成屏風金屈戌此謂奩具之鈕索姊所

輸物而一作側誤荷書亂征傳曰顛覆言抱持多反倒反倒正義曰人當立今乃反倒威怒不可律曲躬牽

窗網楚詞招魂網戶各唾拭琴漆廣韻路音客唾聲也二聯皆頂索朱綴刻方連些血唾拭琴漆輸物來自覺之趣乃牽網拭琴有時看

臨書挺立不動膝宣和書譜御府所藏李商隱書二正書月賦行書四六藥草元王惲玉堂嘉話李陽冰篆二十八字後有韋處厚李商隱題商

隱字龍絕類黃庭經古錦請裁衣玉軸亦欲乞請爺書春勝春勝宜春日芭蕉

玉谿生詩詳注 卷二 早

斜卷箋辛夷低過筆以箋筆請書宜春也以上見不徒好弄實有慧心後舊書柳公權傳宣宗召昇殿御前書宦官捧硯過筆過筆蓋古

也語爺昔好讀書懇苦自著述頗欲四十無肉畏蚤虱南史文學傳

著蚤虱等賦大有指斥序曰蚤虱猥流淫瘴涓涓無時忍肉不敷之討捕孫孫子子三十五歲焉稷隱用此事畏蚤虱喻畏人崇謫也義山時年約三十八兒慎

勿學爺讀書永甲乙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新書選舉志經

策全通爲甲第策通四帖過四以上爲乙第穰苴司馬法更記齊威王追論古者司馬穰苴兵法附張良

黃石術史記留侯世家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便爲帝王師

不假一作更纖悉况今西與北羌戎正狂悖指党項及回

史誅赦兩未成將養如痼疾大瘡失今不治必爲痼疾兒當速成大

探雛入虎窟一作穴後漢書劉陶傳陛下不悟而令虎當爲萬戶侯見韓同

守一經帙同漢書韋賢傳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篋不如一經說文表書衣也後

表
表絹

荷震亨曰俚而能雅曲盡兒態惜結處迂纏不已反不如玉川寄抱孫篇以一兩語
諛送為斬截耳田曰寫得色色可人不知因兒有詩抑借發詩興浩曰全仿左太
冲嬌女詩而後
幅綴以感慨

對雪二首

有注時欲之東徐曰此將往徐州時也偶成轉韻詩曰挺身東望
心眼開乙集序十月尚書范陽公以徐戎凶悍關判官奏入幕側
正對雪時矣接徐箋似確盧宏正鎮徐
州辟義山為判官詳年譜時大中四年

寒

一作
爽誤

氣先侵玉女扉

見和友
戲贈

清光旋透

一作
透

省郎聞

見喜
雪

梅花大

庾嶺頭發

漢書南粵傳令諸校屯豫章梅嶺待命百帖大庾嶺上梅南枝落北枝開
元和郡縣志韶州始興縣大庾嶺本名塞上漢伐南越有監軍姓庾城于
此地眾軍皆受庾節度故名大庾
五嶺中此最在東故一名東嶠

馬

曹植有
白馬篇

有情應濕謝莊衣

宋書符瑞志大明五年元日花雪降殿庭時右衛將
軍謝莊下殿雪集衣還白上以為瑞于是公卿並作
花雪詩王阮亭曰三句雖非上乘語然尚不失雅馴墨客揮犀裁羅可句云斜侵龍
潘岳鬢橫上馬良眉則晚唐五季惡道所謂下劣詩魔者也雅俗之間不可不辨育

柳絮章臺街裏飛

見回中
牡丹

欲舞定隨曹植

五嶺中此最在東故一名東嶠

山萬里無多遠

山海經大荒西經有
龍山餘見漫成三首

留待行人二月歸

歸以慰閨人故
聊訂歸期

旋撲珠簾

一作
樓

過粉牆輕於柳絮重於霜已隨江令誇瓊樹

見後
南朝

玉谿生詩詳注

卷二

三

又入盧家妒玉堂

魏古樂府有云黃金為君門白玉為君堂而河中之水歌無白玉堂字詩屢云盧家白玉堂當別有據 侵夜可

能爭桂魄忍寒應欲試梅粧

羅五行書宋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卧於含章殿簷下梅花落額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皇后

留之看得幾時經三日洗之乃落宮女奇其異競效之今梅花粧是也何且連宵遊曉

關河凍合東西路腸斷斑驄送

陸郎

樂府神弦歌明下章曲曰走馬上前阪石子彈馬蹄不惜彈馬蹄但惜馬上兒陳孔驕藉白陸郎乘斑驄徘徊射堂頭望門不欲歸愛清商曲吳聲歌有神弦

歌十一曲此為十也時代未細詳而後人或附在晉時陳孔陸郎未可確指舊注引之而所解則誤故特詳之爾雅蒼白雜毛驄說文驄蒼黑雜毛

何且細看其層次集中最卑之格 浩曰用意婉轉是別閩人之作首篇起句即指閩閩次句自比三四詠雪習用之語五謂又欲出遊六謂終宜還朝下以歸期不遠

慰之蓋未知府公相遇何如也次作全與閩中夾寫中四句皆狀其美貌不可以盧家三字謂借點餘幕結言閩人為之腸斷從對面著筆倍覺生動讀者弗以堆垛沒

其旨趣焉

東下三旬苦於風土馬上戲作

爾雅風而雨土為霾此蓋日苦烈風揚塵而作

路遶函關東復東

潘岳關中記秦西以隴關為限東以函谷為界餘詳荆山按函關本東移河南穀城縣穀城即新安今出關而東復東謂赴徐

也身騎征馬逐驚蓬天池遼濶誰相待日日虛乘九萬風

見

題漢祖廟

後漢書注高祖廟在徐州沛縣東故泗水亭中即高祖為亭長之所

乘運應須宅八荒

淮南子四海之外八澤八澤之外八澨八澨之外八荒

男兒安在戀池隍

說文城池

也有水曰池無水曰隍

君王自起新豐後

見行次

項羽何曾在故鄉

使記項羽下相人也又曰項王

見秦宮室殘破又心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赭夜行自立為西楚霸王都彭城何曰宅八荒者可以自起新豐戀池隍者終不能故鄉蓋錦形容最妙

隋宮守歲

消息東郊木帝迴

何金鑑春之月其帝太皞盛德在水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

宮中行樂有新梅沉香

甲

一作

煎為庭燎

東書范曄和香方序秦宮香鉅甲煎淺俗南州異物志沉香出日南先所壞樹者地外皮朽爛其心至堅者置水

則沉名沉香其次在心白之間置水中不沉不浮與水面平者名棧香其最小麤白者名麝香又甲香螺屬也大者如甌面開裂有刺可合眾香燒之皆使益芳獨燒則臭一名流螺按本草陳藏器曰甲煎以諸藥及美果花燒灰和蝦治成可作口脂蓋黏則為脂散則為粉故又曰甲煎粉也通作夾殿義同純貞觀時除夜太宗延蕭后同觀燈問曰隋主何如答曰隋主每除夜殿前諸院設火山數十盞沉香木根每一山焚沉香數車火光暗則以甲煎沃之鐵起數丈香聞數十里一夜之間用沉香二百餘車甲煎過二百餘車
玉液瓊蘇作詩林初學記引拾遺記王母薦移王琬液清觴接拾遺記薦餘石
玉浴生詩詳注

玉浴生詩詳注

卷二

至

咏名曰玉酒飲之令人長生南岳夫人傳夫遙望露盤疑是月見遠聞鼉鼓

欲驚雷鼓聲遙望露盤疑是月見遠聞鼉鼓不踏金蓮不肯

來南史齊廢帝東昏侯鑿金為蓮花以帖地令

程曰通鑑中宗景龍二年十二月晦勅中書門下與學士諸王駙馬入閣守歲設庭燎置酒奏樂胡三省注曰守歲之宴古無之梁庾肩吾除夕應令詩聊傾柏葉酒試奠五辛盤蓋江左已然然隋煬帝云云據此則唐時除夕宴樂蓋本於隋故借隋以紀事耶落曰有寓意故用事不專隋也中書學士皆得與守歲之宴此如令狐之承溫寵也新梅借寓新參鹽梅之任三句正點隋宮四句上壽天子守歲事也五六言露盤鼓漏皆在殿廷以深侍宮中故曰遙望遠聞也昭陽第一喻禮絕百僚步踏金蓮借金蓮避拒為言此時子直初相蓋大中四年除夕也義山已在徐幕遙聞而賦之首曰消息乃雙關字法

讀任彥昇碑南史任昉字彥昇能屬文當時無輩尤長為筆王公表奏無不

空參軍武帝踐阼歷官御史中丞秘書監出為新安太守卒

任昉當年有美名可憐才調最縱橫梁臺初建應惆悵晉書成帝紀

新宮始繕苑城七年遷於新宮舊地圖曰即臺城也零齋隨筆晉宋後以朝廷禁不

得蕭公作騎兵

簡史武帝與昉過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歷三府當以卿為記室昉亦戲帝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為騎兵以帝善射也至是

引昉符昔言焉

潘曰義門評云中書堂裏坐將軍也奈何他不得此溫飛卿嘲令狐綯者綯固短於文學所謂變理之餘時宜覽古者也程氏因以梁益初建比綯初為相余檢唐嗣史路舍人友盧給事一條云宏正魁梧富貴未嘗言山水所狀盧之俊邁頗近粗豪義山與盧舊交盧初開幕府被其碎命故以寄慨情味乃極真切必非例刺令狐也

偶成轉韻七十二句贈四同舍

宏正書志河南道徐州彭城郡武寧軍節度使治所管徐州泗濠宿泗州舊書

傳盧宏正字子強

沛國東風吹大澤

漢書高帝紀沛豐邑中陽里人也地理志沛郡後漢書郡國志沛國漢書高祖母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

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遂產高祖父高祖被酒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高祖拔劍斬蛇有一老姪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赤帝子斬之

青柳碧春一色我來不見隆準人

漢書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

灑酒空餘廟中客

先敘作詩時地亦興體也征東同舍駕與鸞通典四征將軍皆漢魏以來置征東將軍漢獻帝初平三年以馬騰為之或云以張遼為之

酒酣勸我懸征鞍

假同舍勸詞藍山寶肆不可入

見故驛迎

玉中仍是

玉容生詩詳註

卷二

星

青琅玕

禹貢珠璣琅玕傳曰琅玕石而似珠本草經謂琅玕一名珠圭廣韻琅玕美石次玉謙言已之不及同舍不宜闌入寶肆晉書裴據為買充從事中郎其詩

云余非荆山璞謬登和氏場意相類也

武威將軍使中俠少年箭道驚楊葉

戰國策養田基去柳葉者百步

而射之百發百中新書藝文志馬幼昌穿楊集四卷注曰判目是唐人每以比武戰唐

掖意同華解最推利市若首送無不捷者元和中令狐文公鎮三峯時及秋賦勝云特

加置五場蓋詩謂文賦帖經為五場聞者皆浸去惟盧宏正尚書獨詣華請試公命供

帳酒饌修廢於往時客皆縱觀盧自謂獨步文場公命日試一場務精不務敏也已試

兩場而馬極下解既而試登山采珠賦公大伏其精當遂奪盧解元則宏正之雄於文亦可見矣

精當遂奪盧解元則宏正之雄於文亦可見矣

戰功高後數文章憐我秋

史記天官書蒼帝行德天門為之開陰九

齋夢蝴蝶

見七夕

詰旦天舊本皆作元近刊門傳奏章史記天官書蒼帝行德天門為之開陰九

門以京城言非專宸居也此必誤

高車大馬來煌煌路逢鄒枚不暇揖臘

天作元後又說九耳故竟正之

月大雪過大梁通典汴州陳留郡今理浚儀開封二縣戰國時魏惠王自安邑徙居大梁即今浚儀縣移此紀所經之地也時方得侍御史名稍高

矣故踴躍言之自來諸箋無不以武威將軍為王茂元茅楊謂其善射戰功謂討劉稹

憐我句謂妻以女於是支離膠輻大不可通夫長篇起承離合皆有線索沛國四句敘到徐也征東四句同舍相留也下文憶昔八句追敘已與盧往日情款也無線中間夾入王茂元幕事况未點明盧公追敘於何伏脉蓋此八句正點盧公奏請入幕也武威將軍比盧蓋節鎮稱將軍如祭台孤相公尚曰將軍楊旁矣茅楊句美其少年登第也舊傳云討劉稹時宰臣議奏命宏正為那洛磁觀察留後未行而稹諫乃令宏正討命

宣諭河北三鎮戰功當指此非指徐州有銀刀都前後要逐主帥宏正去其首惡軍旅
無譁也莊生夢蝶乃變幻境象義由赴桂管不久即歸去任無端渾如一夢其奏入幕
在十月故先言秋時之冷落下文赴辟昭桂十餘句皆以此先逗消息也詰旦二句指
秦辟而車騎甚都少遲出京故臘月過梁汴州在京東徐州又在汴東路乃經過若云
赴忠武幕則在汴西何反越其境哉以上敘明來幕下乃層層追敘以作波瀾而燕昭
四句兜轉文勢騰蹕大是奇觀通首不涉茂元一字也惟是以武威稱盧未知何謂要
不必憶黃公為會昌宰相昭應之舊名詳行次昭應詩

懷待衆中賞我賦高唐舊本作堂近刊本作唐然必用高唐與屈宋相合或謂如梁府相和歌辭置酒高堂上者非也高唐亦是謠諑

不嫌迴看屈宋由通年一作前輩公事武皇為鐵冠舊新書志法冠以鐵為柱上施兩珠為

多之形御史大夫歷廳請我所難我時顙領在書閣臥枕芸香春

夜闌此義山重入祕省時也棲心閣與相臺相對故曰歷廳以請新書宏正傳沈傳師表為江西闕練副使杜牧之集有陪昭應盧郎中在宣州佐今吏部沈公幕

罷府周旋公宰昭應牧在淮南之題考舊書紀太和四年九月傳郎由江西觀察改宣
欽七年四月入為吏部侍郎九年四月卒牛僧孺傳太和六年十二月出鎮淮南凡在

淮南者六年則杜之在淮南與盧之宰昭應皆在八年也舊傳云宏正入朝為侍御史
三遷兵部郎中給事中故解者多以鐵冠為侍御史今據牧之詩已稱昭應郎中而職

官志會昌為京縣與御史中丞給事中同品則必由郎中出宰昭應入為中丞方與官
階合豈至會昌初反止為六品之侍御哉必奉使命時例加御史中丞而遂為之也宏

正或約義山入幕同行故曰請相所難時義山
重入祕省不久即羅母憂故細蹟無可詳考
明年赴辟下昭桂謂赴桂管也

詳年東郊慟哭辭兄弟韓公堆上跋馬時百香山集韓公堆在藍橋驛南

田縣南通鑑注跋迴望秦川樹如薺三秦記長安正南秦嶺板水流為秦川一

馬勒馬使迴轉也迴望秦川樹如薺名樊川移此為移家關中稱樊南生之証

蓋赴桂時仍從永樂移來也餘詳文集卷一之首梁載歸時今上關山望長安樹如薺依稀南指陽臺雲鯉魚食鈎一作

釣猿失羣暗寓夫婦離別之况湘妃廟下已一作春盡舊唐紀是虞帝城前初日

曉見奉使江陵春盡至湖南夏時謝遊橋上澄江館樓上句已至桂州矣此橋

至桂州也謂長沙靈廟者誤謝遊橋上澄江館當在其境未詳舊註皆誤

兩史謝靈運有徙廣州而靈運好遊山水疑其曾至桂州有遺跡也下望山城如一彈惟信哀江南賦一

聲苦曉驚眠朱槿花嬌晚相伴頃之失職辭南風破帆壞槳荆江

中詳見前詩斬蛟破一作璧不無意呂氏春秋荆有飲飛者得寶劍於干遂還返

祛衣振寶劍赴江刺蛟殺之荆王聞之仕以執珪博物志滄臺子羽齋千金之璧濟河

陽侯波起兩蛟夾船子羽左操璧右操劍擊蛟皆死既渡以璧三投於河河伯三躍而

歸之子羽鼓瑟而去意平生自許非忽忽歸來寂寞靈臺下後漢書第五倫少子頡三

取荆江乃二事合用

輔決錄注曰頤為三郡太守諫議大夫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寄止著破藍衫

出無馬

藍衫獨青袍

天官補吏府中趨

晉樂府盈盈公府步再冉府中趨謂歸朝尉藍屋奏署掾曹

玉骨瘦來

無一把手封狴牢屯制囚

新書志法曹掌鞠獄麗法督盜賊時所署當為法曹參軍

直廳印鎖黃昏

愁平明赤帖使修表

京兆尹令典牋奏皆詳年譜

上賀嫖姚收賊州

乙集序唐天子事邊康季榮首

得七關數月李玳得秦州月餘朱叔明得長樂州而益丞相亦尋取維州聯為章賀事詳舊書紀

舊山萬仞青霞外

元始天王雲及七籤

東遊碧水豪林之境上悲青霞九曲之房又青要帝君紫雲為屋青霞為城字屢見道書

望見扶桑出東海

謂天壇山見喬松詩

憂國去未能白道青松了然在此時聞有燕昭臺

身東望心眼開且吟王粲從軍樂

主樂從軍詩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

不賦淵明歸去

來

晉書陶潛傳義熙二年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

彭門十萬皆雄勇首戴公恩若山重

時義山為判官軍職

也句中暗以自寓

廷評日下握靈蛇

漢書靈蛇地節三年初置廷尉平四人舊書志大理評事從八品下階諸傳中幕官

每帶試大理評事銜曹植與楊德祖書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注曰隨侯之珠書記眠時

見大蛇傷斷以藥傳而塗之後蛇於大江中銜珠以報之因曰隨侯之珠

玉容已寺羊主

吞綵鳳

晉書羅含字君章嘗畫臥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中因驚起自此後藻思日新秘初覽於鳥卵門引幽明錄與羅含傳皆作夢得一鳥卵五色雜糅因

取吞之小

之子夫君鄭與裴

之子本詩經

何甥

一作謝舅當世才

宋史

帝紀何無忌劉牢之外甥酷似其舅謝對常用謝

青袍白簡風流極碧沼紅

蓮傾倒開

皆屢見

我生麗疎不足數

吳志魯肅傳張昭嘗毀

梁父哀吟

鵲舞

鵲志諸葛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晉書王導辟謝尚為掾導謂曰聞君能作鵲舞鵲舞一座傾想尚曰佳便著衣幘而舞導令坐有撫掌擊節尚俯仰在中旁

若無

橫行闊視倚公憐狂來筆力如牛弩

弩亦以筋角為之故古曰角弩亦曰犀弩玉海云唐時西蜀有

八牛弩而江淮弩士號精兵見唐書傳中志林鍾經弟

借酒祝公千萬年吾徒

禮分常周旋收旗臥鼓相天子

晉書王泰傳卷甲端加後漢書

相門出相

光書史

更記孟嘗君傳將門必有將和門必有相語亦屢見後新書表四房盧氏大

府主終以見知之感同也茂發曰

魏志傳注阮陳諸人不甚見用韋仲

未登用二句轉韻以急前終之
田曰一篇皆為盧宏正發緯以平生所歷傲岸激昂儒酸一洗錢氏審體選本曰此律詩也題曰轉韻自明其為律也唐人律詩有仄韻者有轉韻者有通篇無對偶者

其聲調皆今體故皆名律詩前人論之甚詳今雜於歌行中蓋不得已而從俗其說不可不辨 潘曰既轉韻則非律詩此篇首節殊類高岑其曰偶成轉韻七十二句者蓋語多豪邁頗覺自誇製題亦寓得意之態實有體也否則燕臺河陽諸篇獨非轉韻乎何不施不謂是律故順序中變化開展語無隱晦詞必鮮妍神來妙境本集中少有 匹者

戲題樞言草閣三十二韻

錢曰樞言疑草閣主人字程曰管子有樞言

君家在河北我家在山西

錢曰樞言疑草閣主人字程曰管子有樞言

六郡良家子者皆其地虞翻傳關東出相關西出將關東西即山東西宋王伯厚地理通釋秦漢稱山東山西山南北皆指大行非華山蓋秦在山西以太行山言而六郡之稱山西則又以秦隴諸山言漢書注曰隴坂即隴山隴西郡在隴之西可類推矣二句謂各支派否則如史文所云義山懷州人反為河北道矣朱氏以寓居永樂為山西此古山東之地也尤誤

百歲本無業

一作異誤史記酈生傳好讀陰仙李枝仙

子生而能言指李樹為姓

尚書父與武戰罷幕府開

功高後數文章之意君

從渭南至

新書志京兆府渭南

我自仙遊來

長安志蓋屋縣有仙遊鄉仙遊澤

王肅為大夫領散關長得遇老君其後先生白日上昇於此縣界有老子平昔苦南

北動成雲雨乖

顏延之詩朋好雲雨乖

逮今

一作及

兩攜手對若牀下鞵

同鞋

夜歸

碣石館朝上黃金臺

皆屢見謂同在臺

我有苦寒調

子夜警歌誰知苦寒調共作白雪絃

君抱陽

春才年顏各少壯髮綠齒尚齊

以今所定年譜大中五年為三十九歲尙可稱少壯若如舊譜則漸老矣義山先時已悲

白髮而此言少壯者所遇稍足樂也

我雖不能飲君時醉如泥

見昭

政靜籌畫簡退食

多相攜掃掠走馬路整頓射雉翳

後漢書仇覽傳廬落整頓西京雜記茂陵文固陽本琅琊人善馴野雉為媒用以射

矩每以三春之月為茅障以自翳用能矢射之文選射雉賦注翳

者所隱以射者也

後茂陵文固陽太平御覽引之作茂陵人周陽

春風二三月柳

密鶯正啼清河在門外上與浮雲齊

徐州臨水韓昌黎詩所謂汴泗交流郡城角也又有雉帶箭詩亦可與此

五

証欲冠調玉琴彈作松風哀

樂府詩集琴集曰風入松管嵇康所作也

又彈明君怨

君怨石崇王明君辭序昭君以銅晉文帝諱改明君

一去怨不迴感激坐

一作非

者泣起視雁行低

翻翼龍山雪却雜胡沙飛

從琴及雁返生情景

仲容銅琵琶

晉書阮咸字仲容妙解音律善彈琵琶通典阮

咸亦秦琵琶也而項長過於今制列十有三柱武太后時蜀人於古墓中得銅者時莫有識之太常少卿元行冲曰此阮咸所造乃令匠人改以木為之聲甚清雅竹林七賢

圖阮咸所彈與此項直聲淒淒樂府雜錄有直項者曲項上貼金捍撥

見詠畫為承一作露雞江表傳南郡獻君時臥榻觸謝惠連祭真漢若文

孔雀畫為承水誤露雞長鳴承露雞勸客白玉盃昔云年光疾

不飲將安歸我賞此言是因循未能諧應上不能飲君言中聖人魏略徐邈

時禁酒遂私飲沉醉校事趙遵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遂白之太祖為尚書郎

甚怒鮮于輔進曰酒客謂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邈偶醉言耳坐臥莫我違

榆莢亂不整楊花飛相隨上有白日照下有東風吹青樓有美人

顏色如玫瑰歌聲入青雲所痛無良媒魏我意期于無良媒舊補美女

何所營王不時來少年苦不久顧慕良難哉稀康琴賦徘徊顧慕謂所思難合徒令

真珠肚一作膽徐曰真珠淚也肚膽也淚出痛腸之意稔說文廣韻集韻諸書胆房

齋亦作毗脂切牛百藥也一日為鹿脰脰充脂切鳥胃也一日五臟總名肚同脰又毗

之義方謂紅裏入珊瑚腮俗顯字江總詩盈盈眉掩珊瑚脣上數句真美人香草

此義君今且少安聽我苦吟詩古詩何人作老大猶徒非傷悲

山此義君今且少安聽我苦吟詩古詩何人作老大猶徒非傷悲

府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四句義山各

詞言老大猶將傷悲可不及時努力耶

田曰敘述易見以善用韻遂便聲色俱古中有閑宋人粗莽為得意者何曰氣味逼

古後幅純乎漢魏樂府 浩曰義山在徐慕心事稍樂故有此種之作音節古雅情

景瀟灑神味綿渺離合示引極細極自然五古中上乘

越燕二首

本草注紫胸輕小者越燕胸斑黑聲大者胡燕

上國社方見左傳鄭子曰元此鄉秋不歸為矜皇后舞用飛燕事猶著

羽人衣拾遺記周昭王書而假寐夢白雲霧蔚而起有人拂水斜紋亂銜花

片影微盧家文杏好梁上作巢胡燕多在檐下作巢此句正勾清越燕試近

莫愁飛梁武帝河中之水歌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十五嫁

將泥紅蓼岸爾雅薺蓼蓼注曰澤薺詩周頌以薺茶蓼毛傳曰蓼水草也爾得草

綠楊村命侶添新意安巢復舊痕去應逢阿母原註樂府詩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始阿母長相

見張曰今本漢書成帝時童謠來莫害王孫日燕飛來啄王孫記取丹山鳳屢見今為日鳥

尊家語子夏曰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為之長

舍日在徐幕作題取燕巢於幕之義首章次聯言因恃才傲物而被摈在外七句方是借點盧氏次首三四謂地雖易而職則同五六言去宜至我閨中來則莫為我害義山本王孫也時令狐綯已拜平章禮絕百僚故結句云

蟬

本以高難飽徒勞恨費聲吳越春秋秋蟬登高樹飲清露隨風揭挽長吟悲鳴五更疎欲斷一樹

碧無情所謂屢啓陳情而不之省也寫得沉痛如許錢曰傳神宏際超超元著薄宦梗猶泛戰國策蘇子曰土梗與木梗鬪曰汝不如

我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汜濫無所止故園燕已平隋書傅巖年薄宦又曰田園將蕪何不歸

沒父日詎念漂搖嗟木梗煩君最相警我亦舉家清此章無可徵實味其意致當在斯時

辛未七夕大中五年辛未

恐是仙家好別離故教迢遞作佳期由來碧落銀河畔可要金風

玉容主詩詳注

卷二

民

玉露時清漏漸移相望久微雲未接過來遲古有伺織女度河事羅實

奕正白氣如地河之波輝輝有光曜五色以此為徵應豈能無意酬烏鵲淮南子烏鵲填河成橋而渡織女惟與蜘蛛乞巧絲見七夕偶題填橋之功最多豈得反厚於蜘蛛耶時在徐幕必有借慨

迎寄韓魯州贍一作詹同年後舊新書志調露元年於靈夏南境以降

其後分合廢置不一開元二十六年於此置賓州賓應後廢元和時又置為吐蕃所破長慶四年復置復置者止賓州而吐蕃傳長慶元年以壯騎屯魯州者仍其地之舊名耳且與詩之興元百牢絕不相涉必誤也愚玩史鑑疑王贊宏由果州刺史為興元副使充行營兵馬使而韓驤或代刺果州故行程必過百牢關果魯音近而訛也臆測頗似而難遽定是年春盧宏正卒義山遠京其迎寄之跡未能細核

積雨晚騷騷張衡賦寒風淒淒而永相思正鬱陶不知人萬里時有燕雙

高寇盜纏三蜀舊本皆作三輔今改定自注時興元賊起三川兵出僕書百官表右扶風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通典唐開元中以近畿之州同

華岐蒲為四輔授蒲州屬河東道同華鳳翔為關內道之三輔新書封敕傳節度與元蓬果賊依雞山寇三川教道副使王贊捕平之通鑑天中五年十月蓬果羣盜依阻雞山寇掠三川以果州刺史王贊宏充三川行營兵馬使六年二月討平之時封敕奏已南妖賊言辭悖慢上怒甚崔鉉曰此皆陛下赤子迫於饑寒盜弄兵於谿谷間不足煩

大軍但遣一使者可平矣乃遣京兆少尹劉潼詣果州招諭之賊投弓列拜請降潼歸館而贊宏引兵已至山下竟擊滅之胡三省注雞山在蓬果二州之界三川東四川及山南西道按此事舊書失載新傳略甚也雞山之名不一舊書溫造傳造初赴鎮漢中遇大雨乃禱雞翁山祈晴即時開霽文宗詔封雞翁山為侯寰宇記山在褒城縣北入斜谷一十里則非此山也寰宇記云蓬州蓬山縣西南六十里石雞翁山有石如雞又果州有石如雞母二山相對去五里蓬果羣盜所依阻者必此山也蓬果屬興元故曰興元賊起與梓州成都所管邊境連接故寇掠三川出兵致討也小賊即平何至擾動三輔哉或疑入擾鳳翔寶雞之境故曰總三輔然以注之三川証句之三輔必不然矣余故以為三蜀之訛左思蜀都賦三蜀之豪常璩蜀志益州以蜀郡廣漢犍為為三蜀又巴志板楯蠻攻害三蜀漢中州郡連年苦之舊書李晟傳三川震恐又曰從晟言三蜀可坐致也三蜀本非廣指三川而以莓苔滑百牢通典漢中府西縣隋置關在縣西南今名百牢關元三蜀稱三川史文習見所訂必不誤矣莓苔滑百牢一作索衛霍漢書衛青霍去病也二和郡縣志百牢關自京師趣劍聖朝推衛霍句似言王將成功佐理之人歸至曹南達淮左皆由此餘詳分水嶺聖朝推衛霍司亦增光耀矣衛索晉書尚書令衛瓘尚書郎索靖俱善草書時號一臺一妙則以美其文采歸後自有清華之境意亦可通玩曰仙曹似衛索較是或如願牧出自禁署之意則衛歸日動仙曹霍是也

浩曰味詩語似朝命韓瞻往佐討賊故前半言正爾相思不知有此遠行五紀時事六想程途結則視其還朝遂行常法

詠懷寄祕閣舊僚二十六止二員舊本皆作二十六似誤然細玩通

下隱何卑下再得兩韻轉振奮跡句接更融和頗疑脫二韻故未改從實數
通典漢氏圖籍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閣廣內又有御史掌蘭臺秘書及麒麟
天祿二閣後漢桓帝始置秘書監受選陸士衡詩繫身躋秘閣又表云
身登三閣寄官品介秘書郎掌中外三閣經書覆校殘闕正定脫誤

年鬢日堪悲

南史蕭子範到府牋

衡茅益自嗤攻文枯若木

陸機文賦
元若枯木

世鈍如槌

晉書祖納傳納謂梅陶鍾雅曰君汝穎之士利如錐
我幽冀之士鈍如槌持我鈍槌捶君利錐皆當摧矣

敢忘垂堂戒

番周侯史記索隱垂邊
也近堂邊恐其墮墜

寧將暗室欺

舊注引梁簡文帝紀弗欺暗室豈況三光又
宋書阮長之傳一生不悔暗室皆非初出處

也宅詩巷伯傳昔者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後暴風雨至而室壞婦
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旦而蒸盡縮屋而繼之按古所謂顏子縮屋稱
貞也而事文類聚不欺闇室一條引史記云云即懸頭曾吾學楚國先賢傳孫
此事實古書以此為不欺暗室耶采之以俟再考

寐奮志懸頭屋梁以自課程鴻前秦鏡姜字字
子居每夜讀暫睡則懸頭於屋梁達旦而止

折臂反成醫

左傳齊高固曰三折
肱知為良醫楚詞惜

諫九折臂而成醫今

僕御嫌夫懦

新序楚白公之難有莊善者將往死之比至公
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曰懼既懼何不返

善至今乃知其信然

善曰懼者吾私也死義吾公也君子不以私害公及公門勿頸而死君子曰好義乎哉
齊崔杼弑莊公有陳不占者將赴之比去餐則失心上車失賦御者曰怯如是去有益
乎不占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不以私害公遂往聞戰闕之

聲恐駭而死人曰仁者之勇也二事相類詩蓋明己之好義

孩童笑叔疑

晉書
王湛

初有隱德人英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為癡見子濟輕之嘗詰湛見牀頭有周易濟請言之湛因剖析元理微妙有奇趣濟乃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武帝見濟曰卿家癡叔死未日臣叔

殊不癡因稱其美小男方嗜栗兒詩幼女漫憂葵列女傳魯漆室女倚柱我憂魯君老太子少也婦曰此魯大夫之憂女曰昔晉客舍我家繫馬於園馬佚踐我園葵使我終歲不厭葵味吾聞河潤九里漸加三百步今魯國微弱亂將及人

炙謹先噉晉書王羲之傳年十三調周顒顒察而異之時重逢壘即更一作

吹瑟詞九章懲熱而吹豳今官衙同畫餅魏志明帝詔曰選舉莫取有名面

貌乏凝脂世說王右軍見杜宏治歎曰面典籍將蠶測漢書東方朔傳以筭關

文章若管窺晉書王獻之傳此郎亦圖形翻類狗見上杜入夢肯非罷楚

注或言周文王夢立令狐之津太公在後帝曰昌賜汝名師文王再拜太自哂成書

麗已見奉使江陵又新書文藝傳李善終當呪酒卮晉書劉伶求酒於妻妻涕

生之道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警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

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兒之言慎不可聽乃引酒御肉隗然復

醉集韻祝嬾霑襟上血詩鼠思泣血餘羞鑷鏡中絲通俗文拔減髮髻謂之

變鴻鏡 **橐籥言方喻** 老于天地之間其猶橐籥 **樛蒲齒詎知** 馬融樛蒲賦排

鐸事 **樛蒲齒詎知** 五木散九齒晉

書葛洪但洪少好學性寡欲不知棋局幾道 **事神徒惕慮佞佛愧虛辭** 見奉

榜蒲齒名此聯謂委心任運不與人角勝負 **曲藝垂麟角** 抱朴子僊人積其功勤契濶勞藝性篤行真心無怨貳萬夫中有

陵 **曲藝垂麟角** 一為多矣為者如牛毛獲者如麟角困學紀聞學如牛毛成如麟

角出蔣子 **浮名狀虎皮** 見送劉 **乘軒寧見寵** 左傳衛懿公好 **巢幕更逢危**

再機論 **浮名狀虎皮** 五經 **乘軒寧見寵** 鶴有乘軒者 **巢幕更逢危**

左傳夫子之在此也 **禮俗拘嵇喜** 晉書阮籍傳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

禮燕之巢於幕上 **禮俗拘嵇喜** 對之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

痛酒扶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讎晉書嵇康傳兄喜有當世

才歷太僕宗正孔堂書鈔嵇惠集云晉武為撫軍妙選官屬以意為功曹句取為幕職

喜意 **侯王忻戴逵** 廣韻忻同欣王篇新與欣通策韻新又傳上聲亦喜也晉書隱

同 **侯王忻戴逵** 送傳戴逵字安道譙國人性不榮當世常以琴書自娛徒會稽

剡縣孝武帝時以散騎常侍國子博士累徵辭不就乃逃於吳後王珣請徵為祭酒不

至後太傅會稽王道子少傅王雅詹事王珣疏薦參皇太子僚侍且曰逵既重幽居之

操必以難進為美宜下所在備禮發遣會病卒孔堂書鈔王珣啓戴逵為 **途窮力結**

國子祭酒云前國子博士戴逵神有遠槩堪發胃子之蒙句取為博士 **途窮力結**

吾 更記主父偃傳吾日暮途窮漢書杜欽傳臣結舌杜口句當用晉書阮嗣宗口爭

不藏否人物鍾會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以酣醉獲免餘見亂石青

勝但措 支通頤 晉書王徽之字子猷為車騎桓冲騎兵參軍冲嘗謂徽之曰卿在府

日久此當相料理徽之初不酬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

勝但措 **勝但措** 支通頤 晉書王徽之字子猷為車騎桓冲騎兵參軍冲嘗謂徽之曰卿在府

致有爽氣句燭食空彈劍更記孟嘗君傳馮驩彈其劍亨衢詎置錐易大

賄用此事何天之衢享莊子堯舜有天下于孫無置錐之地言氏春栢臺成口號天典御史

秋無立錐之地至賈也此聯謂徒充幕客不得仕於天朝栢臺成口號墓曰栢臺

義山得寄祿之侍芸閣暫肩隨起五年以長則肩隨之追邇為校悔逐遷

御史故曰口號驚伴誰觀擇時晉書顧和傳王導為揚州辟從事月旦當期未入停車門外周

和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甕間眠太率晉書照卓傳為吏部郎比舍郎驪熟卓因

地句謂心事無人能察甕間眠太率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為寧酒者所縛明

且視之乃畢吏部也阮籍傳隣家少婦有美色宿歸沽酒籍嘗詣牀下隱何卑用

飲醉便卧其側籍不自嫌其夫亦不疑眠字似兼用此然不必拘牀下隱何卑事

未詳晉書唐撫言無官受黜條云王右丞維待詔金鑾殿一旦召孟浩然商較風雅忽遇

上幸浩然錯愕伏床下維不敢隱上命吟詩念北園休上書四句放歸南山新書采入

傳文源師引註此句不知義山用事必不古今夾雜意境亦不類况本不足信乎後漢

書梁松侯馬援疾獨拜牀下援不答仇覽入太學同郡符融與覽比宇賓客盈室覽常

自守不與融言郭林宗與融就房謁之遂請留宿林宗歎服下牀為拜晉書夏統貴奮

諸人迎女平章丹陳珠奢淫亂禮遂隱牀上被髮而卧諸事皆不可符余前注亦謬奮

跡登宏閣一作閣更記平津侯傳對策擢第一拜為摧心對董帷漢書董仲舒

博士後為丞相餘見哭蕭侍郎此指奮僚摧心對董帷為博士下帷

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校讐如有暇劉向別傳讐校一人讀讐校其上

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此自謂校讐如有暇下得謬誤為校一人持本一人讀

二六十二卷七

折若怨家
相對日警
松竹一相思
荷日更以歲寒之意

浩曰此為博士時作也乙集序云在國子監主事講經申誦古道教太學生為文章與詩中諸句皆符其中於入幕情事三致意焉者蓋桂管則遭貶徐州則府公卒皆有憂危故有僕御巢幕等句栢臺四句乃專指徐方也第又以述懷訴恨之辭前後錯入其中讀者易致淆亂耳

房中曲

漢書禮樂志高祖有房中詞武帝時有房中歌皆本周房中樂此則以言悼亡也集中悼亡詩始此

薔薇泣幽素翠帶花錢小嬌郎癡若雲抱日西簾曉
幼不知哀日高始寤**枕是**

龍宮石

龍宮有龍女故泛言寶石耳

割得秋波色玉簾失柔膚但見蒙羅碧
觀枕而如見明

辟見被而難奪玉體王氏色美而必尤艷於日以後屢言之

憶得前年春未語含悲辛歸來已不見錦

瑟長於人

大中七年乙集序云三年已來喪失家道則悼亡定在五年也他詩云柿葉翻時則當在秋深矣此云前年指四年也春字不必泥歸來謂自徐歸

也回中牡丹詩已云錦瑟意王氏女妙擅絲絳故屢以致慨

今日澗底松

左思詩鬱鬱澗底松比已之不得志**明日山頭藥**

古子夜歌高山種芙蓉復經黃藥塢比已將銜悲行役

愁到天地

一作翻相看不相識**台乃敢與君**

絕句意本此天池海也於義亦通然天地似暗承上澗底山頭句且最古

宿晉昌亭聞驚禽

羈緒鰥鰥夜景侵

釋名愁悵不能寐目常鰥鰥然字從魚魚目恒不寐

高窗不掩見驚禽飛

英華作行

來曲渚烟方合過盡南塘樹更深

曲渚南塘以晉昌近地言

胡馬嘶和榆塞笛

更記

秦却匈奴樹榆為塞漢書衛青西定河南地案榆谿舊塞注曰長榆塞名或謂之榆中

楚猿吟雜

一作

橘村占永經注湘水又北逕

南洋城西西對橘洲餘詳故番馬侯

失羣掛木知何限遠隔天涯共此心

蘇武詩胡馬失其羣思心常依

並同結木字見左傳寧之戰

田曰一詩之情生於首四字三四寫夜亦見可驚之地正自無限下半見失意者更有猿馬人世苦境只禽也耶却放自己在外更慘

悼亡言之末二句敘別深妙

壬申七夕

大中六年壬申

已駕七香車

魏武帝與楊彪書今贈足下蓋輪四望通憶七香車二乘隋書禮儀志引此事謂用牛駕之蓋轎車也

心心待曉霞

江總詩心心不相照望望何由知

風輕惟響珮月

舊皆作日何義門校改

薄不嬌花桂嫩傳香遠

三

卷之六

三

榆高送影斜

見聖女祠五排

成都過下肆

見送崔珣

曾如識靈槎

詳海客追慨前遊之不通也托意微妙

浩曰時當已承東川之辟矣首聯暗寓已承辟命只待啓行三四比雖將行役未甚光華結則撫今追昔而言又將入蜀也

柳

曾逐東風拂舞筵樂遊春苑斷腸天如何肯到清秋日已帶斜陽

又帶蟬

田且不堪積愁又不堪追往腸斷一物矣

浩旦初承東川命假物寓姓而言哀也意最深婉上痛不得久官京師下慨又欲遠行東川之辟在七月正清秋時斜陽喻遲暮蟬喻高吟言沈淪遲暮登肯何為人書記耶尋乃改判上軍若僅以先榮後悴解之淺矣此種入神之作既以事徵尤以情會妙不可窮也

王十二兄與裴之員外相訪見招小飲時予以悼亡日近不

去因寄

浩旦王十二必茂元之子徐曰文集有茂元子侍御璣本集有王十三分司校書王十二豈即侍御璣校悼亡日近王氏之卒期近也非初

亡時

謝傳門庭舊未行

晉書謝道韞日一門叔父則有何大中郎羣從兄弟復有封胡羯不

今朝歌管屬檀郎

應

古之以郎稱者潘岳曰潘郎檀郎又以奴得名者潘岳曰檀奴宋氏引李賀詩檀郎謝女眠何處又趙嘏詩謝家聯句待檀郎唐人慣以檀郎稱婿也徐氏謂指畏之其殆然更無人處簾垂地欲拂塵時簾竟牀
潘岳悼亡詩展轉盼枕席長簾竟牀空牀空委清塵室虛來悲風

嵇氏幼男猶可憫晉書嵇康傳與山巨源書曰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况復多疾左家嬌女豈能忘

左思嬌女詩左家有嬌女皎皎頗自矜小字為緹紫口齒自清歷其姊字蕙芳眉目粲如畫綵綴一作紉姊一作姊惠一作惠是姊妹二人此即上河東公啓所謂眷眷恩肩不暇提攜或小於叔夜之愁一作霖腹疾俱難遣左傳叔展曰河萬里西

風夜正長何曰西風如萬里夜長加正字極寫綿綿不寐之情

錢曰平平寫去淒斷欲絕唐以後無此風格矣

壬申閏秋題贈烏鵲通鑑日錄大中六年閏七月

繞樹無依月正高魏武短歌行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鄴城新淚濺雲袍魏武

幾年始得逢秋閏兩度填河莫告勞魏乙集序七月河東公奏為記室十

判官視掌書記稍高義山於徐幕已為判官此時必至東都懇仲鄧再為奏請而改故下二句借言機緣難遇莫憚兩次陳請也否則奏充書記而私自移易必不然矣上二

句則兼失偶言之其
深處真未可輕測

夜冷

一作吟

樹遶池寬月影多村砧塢笛隔風羅馬融長笛賦序融獨卧郾縣平西亭

翠被餘香薄何遜嘲劉孝綽詩稍聞玉釧遠猶憐翠被香一夜將愁向敗荷

西亭

此夜西亭月正圓疎簾相伴宿風烟梧桐莫更翻清露孤鶴從來

不得眠

鶴驚路故云

徐曰崇讓宅有東亭西亭此與上章皆悼亡作 浩曰皆在東都宿崇讓宅作當以調謝仲郢而來也仍即還京而冬間赴梓

無題一首

鳳尾香羅薄幾重陳帆曰鳳尾羅鳳文羅也黃庭經序璽以金簡鳳文之羅四十尺一作匹白帖鳳文蟬翼並羅名煥信謝賡兒袍羅登鳳不

去而恒飛花碧文圓頂夜深縫姚曰程泰之演繁露云唐人婚禮多用百子帳捲柳為圈以相連鎖百開百闔大抵如今尖頂

園亭子而用青檀通冒四隅上下以便移置義山殆指此樓姚說近是古所謂青廬也但此頂上句謂羅帳

河內車走雷聲語未通見前曾是寂寥金燼暗斷無消息石榴紅

石榴酒可喻合歡見惱韓同年孔無題斑駁只繫垂楊岸見對何處西南待一作

任好風見李肱遺謾詩

重幃深下莫愁堂卧後清宵細細長神女生涯元是夢見小姑居

處本無郎原注古詩有小姑無郎之句樂府神弦歌青溪小姑曲開門白水側近橋梁小姑所居獨處無郎劉敬叔異苑青溪小姑蔣侯第三妹也風

波不信菱枝弱月露誰教桂葉香直道相思了無益未妨惆悵是

清狂漢書周昌傳清狂不惠蘇林曰凡狂者陰陽脈盡濁今此人不狂似狂者故言清狂也或曰色理清徐而心不慧曰清狂如今白癡也

浩曰將赴東川往別令狐留宿而有悲歌之作也首作起二句衾帳之具三句自慚四句令狐半歸尚未相見五六喻心跡不明而歡會絕望七八言將遠行垂楊岸寓柳姓西南指蜀地次章上半言不寐凝思惟有寂寥之况往事難尋空齋無侶五謂菱枝本弱那禁風波屢吹慨今也六謂桂枝之香誰從月露折贈適舊也惟其懷此深恩故雖相思無益終抱癡情耳此種真沉淪悲憤一字一淚之篇乃不解者引入岐途粗解者未拔重霧可慨久矣

有感

非關宋玉有微辭

登徒子好色賦登徒子短宋玉曰玉爲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辭

多微辭所學於師也至於好色臣無有也章華大夫曰靈徒以微辭相感動

却是襄王夢覺遲

一自高唐賦成

後楚天雲雨盡堪疑

宋玉一章化出

穆曰此爲無題作解 浩曰屢啓不省故曰夢覺遲猶云喚他不醒也不得已而托爲無題人必疑其好色豈知皆苦衷血淚乎千載而下紛紛箋釋猶半在夢境中玉谿有知尤當悲咤矣此與中路因循之章一前一後皆爲生平大端自後乃真絕望無題之篇少矣北夢瑣言有宰相怙權一條專詆令狐綯言其尤忌勝已者以商隱溫岐羅隱三才子之怨望卽知綯之遺賢也是則綯不第怒義山之背恩耳又曰余嘗謂韓致光香奩詩當以賈生愛國阮籍途窮之意讀之其他詩云謀身拙爲安蛇足報國危曾持虎鬚乃一腔熱血也既以所丁不辰轉喉觸忌壯志文心皆難發露於是托爲艷體以消無聊之況其思錄舊詩凄然有感云絳綯小詩鈔卷裏尋思閑事到心頭自吟自泣無人會腸斷蓬山第一流固已道破苦心後人信口轉之或且以爲和凝之作可怪矣義山所遭之時大勝於致光而人品則大不如致光至於托事言哀纏綿悵楚一而已矣義山詩法冬郎幼必師承香奩寄恨彷彿無題皆楚騷之苗裔也余編義山詩而後之讀者果取史書文集事會其通語扶其隱當知確不可易耳

晉昌晚歸馬上贈

原續集外詩

西北朝天路登臨思上才城閑烟草徧村暗雨雲迴人豈無端別

猿應有意哀征南予更遠吟斷望鄉臺

寰宇記益州記云昇遷亭夾路有二臺一名望鄉臺在成都縣北九

里移水經注升遷橋有送客觀可馬相如所題通鑑咸通十一年注日升遷橋即升僊橋故他書於橋於多作昇仙其實當為升遷

浩曰程氏謂自縊處歸馬上贈別友人之作是迴東川幕府時也似之矣西北朝天者友人自東南來也三四寫晚歸似兼言將歸東南楚鄉下牛相別而言我將西南行矣友人似亦為令狐所薄五六澹語却沉痛結三字統指蜀中不必泥臺在西川也

赴職梓潼留別畏之員外同年

舊書志劍南道梓州梓潼郡東川節度使治所管梓綿劍普榮遂合渝瀘

等州宋傳柳仲郢鎮東川辟為判官餘詳年譜

佳兆聯翩遇鳳凰

左傳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雛文鳴雛雛此曰聯翩則婚姻不相遠豈遲至河陽時哉

羽帳紫金牀

昭明太子詩羽帳帶金牀洞冥記神明臺有金牀象席

桂花香處同高第柿葉翻時

獨悼亡

南史劉劭傳獻未死之書有人為其庭中栽柿歎謂兄子弇曰吾不及見此實爾其勿言及秋而亡

烏鵲失棲常不定

玉谿生詩詳註

卷二

奎

自歎又欲遠行

鴛鴦何事自相將

指畏

京華庸蜀三千里

商書牧誓庸蜀

送到咸陽見

夕陽

錢曰言有盡而意無窮

餞席重送從叔余之梓州

程曰卽鄭州獻詩之從叔舍人稟也穆近似未可定

莫歎萬重山君還我未還武關猶悵望何況百牢關

程曰文集代絳郡公啓某本洛

下諸生言君將歸洛而望武關猶不克悵望況我之度百牢而客蜀歟

悼傷後赴東蜀辟至散關遇雪

散關屢見移赴桂赴徐聞人同在今則失側而出遊也非謂作悼亡卽赴

辟

劍外從軍遠

劍閣之外

無家與寄衣散關三尺雪回夢舊鴛機

簑筆驛

一統志保寧府廣元縣北八十里有簑筆驛蜀相諸葛亮出師嘗駐於此唐李義山詩云全蜀藝文志利州碑曰舊有李義山碑在簑筆驛因兵火不存按今之廣元縣

唐利州益昌郡綿谷縣地也

魚

一作

鳥猶疑畏簡書

詩畏此簡書傳曰戒命也

風雲長爲護儲胥

揚雄長楊賦木雍槍纍以爲儲

胥蘇林曰木擁棚其外又以竹槍繫為外儲胥也韋昭曰儲胥蓄落之類徒令上將揮神筆世說晉文王固讓九錫

敦喻宿醉扶起書札為之終見降王走傳一作車蜀志鄧艾至城北後主與

時人以為神筆守亦見後主舉家東遷至洛陽帝西征賦作降王於道左吏記田橫傳高帝赦齊王田橫罪

田橫遇乘傳詣洛陽帝侯乘傳車將至河南漢書注傳若今之驛占者以車謂

之傳車後人單管樂有才真一作不忝蜀志諸葛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

置馬謂之傳驛管樂有才真一作不忝蜀志諸葛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

庶元直謂關張無命欲一作何如蜀志先主與羽飛恩若兄弟先主定益州羽

為信然關張無命欲一作何如蜀志先主與羽飛恩若兄弟先主定益州羽

夏曹公議徙許都避其銳乃遣人勸孫權繼其後羽引軍還據江陵遣將趙雲

斬之先主伐吳飛當率兵萬人自闕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疆殺之持其首

順流而奔孫權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蜀志楊戲傳關張赴赴隕身匡國

他年錦里經祠廟見武侯廟梁父吟

成恨有餘見偶成轉韻百虎通梁甫者泰山旁山名南溪叢語文選張衡四愁詩我

時君梁父以喻小人諸葛好為梁父吟恐取此意後所傳武侯梁父吟專詠齊魯嬰以

二桃殺三十事有云力能排南山汶能絕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似歎蘊文武

之才而恐為人所斥也前遊不得志當亦有讒之者

范元實詩賦文章貴向眾中傑出如同賦一事工拙易見余行蜀道過壽寧驛如石

曼卿詩云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贈炙天下久矣然有山水處便可用不必壽寧

玉容上詩詳注卷二

驛也殷潛之與小杜詩甚健麗亦無高意惟義山詩魚鳥云云簡書蓋軍中法令約束言號令嚴明雖千百年之後魚鳥猶畏之儲胥蓋軍中落難言忠義貫神明風雲猶為護其壁壘也誦此兩句使人凜然復見孔明風烈至於管樂云云屬對親切又自有議論他人不及也荷曰議論固高尤在抑揚頓挫處使人一唱三歎轉有餘味楊曰沉鬱頓挫絕似少陵

望喜驛別嘉陵江水二絕

江震宇記源出秦州嘉陵谷因名廣元縣志南去有望喜驛今廢按香山酬元九東川路詩中有嘉陵縣望喜驛即望喜驛也綱鼓錄云出蜀至利州西界望喜驛入漢川矣自西南來始臨嘉陵頗有山川景致

嘉陵江水此東流望喜樓中憶閬州

見梓潼長卿山齋書志注閬中若到

閬州

一作中誤

還赴海閬州應更有高樓

地形志閬中居蜀漢之平當東道要街通典今郡城即古閬中城名曰高

城前臨閬水却據連岡緩嘉陵江自昭化廣元間又東南入蒼溪縣界此驛舊蹟正當其地又東南歷閬中南部皆唐閬州之境自此歷唐之果州至渝州入大江滔滔東下而赴海矣詩以東流赴海喻彼之無情更有高樓喻已之悵望

千里嘉陵江水色含烟帶月碧於藍

徐曰杜詩嘉陵江色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義山亦云然當是川水之

最清者
今朝相送東流後
猶自驅車更向南
梓州在閬州西南

帶曰此情別寄者以今東川之行追歎前此巴蜀之役也江水於此東流我更驅車南向昔行既屬徒勞今此亦非得意言外寄慨無窮也惜前後細蹤無可彈索耳

張惡子廟

太平廣記引北夢瑣言梓潼縣張惡子神乃五丁拔蛇之所也或云雋州張生所養之蛇因而立祠時人謂為張惡子其神甚靈

今瑣言刊本無此條爾雅駘蚤注曰蝮屬大眼最有毒今淮南人呼蚤子跌音迭蚤鳥落切華陽國志梓潼縣有五婦山故蜀五丁士拽蛇崩山處也有善板祠一曰惡子民歲上雷杼十枚藏蠶不復見云雷取去是其初皆因拔蛇之所而後乃不一其說也蚤與惡音相類惡古文作亞史記盧縮孫他之封亞谷侯漢書作惡谷皆為落切非衣駕切午橋引語林宋人獲玉印文曰周惡夫印劉原父以為漢條侯印古亞惡二字通用而謂此亦張惡子其說非也梓潼之神後益靈應近代則附之以文昌之星崇之以帝君之號世所傳化書雖不敢盡信而靈奇不測超越常理屬民廣教功斯為大矣宋旦案圖志神之墓在梓潼縣東二十里其廟先號九曲蓋梓潼水來朝九折而去後號七曲四川通志五婦山七曲山皆在梓潼縣北二山相接

下馬捧椒漿

楚詞奠桂酒兮椒漿

迎神白玉堂

見對雪徐曰梓潼灌口射洪號為三神宋井度有蜀三神祠錄
如何鐵

如意獨自與姚萇

後秦錄初萇遊至梓潼嶺見一神人謂之曰君蚤還秦秦無主其在君乎萇請其姓氏曰張惡子也言訖不見至是稱帝即其

地立張相公廟祀之釋道化書第七十五化云往關中與姚萇為友久之予厭處凡世歸蜀後萇以龍驤將軍使蜀至鳳山訪予予假以鐵如意祝之曰麾之可致兵張擬

玉容主壽羊注

卷二

五

予予爲之一麾戈局戎馬萬餘列之平坡
吟試兵垣是也後莫以荷堅死即帝位

五言述德抒情詩一首四十韻獻上杜七兄僕射相公舊新書傳

杜悰字永裕宰相佑之孫式方之少子以門蔭三遷太子司議郎尚憲宗女岐陽公主會昌中出藩南節度入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劉稹平進左僕射未幾出爲東川節度使從西川復鎮淮南罷爲東都分司踰歲起爲畱守復節度西川召爲右僕射進同平章事初加司空繼加司徒後加太傅封鄆國公稔二書悰傳年月皆不細考宰相表悰由淮南入相在會昌四年閏七月罷相在五年五月其移鎮西川則在大中二年二月見通鑑考異中三年十月始奏取維州又舊書紀及白敏中傳李回于大中元年八月節度西川二年正月左遷湖南觀察敕中於五年出鎮邠寧七年移西川節度然則悰洵於二年二月由東川移西川而七年始移淮南故柳仲郢六年鎮東川其子柳珪被悰辟聘也悰之再鎮西川則在大中十一年間仲郢已罷梓府矣又考薛逢有送西川杜司空赴鎮詩是大中末由京都留守復鎮西川時也又有送司徒相公赴闕詩是懿宗咸通二年二月又從西川入相時也悰由畱守加司空再鎮成都加司徒其加太傅封鄆國則在咸通再相之時故此題只稱僕射相公也合而訂之凡舊書傳止一書鎮西川不書再鎮又不書復移鎮淮南而舊紀與通鑑書敕中於大中六年四月調西川朱氏誥此詩於大中末再鎮西川之時徐箋文集謂柳珪之辟在仲郢咸通初鎮興元時事一一皆誤也又據文集獻相國京兆公啓余初誤爲杜悰而以詩中早歲乖投刺爲疑今知啓乃上韋琬也此二篇余初誤爲大中二年義山蜀遊時

矣。擢於七年。移淮南。義山六年冬抵東川。當卽赴西川而來春返梓也。

周禮正月之吉縣法于象魏鄭司農云象魏闕也更記高祖紀蕭丞
相營未央宮立東闕北闕按宮闕習言金闕史記封禪書三神山在

仙開白玉京

見杏花又五星巡天
上有白玉京黃金闕

郎顗傳元精所生王之佐臣

耿賈勳大畫後漢建

荀陳地望清後漢書荀淑

潁川潁陰人當世名賢
補朗陵侯相陳寔潁川

旂常懸祖德

君牙乃祖乃父世篤忠
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

于太常周禮春官之屬司常掌九旗之物名日月爲常交龍爲旂舊書傳杜佑相德順憲三宗封岐國公撰通典二百卷

甲令著聲

傳爲長沙王薨高祖賢之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贊曰吳芮之
起不失王道著子甲令而稱忠也蔡邕郎有道碑文拾嘉聲而贊印

經出宣尼

主兒贈劉

書

晏子春秋晏子將死鑿楹納書謂妻曰楹語也子壯而示

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國不可窮窮不可竊也瘠瘠字似誤舊書傳式方明

經筵待有所考定家

金其別墅

爲城南之最興時多遊樂而有館

司官王桂管勸勞

以上謂其承祖父家學 **武鄉傳陣法** 蜀志諸葛亮封武鄉侯亮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十道記武鄉谷在南鄭縣孔明受封之地 **踐土主**

文盟 見春秋僖二十八年 **自昔流王澤** 兩都賦序王澤竭而詩不作 **由來仗國楨** 詩王

國克生維 **九河方** 舊皆作分必誤 **合沓** 蜀傳河水分為九道在兖州界平原以北是 **一柱忽崢嶸**

禹貢注底柱石在大河中流其形如柱今陝州三門山是也 **得主勞三顧** 蜀志諸葛亮傳先帝不以臣卑鄙 **驚**

人肯再鳴 見送李 **碧虛天共轉黃道日同行** 漢書天文志日有中道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 **書志黃道日**

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內新書傳會日初懷節度淮南武宗詔揚州監軍取倡家女進禁中監軍請掠同選又欲閱良家有姿相者掠皆不從帝以掠有大臣體乃

麗所進役有意倚徐為相踰年召為平章何日一鳴驚人指此事也 **後飲曹參酒** 史記曹相國世家參代蕭何為相

夫及賓客欲有言者輒飲以醇酒 **先和傳說羹** 書說命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徐自淮南人為尚

有後先二語傳表 **即時賢路闊** 董仲舒詣公孫宏記室書 **此夜泰階平** 漢書

小疎此可正之 **願保無疆福將圖不朽** 述黃帝泰階六符經曰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為太平餘詳送李千牛

名 左傳立德立功立言此之謂不朽 **率身期濟世叩額慮與兵感念殽屍露** 左傳晉敗秦師于殽

父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晉人不出封殺屍而還咨嗟趙卒坑見送李儻令安隱忍何以贊貞明

易日月之道貞明者也惡草雖當路左傳為國家者見惡寒松實挺生人言真可畏

證人之多言亦可畏也公意本無爭此段暗伏罷相之由穆唐書通鑑昭義叛時破科斗案

罷兵七月為相八月郭誼殺劉稹李德裕言宜并誅誼等悰以饋運不繼誼等可赦

帝專倚德裕故不聽既斬誼等又悉誅昭義將士之同惡者死者甚眾盧鈞疑其枉濫

奏請寬之亦不聽王元逵殺昭義屬城二十餘人眾懼復閉城自守蓋當時皆以殺降

為非溺之役惟李衛公一心佐理此外皆異議之人也叩額慮興兵正指饋運不繼懼

更激亂殺屍句指官軍之被焚殺者趙卒坑指殺諸降人皆實切管地惡草指李衛公

舊書卑誠傳云武宗朝李德裕專政出杜悰節度東蜀悰之故吏莫敢餞送問訊惟誠

無所顧忌德裕怒之固已明書其事可與本故事重閣後漢書左雄傳雄多所

傳互參矣下首慷慨資元老數聯與此同意故事重閣臣肅章表奏議臺閣以

為故事新書藝文志故前驅且旆旌芙蓉王儉府見楊柳亞夫營漢書

事類有杜悰事跡一卷夫傳文帝後六年亞夫為將軍軍細柳文帝勞軍按轡徐行至中清嘯頻疎俗見

營亞夫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氣激於喉中而濁謂之言激於舌端而清謂之嘯嘯之清可以感鬼神致不死出其高

言善千里應之出其嘯清為靈授職漢書楊雄傳遐方疎俗移此疎俗是祛俗之意

談屢析風賦清清治過庭多令子新書傳悰子裔乞野有名甥晉書

謝安

與立國基賄別墅立不勝安顧甥
羊曇日以乞汝廣龍乞与人物也

南詔應聞命西山莫敢驚皆見送從翁東川寄辭

收的博

新書韋皋命將分出西山靈關破俄端坐掃欒槍見送李千牛書李

年吐蕃維州守將悉怛謀以城降即古西戎地也南界江陽岷山連嶺而西不知其極

北望隴山積雪如玉東望成都若在井底一面孤峯三面臨江是西蜀控吐蕃之要也

河隴陷蕃此州尙存吐蕃利其險要設計得之號曰無憂城貞元中韋皋萬計取之不

獲至是悉怛謀送款德裕發兵鎮守因陳出攻之利害牛僧孺與德裕不協乃詔德裕

勒還其城悉怛謀一部之人贊普皆加虐刑至大中時怛鎮西川復收之亦不因兵刃

乃人情所歸也按此事大可鋪張第以既痛詆衛公不得不輕約其詞實詩人之紕繆

也雅宴初無倦傳云怛每荒長歌底有情檻危春水暖樓迴雪峯晴

時令是初春移席牽絙蔓迴繞撲絳英說又絙帛淺黃誰知杜武庫管書杜預

書損益萬幾不可勝數朝野稱只見謝宣城見和韋潘前輩一句謂蘊抱難親而

美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鎮也以上述有客趨高義於今滯下卿春秋時列國有上卿下卿左傳王以

德以下抒情司也陪臣敢辭受下卿之禮而還故以比已為幕僚登門慚後至後漢書李膺獨持風裁士有置驛恐

禮而還故以比已為幕僚登門慚後至被其容接者號曰登龍門置驛恐

虛迎見南山北歸自是依劉表見安定安能比老彭錢曰是何言歟孔雕龍心

虛迎見南山北歸自是依劉表見安定安能比老彭錢曰是何言歟孔雕龍心

虛迎見南山北歸自是依劉表見安定安能比老彭錢曰是何言歟孔雕龍心

虛迎見南山北歸自是依劉表見安定安能比老彭錢曰是何言歟孔雕龍心

虛迎見南山北歸自是依劉表見安定安能比老彭錢曰是何言歟孔雕龍心

已切

史記談天衍雕龍黃注曰駟騁修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托史魏劉勰撰文心雕龍

畫虎意何成

後漢書馬援誠兄子書效季良不得陷為

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豈省

一作

曾黔突

援文子墨子無黔突孔子無煖席班固答賈戲孔席不煖墨突不黔文選注引文子

也而淮南子修務篇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新論亦云仲尼栖栖突不暇黔則皆可互言之也

徒勞不倚衡

程曰漢書袁盎傳百金之子不

騎衡如淳曰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師古曰騎謂跨之耳非倚也

乘時乖巧

更記汲黯傳騎姑姊子司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漢書無姑字他書引之多止作姊子御覽引史記曰司馬安是其姊長子安得古本史記校定之歟

象合艱貞

易明夷

廢弁

一作

淹中學

更記正義七錄云古儀禮出魯淹中淹中

里遲迴谷口耕

溪書傳谷口鄭子真修身自保揚雄論曰鄭子真不誦其志耕於

縣名遲迴谷口耕

潘岳悼亡詩見王十

樹立馬遷輕

漢書司馬遷傳特以為智

悼傷潘岳重

二兄與畏之相訪

樹立馬遷輕

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

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

隋鳥悲丹觜

龔衡鸚鵡賦命虞人於隴

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

歸期過舊歲旅夢繞殘更

上

湘蘭怨紫莖

楚詞秋蘭兮青青綠葉兮

歸期過舊歲旅夢繞殘更

上

春水雪峯合之此句蓋冬

弱植叨華族

左傳子產如陳歸告大夫曰其君弱植簪

抵西蜀而遂至度歲矣

畫王暹少以華族仕至光祿卿字屢見

玉浴主詩集注

卷二

三

衰門倚外兄

徵禮姑之子注曰外兄弟也殺季朝所撰鄭州李則墓誌云府君次女婿杜式方外兄之稱似因是矣舊書本傳祖備非則也其為從祖

歟

欲陳勞者曲

文選謝混詩信此勞者歌善曰韓詩序伐木廢朋友之道缺勞者歌其事詩人伐木自適其事故以為文

未唱淚先

橫

田曰清警飄宕滋味有餘真堪希蹤老杜

浩曰北夢瑣言有杜郊公不恤親戚一條云其諸院姊妹寄寓貧困者未嘗拯濟節臘一無沾遺有乘肩輿至衙門詬罵者

又云時號棕為秃角犀甘食窮位未嘗延接寒素今玩登門慚後至早歲垂投刺則義山昔未相洽前此巴蜀間遊已成虛望今因上遵新制隣道憲衙於是禮展郊迎情聯中表豈真意相關哉長篇疊贈詭詆名臣妄希汲引可謂無聊之謬算矣舊傳采瑣言而脫去未字反若當延接寒素者誤也

今月二日不自量度輒以詩一首四十韻干瀆尊嚴伏蒙仁

恩俯賜披覽獎踰其實情溢於辭顧惟疎蕘曷用酬戴輒

復五言四十韻詩一章獻上亦詩人詠歎不足之義也

家擅無雙譽

後漢書荀爽傳穎川為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

朝居第一功

見韓碑

四時當首夏

謝靈運詩首夏猶清和

八節應條風

易通卦驗立春條風至東北風也喻其和藹

滌濯臨清濟

韓子清濟濁河足以為限

巉巖倚碧嵩喻其高鮑壺冰皎潔鮑照詩清如玉壺冰王珮玉丁東原注琴處決疑要注云漢末喪

亂絕無玉珮魏侍中王粲識舊珮始復作之今之王珮受法於粲也故云魏志王粲傳注引之今補正韻府羣玉丁當珮聲或謂丁東詩緝云東即當也處劇

張京兆漢書張敞拜膠東相自謂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入守京兆尹尹躬治所犯盡行法罰抱鼓希鳴而無偷盜舊書傳太和六年除轉京兆尹通

經戴侍中後漢書戴憑字次仲年十六郡舉明經後拜侍中正旦朝賀帝令羣臣說經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弄其席以益過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京師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首官志侍中比二千石注曰漢儀曰侍中常伯選舊儒將星臨

高德博學淵懿仰占俯視切問近對喻旨公卿上殿稱制在尚書令僕射下史記天官書中宮斗魁戴星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迴夜將受南宮郎位旁一大星將位也又北宮河鼓詳七夕偶題卿月麗層穹

下令銷秦盜見行次高談破宋壘左傳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壘舊書傳太和七年掠節度

鳳翔隴右丁內艱八年起復節度忠武軍宋曰京兆鳳翔秦地也陳許宋地也倉霜太山竹古詩冉冉孤生竹結根太山阿竹譜魯郡鄒山有篠

實特堅闊宜為差管拂霧嶧陽桐寓武嶧陽孤桐傳曰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舊書傳開成初徐入為工部尚書屬岐陽主薨久而未謝文宗怪之

李珣曰近日駙馬為公主服斷裝三年士族之家不願為國戚半為此也乃下詔令行杖周承為通制此聯暗敘其事以笙琴比夫婦孤竹孤桐喻喪偶故下接知退太平廣

記引前定錄云懿安皇后宣宗幽崩於懿安子璵也慘在西川忽一日內膳子索檢貴宰臣元載故事賴宰相馬植萬端營救事遂寢此大中二年事也若果有之則敘尚主

王谷主詩筆元

三

宜隱樂道乾知退易乾卦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當官蹇匪躬易蹇卦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服箱青海馬詩駉彼牽牛不以服箱餘見詠史入兆渭川熊史記西伯將獵卜曰所獲非熊非羆非龍非鸞伯王之輔果遇

太公於固是符真宰莊子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徒勞讓化工謂深契宸衷久宜為相鳳池春漱

去晉書荀勗守中書監久專管機事及守尚書令雞樹曉曉見太原同願守

三章約見故番陽侯父史記曹相國世家百姓歌之曰蕭何為賞期一作期當誤

九譯通更記大宛傳重九譯致殊俗薰琴調大舜見詠史寶瑟和神農漢書金日磾傳

歸神反望及其天心也慷慨資元老元老周旋值狡童詩彼狡童兮餘

指劉仲尼羞問陳魏絳喜和戎左傳魏絳告晉侯曰和戎有五利焉欸欸將除蠹周禮

掌除蠹物以攻崇攻之以莽草熏之孜孜欲達聰達聰四聰所求因渭濁詩渭

濁箋云涇水以有渭故見濁後漢書馬援傳贊渭以涇濁注曰渭以涇濁乃顯其清按

而漸由東南以入於渭歌辭所謂涇水一石其泥數斗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者也渭之水濁其以是歟困者任其自然即川澤納汙之義

客膏與雷同

曲禮母雷同以上四聯謂論澤路事物議將調鼎謂將居首輔君恩忽賜詩序

與德裕不協乃龍相之由也詳上篇天子以賜有功諸侯也書開吳相上下又選晉張悛為吳令謝朓求為諸孫置守

文侯之命形弓一廬弓一開吳相上下塚人表進為狗漢之臣退為開吳之主此

指昔鎮淮南金蜀占西東詳題銳卒魚懸餌軍誠軍無財則士不來豪膏

吳楚之地鳥在籠安思詩習習籠中後漢書杜詩為南陽太守時人方於

鳥在籠鳥舉安思詩習習籠中後漢書杜詩為南陽太守時人方於

後有鄰國仰羊公晉書羊祜傳祜都督荊州諸軍事與吳人開市置驛推東

杜母東道見奉使安禪合北宗張繼南征賦尋太傅之故宅今築室以安禪舊書方

道江陵餘展見安禪合北宗張繼南征賦尋太傅之故宅今築室以安禪舊書方

南陽山慧能住韶州廣果寺天下傳嘉賓增重價劉峻廣絕交論上士悟真

其道謂神秀為北宗慧能為南宗禪子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佛說海八德經善道微妙經典淵奧上士得之徐曰其

空學佛者歟按此慰其不得久居相位也而全蜀藝文志碑曰有如舜禪師碑銘在金

堂龍槐院唐杜按此慰其不得久居相位也而全蜀藝文志碑曰有如舜禪師碑銘在金

煙飛愁舞龍塵起

一作惜歌終

能動梁塵通典漢有虞公善歌能令梁上

塵起岸柳兼池綠園花映燭紅未曾周顓醉晉書周顓傳補吏部尚書以醉

護軍將軍紀瞻置酒請顓及王導等顓荒醉失儀復為有司所奏世說周伯仁過江積年恒大飲酒嘗經三日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轉覺季心恭

漢書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後謂其不以耽飲失禮蓋迴護之詞繫滯喧人望便蕃屬聖衷左傳便蕃

帥從茲詩作平平傳引之便蕃注曰數也天書何日降庭燎幾時烘詩小雅有庭燎早歲乖

投刺見奉使今晨幸發蒙素問黃帝曰發蒙解遠途哀跛鼈荀子跬步不薄

藝獎雕蟲揚子或問吾子好賦曰然當子故事曾尊隗戰國策燕昭王卑身厚

先生隗曰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為隗築宮而師之前修有薦雄離騷薦吾法夫

披玩終須煩刻畫晉書周顓傳庾亮謂顓曰人咸以君方樂廣顓曰何乃刻聊

擬更磨礪漢書枚乘傳磨礪砥礪鑾嶺晴臨雪指雪巴江晚帶楓江岸多楓非指

嶺在西巴江在東略舉疆域言之營巢憐越燕謂在幕也見裂帛待燕鴻見即日又江淹

誓還漢恩此若以鞠獄而論得非申復臺中侯其回睞歟自苦誠先藥苦子夜歌黃藥向長飄不後蓬

曹植詩轉蓬離本
根艱難隨長風
容華雖少健思緒即悲翁
漢魏歌吹曲有思悲翁
感激淮山館

漢書淮南王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神仙
傳八公詣淮南王門王迎登思仙之臺旦夕朝拜
優游碣石宮
見送劉五經二句謂暫得淹留

之跡不可以上
待公三入相
荀子楚相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益卑體愈恭職

句謂移淮南
不必泥看懷後於不詐始無窮
刊本有此篇在前上篇在後者誤

咸通初乃再入耳
田曰激圓如弄丸脫手懸珠走荷錢曰二詩以全力趣之者也莊重典雅不減少
陵而變化不逮才之不可強如是
田曰遂句細疏方知左宜右有才力博大

韓冬郎即席為詩相送一座盡驚他日徐
一作方追吟連宵

侍坐徘徊久之句有老成之風因成二絕寄酬兼呈畏之

員外
新書傳韓偓字致光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昭宗時為翰林學士遷兵部侍郎進承旨為朱全忠貶濮州司馬天祐二年復召為學士偓

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審知而卒紀事曰偓小字冬郎字致堯今日致光誤矣自號玉山樵人秘吳融集亦作韓致光史文必不誤也朱箋本作余方

唐音茂鑑與席氏從宋刊本皆作徐方似句義較是當酌移前

十歲裁詩走馬成冷灰殘燭動離情桐花萬里丹山路雛鳳清於

老鳳聲

晉書陸雲幼時聞鴻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

劍棧風檣各苦辛

郭璞江賦舳舻相屬萬里連別時冬

一作冰今

雪到時

春

秋涼冬雪見馬融長笛賦

為憑何遜休聯句

見漫成三首何集亦有與他人聯句者

瘦盡東陽姓沈人

自注沈東陽約嘗謂何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終未能到余雖無東陽之才而有東陽之瘦矣終未能到與史文小異約於隆昌元年除吏部郎出為東陽太守

浩口憂之難定在徐余二字與劍棧風檣四字若云在徐幕作則大中四年臘月大雪過大梁與此別時到時正合然以劍棧指迎寄韓瞻之時則年已不意亦微背

而義山赴徐非水程則風檣何屬也若云在梓幕作則劍棧自謂風檣似謂韓有水程之役頗通但散關遇雪抵梓赴蜀皆在歲前且失偶未久於寄韓情緒何不更含

感悼故兩難細合也無可定 父曰徐州亦可有水程如皇甫冉詩題有云徐

柳

為有橋邊拂面香何曾自敢占流光後庭玉樹承恩澤

三輔黃圖甘泉宮北岸有

槐樹今謂玉樹根幹盤峙三二百年木也楊震開輔古語云相傳即揚雄甘泉賦所謂玉樹青葱也安選甘泉賦注漢武帝故事曰上起神屋前庭植玉樹珊瑚為枝碧玉為葉御覽引唐書雲陽縣界多溪宮故地有

不信年華有斷腸

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餘見陳後宮

（清）曰：寓柳姓也。寄人幕下，風光皆屬他人，敢妄叨耶？何故交之不相憐也。

三月十日一作三流杯亭舊注引巴州嚴武所創流觴亭，地已不合。或引他處尤誤。流杯亭是處，可有此，必在東川也。徐

日詩有子規且木蘭，蜀中尤盛得之矣。

身屬中軍少得歸乙集序云：時公始陳兵新教，作場閱數軍，實判官務檢舉條理，不服筆視，即此句意。木蘭花盡失春

期見前偷隨柳絮到城外神農本草經：柳絮一名柳絮。行過水西聞子規本草釋名：子規，其鳴

若曰不如歸去，餘見木蘭花。

西溪四川通志：西溪在潼川府西門外，胡震亨曰：蔡南集謝河東公和詩，啓指此詩也。宋且有引放翁筆記：華州鄭縣之西溪亭者，謬也。

悵望西溪水潏潏一作奈爾何不驚春物，少只覺夕陽多色染妖

韶一作柳陸機七徵舒妍暉以妖韶光含窈窕難分言美狀為窈窕，美心為窈窕，焉與女蘿傳曰：女蘿菟絲松蘿也。人間從

到海天上莫為河宋曰：從到海以其有朝宗之義，莫為河以其隔牛女之會。鳳女彈瑤瑟見龍孫撼

玉珂龍孫龍駒也，餘詳淚京華他夜夢好好寄雲波鳳女龍孫並非泛設，謂昔年客中憶在京妻子，尚得好好一寄消息。

玉谿生詩詳註 卷二 七

今則妻亡子幼夢亦多愁
矣言外含悲隱而不露

柳

柳映江潭底有情漢信枯樹思昔年移柳依依望中頻遣客心驚巴雷

隱隱千山外更作章臺走馬聲見回中牡丹無題四首

帝曰走馬章臺乃官於京師者也今雷在巴山聲偏相類益驚遠客之心矣意曲而擊。或前遊巴蜀時作用意亦同

細雨成詠獻尙書河東公原繼集外詩河東柳氏郡望也仲郢封河東男見舊書大中十一年紀仲郢字論蒙見舊

書傳

灑砌聽來響卷簾看已迷江間風暫定雲外日應西巧稍稍落蝶

粉斑斑融燕泥鮎萍初過沼重柳更緣堤必擬和殘漏寧無晦曉

輦半將花漠漠全共草萋萋猿別方長嘯見失猿謂遠客也烏驚始獨棲謂失

偶府公能八一作詠金華士沈約守東陽作八詩題於元暢樓後人因更爲八

詠樓額府六朝王府臣僚稱其主爲府公唐幕僚稱節度

為府公蓋沿六朝之舊後漢書諸曹掾
屬皆曰公府掾是以稱府公非始六朝也

聊且續新題著題之作
顧近帖體

屬疾

義山在東川往往因愁致疾屢見於詩屬疾者以疾暫假也亦曰移疾先
後史文中極多漢書公孫宏移病免歸師古曰移書言病也其義亦相類

然免歸與
暫假有殊

許靖猶羈宦

蜀志許靖字文休因劉璋招入蜀為巴郡廣漢太守
先主克蜀以靖為左將軍長史及即尊號策靖司徒

安仁復悼亡

潘岳悼亡詩三首又有
賦此謂復遇喪亡之日

茲辰聊屬疾

因妻亡日
托言疾也

何日免殊方秋蝶無端

麗寒花更不

一作香
只暫

寒花只暫香杜
詩薄遊成句

多情真命薄容易即迴腸

楊本勝說於長安見小男阿袞

之集序大中七年十月宏農楊本勝
始來軍中舊書楊漢公傳子懿範皆

登進士累辟使府新書宰相世系表懿範字本勝監
察御史題曰長安詩曰寄人知仍寄家關中矣

聞君來日下見我最嬌兒漸大啼應數

陶潛詩嬌兒索父啼漸大則知思
父遠遊傷母早背故啼應數或疑

之者
誤也

長貧學恐遲寄人龍種瘦

義山本
宗室

失母鳳雛癡

見韓
冬郎

語罷休邊

角

角謂
角也謂

青燈兩髻絲

錦瑟

錦瑟無端五十絃

見送從翁東川素女所鼓本五十絃本集又云雨打湘靈五十絃則是言瑟之泛例耳余初疑合兩瑟言之者尚誤也或謂以

二十五絃為五十取

一絃一柱思華年

楊曰琴瑟喻夫婦冠以錦者言貴重華美非荆釵布裙之匹也五十絃五十柱合之

斷絃之義者亦誤

得百數思華年者猶云百歲偕老也按楊說似精而實非也言瑟而曰錦瑟實瑟猶言

琴而曰王琴瑤琴亦泛例耳有絃必有柱今者撫其絃柱而歎年華之倏過思舊而神

傷也便是下文追憶二

字前人每以求深失之

而歌義山用古

望帝春心托杜鵑

見哭蕭侍郎謂身在蜀中托物寓哀

禮斗威儀德至淵泉則江海出明珠天寶禮記

藍田日暖玉生烟

錄吳傳吳王夫差小女曰

蟬始應珠與月盛虛條見回中牡丹及題僧壁

玉悅童子韓重許為之妻王怒不與玉結氣而死後玉梳妝忽見王云云夫人聞之出

而抱之玉如烟然因學紀鄴司空表聖云戴容州叔倫謂詩家之景如藍田日暖良玉

生烟可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前也義山句本此按非取此意也蓋下牛重致其撫今

追昔之痛五句美其明眸六句美其容色乃所謂追憶也木庵謂是哭之葬之則按第

七句必不

此情可待成追憶

一作

是當時已惘然

惘然緊應無端二字

臨治矣

如迷早知好物必不堅牢耳

胡寅亨曰宋人絀紫雜記以適怨清和為解分配中間四句托蘇黃問答以實之固非即紀事以為令狐楚之青衣名錦瑟又有謂義山莊事楚必納之青衣皆妄為之說者也宋曰此與錦瑟長於人同意非賦錦瑟也清曰此悼亡詩定論也以首二字為題集中甚多何足泥也余為逐句箋定情味彌出矣許彥周詩話適怨清和一作感恩清和云令狐楚侍人能彈此四曲皆妄說耳近人著柳南隨筆云義門謂是玉谿自題其集以開卷此又非義門之說而訛承者何曰首借素女鼓瑟事以發端言悲思之情有不可得而止者次連悲其造化異物腹連又悲其不能復起之九原也按解亦粗可

江上憶嚴五廣休

一本入集外詩

征南幕下帶長刀夢筆深藏五色毫

見杜

逢著澄江不敢詠

見和

前鎮西畱與謝功曹

南齊書謝朓文章清麗遷隨王子隆鎮西功曹子隆在荊州朓被賞愛不捨日夕

帶日上二句言無暇為詩則江上者當為東川判上軍不暇筆硯之時也但以嚴五蹤跡未詳詩意未能全會耳

李夫人三首

事見漢宮絕句潘岳悼亡詩獨無李氏靈髣髴顧衛客題取此意

一帶不結心

梁武帝詩腰間雙絲帶夢為同心髣

兩股方安髻

安較于漢慙愧白茅人月

沒教星替

文王老子曰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讀曲歌月沒星不亮持底明儂緒漢書武帝拜樂大為五利將軍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衣羽衣立白茅

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致李夫人者為齊人少翁拜文成將軍與五利等耳夫人已死月沒也刻石似之教星替也尚書緯曰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為壇將封諸侯各取方土

其以白茅以為社唐時藩鎮猶古封建故又暗以白茅人比仲鄧耳五利文成不足泥也

乘結葉莢枝西京雜記戚夫人侍兒賈佩蘭出為扶風人段儒妻說在宮內時九月九日佩葉莢結實諸記賈長房謂汝南桓景九月九日汝家有災

宜令家人各作絳囊盛深更以繫臂此禍可消多擘秋蓮的爾雅荷芙蓉其實獨自有波光招魂嫺

目曾綵囊盛不得黃子執經囊求相葉上露曰赤松先生取以明目

蠻絲繁條脫條脫即臂釧妍眼和香屑宋曰香屑百和香屑也壽宮不惜鑄

南人王更記封禪書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上幸甘泉置酒壽宮神君神君弗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則思肅然居室帷中漢書外戚傳孝武李夫人妙麗善舞少而

早卒上憐閔焉圖畫其形於甘泉餘見漢宮宋曰鑄南人無解或南金之訛言不惜金鑄其像也

柔腸早被秋眸割清澄有餘幽素香鰥魚渴鳳真珠房文選江淹擬曹植詩從容冰井臺善曰鄭中記銅

不知瘦骨類冰井崔臺北則冰井臺藏冰井至即詩云凌陰也更許夜

簾通曉霜土花漠碧一作漠雲茫茫黃河欲盡天蒼蒼一作蒼黃觀日

拾遺記李少君

使人至開海求得潛英之石其色青瑩如毛羽命工人依先圖刻作夫人形置輕紗幘裏宛若生時此詩似用其事松姚說近似蓋首四句謂狀其形而一睹妍眼終非向日明眸便令我腸斷也清澄二句冷靜之態鯨魚渴鳳凰明點悼亡不知二句言瘦骨業已如冰況加以霜寒乎結乃墮落黃泉不可復接之意

借曰三首為悼亡蓋借古以寓哀義山赴蜀後河東公賜以樂籍張懿仙上啓力辭正此時也首章言一帶不能同心兩股方能成髻單樓者固當求偶其如月光已沒終非星所能替乎次作舉案齊眉之可以樂盛道商之皆在房中而歎獨此波光斷不能盛之使長留以申明星難替月之義三章上四句又申明波光不可復得而深致其哀故一曰妍眼一曰秋眸蓋婦人之美莫先於目義山妻以此擅秀於斯更值父曰錢曰樊紹述園池記元人以分其句讀為能事其說有三究不知樊之句讀何如而昌黎銘樊其文從字順則知元人直為樊所欺兼為韓所欺也此等詩亦園池記也何可為其所愚愚謂錢說固快然甘為古人所愚正讀古一法此三首一經拈出未為絕奧餘詩或有當闕疑者

卽日

一歲林花卽日休江間一作亭下悵淹留重吟細把真無奈已落

猶開未放愁由曰謂未金愁然如曰未盡愁錢曰山色正來銜小苑春陰

只欲傍高樓何曰言并使我不得稍淹留也金鞍忽散銀壺滴一作更醉誰家白玉

三
金句見無題二首何曰風光易過不醉無以

金遠愁然使我更醉誰家乎無聊之甚也
何曰一歲之花遠休一日之景遠暮金鞍忽散惆悵獨歸泥醉無從排悶不得其強歲詩歌與泣俱矣

春日

欲入盧家白玉堂

見對雪

新春催破舞衣裳蝶銜花

一作紅

蝶蜂銜粉

共助青樓一日忙

語曰醉寫女郎春遊情態其寓意則與下章同首句借喻玉堂曉峰共助此代為詩啓也

江亭散席循柳路吟歸官舍

一以歸官舍三字為注

春詠敢輕裁銜辭入半杯

姚曰古人作詩未有不從苦心得者敢字最妙次句何等細心靜氣

已遭江映柳

更被雪藏梅寡和真徒爾

宋玉對楚王問其曲彌高其和彌寡

殷憂動即來從詩得何

報惟看

一作感

二毛催

左傳不禽二毛潘岳秋興賦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

借曰徐氏以江亭為曲江之亭柳路為柳銜之路余初以結句似在壯年遂從其說今乃悟其謬也義山官京師為秘書郎京兆探國子博士三者無論秘書在皇城之

內卽京樣學博亦無可循路吟歸官舍之事此蓋猶柳下暗記之作循柳路者循其
意指也故曰藏梅和結句定作看字從詩何報惟看白髮催增非乍驚斑鬢也首
聯便寫居人暮下之慨
通篇情味酸而旨矣

柳下暗記後漢書應奉少聰明凡所經歷莫不暗記

無祭巴南柳梓州在巴南華陽國志巴西郡南接梓潼千條傍吹臺永經注陳畱風俗傳縣有倉頡

牧澤俗謂之蒲關澤梁王增築以爲吹臺卽阮嗣宗所謂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臺蕭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元和郡縣志吹臺俗號繁臺更將黃映

白擬作杏花媒柳壁入都應舉義山代之作啓詳文集故作此暗記之吹臺爲梁王之踏暗以鄭枚自比言其泥我揮毫也黃映白卽妃青儷白之意謂四六文也杏花媒謂將藉以得第五泉子載楊希古

事有曰今子弟之求名者大半假手也可爲此二章的証

夜出西溪

東府憂春盡樓齊書晉稽王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列樹竹木此孝武帝時也又曰道子爲長夜之飲政委世子元顯加元顯錄尚書事時謂道子爲

東錄元顯爲西錄西府車騎填漆東第門下可設雀羅此安帝時也元經安帝義熙十年冬十月城東府薛氏傳曰城東府者何尚書府也自道子元顯分東府西府掌其事

至劉裕因之居東府西溪許日曠月澄新漲水星見欲銷雲柳好休傷

別寓柳姓謂松高莫出羣自謂軍書雖倚馬漢書息夫躬傳軍書交馳而輻輳

免官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猶未當能文言我豈僅軍書見才者歟

寓興

薄宦仍多病從知竟遠遊竟字談諧叨客禮陶潛詩談休澣接冥搜

冥台山賦序遠寄樹好頻移榻雲奇不下樓豈關無景物自是有鄉

愁

假日

陰翳聊假日以媮樂此謂休假之日

素琴絃斷酒罍空倚坐欹眠日已中誰向劉靈一作天幕內劉伶

頌稱天席地縱意所如文苑英華辨證皇甫湜醉賦劉靈作酒德頌文選五臣注引臧榮緒晉書劉靈字伯倫預延之五君詠文中子語林並作靈而晉書本傳作伶故他書

用通更當陶令北窗風見目

借曰正以閑適寫寂寥當在東川病假時作

題僧壁

義山好佛在東川時於常平山慧義精舍經藏院砌石壁五間金字勒妙法蓮華經七卷見文集詩為是時所作玩結語益久不得志因

悟一切皆空矣

捨生求道有前蹤乞腦剜身結願重

因果經菩薩昔以頭目髓腦以施於人為求無上正真之道又有來從我

乞求頭目髓腦菩薩本行經佛言我昔於閻浮提作國王剜身出肉深如大錢以蘇油灌中作千燈炷語婆羅門請說經法求無上道

大去便應欺

栗栗

一作粒句未詳維摩經若菩薩住是解脫者以須彌之高廣內芥子中無所增減沸藏經曰四天下中普雨大石皆如須彌有人以手承接此石無有遺落如芥子者意類此俟再考所本或引一粒粟中藏

小來兼可

世界乃呂洞賓見黃龍超慧師語在唐末年矣

隱針鋒

經舉恒河沙無量世界如持針鋒舉一葉葉而無所礙天殿涅槃經諸佛其身鉢大所坐之處如一針鋒多眾圍繞不相障礙徐曰二句即芥子納須彌須彌納芥子之義

蚌胎未滿思新桂

唐氏春秋月琴陰之本月至則蚌胎貴琴陰盈蚌胎貴琴陰盈琥珀初成

憶舊松

佛物志仙傳曰松脂淪地中千年化為茯苓

若信具多真實語

經佛言至真而信者少楞嚴經釋皮貝葉書寫此咒餘詳安平公詩

三生同聽一

金剛般若經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法華經如所說者皆是真實

樓鐘歸依一佛即是三世諸佛以佛無異故法華經維摩詰經四方誰有大法者一樓

鐘取覺悟之義按金石錄唐四證臺記一作四證堂碑李商隱撰正書無姓名大中七年十一月考其時正在東川亦見宋王象之所考潼川府碑記中碑記又曰道與觀碑道士胡君新井碣銘並見李義山集更有彌勒院碑李商隱書而懷安軍碑記為八戒和尚謝復三學山精舍表李商隱撰皆見全蜀藝文志愚意金石錄所云無姓名者當即義山自書也錄又云義山又有佛頌廣明元年十月吳華篆書又按雲笈七籤胡尊師名宗居梓州紫極宮梓之連帥及幕下如周相公李義山畢加敬致禮蓋義山在梓好釋道之教藉以遺懷也

七夕

鸞鵲斜分鳳幄開星橋橫過

事文類聚作道

鵲飛迴爭將世上無期別

漢費鳳碑

登別會無期廣信

讀共此無期別

換得年年一度來

子機梓女工年年勞役織成雲霧綃縑之

衣辛苦殊無權悅容貌不服整理天帝憐其獨處嫁與河西牽牛之夫婿自後竟廢織

紅之功貪權不歸帝怒責歸河東但使一年一度相會此篇亦梓亡作年已漸久故酌

此編

寫意

燕鴈迢迢隔上林高秋望斷正長吟人間路有潼江險天外山惟

玉壘深

漢書地理志廣漢郡梓潼縣五婦山馳水所出南入涪應劭曰潼水所出南入墊江涪音浮墊音徒淡反水經注馳水一名五婦水亦曰潼水也通典梓潼郡左帶涪水右挾中江水陸衝要援渡梓潼江又渡涪江乃次梓州也玉壘山在成都此邈昔年至巴蜀途次曾身親此江流之險亦暗傷人心險於山川也西川終無屬望如山最深不得入矣此之謂寫意

日向花間照返照之悲雲從城上結層陰之痛三

年已制思鄉淚更入新年恐不禁

信曰黯然神傷情味獨絕又曰甚似前遊巴蜀時所作擬編北禽五律之下惟三年字更不比夜飲之江海三年客可通融也故不得已細此為撫今追昔之慨

寄太原盧司空三十韻

原集外詩舊書傳盧鈞字子和本范陽人元和四年進士第太和中累遷給事中至會昌四年

年誅劉稹檢校兵部尚書昭義節度使大中初移宣武加司空四年入為太子少師進上柱國范陽郡開國公六年復檢校司空尹太原節度河東九年召為尚書左僕射十一年檢校司徒同平章事

節度山南西道入為太子太師卒年八十七

隋艦臨淮甸

為帝早渡淮遊淮甸未分色決游共晨暉餘詳隋宮

唐旗出井陘

史記淮陰侯列傳信欲東下井陘擊趙趙聚兵

井陘口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正義曰井陘故關在井州石艾縣陘東十八里即井陘口元和郡縣志井陘今亦名土門後隋大業十三年唐高祖留守太原舉義斷齏搗四柱列子女媼氏斷卓馬濟三靈也負諸卓雲虛之駭祖業

隆盤古

延異記盤古氏死頭為四岳目為日月脂膏為江海毛髮為草木天地萬物之祖也比高祖孫謀復大庭莊子昔者容成氏大

庭氏伯皇氏中央氏若此從來師傑俊

一作俊傑非

可以煥丹青

漢書蘇武傳功顯於漢室雖古

之時則至治已以比宣宗從來師傑俊

舊族開東岳

新書表盧氏出自姜姓食采於

之表儀神化之丹青也

雄圖奮北溟

邪同獬廌觸

見謝往桂林

樂伴鳳凰聽見此

也因以為氏

酣戰仍揮日

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戰酣日暮援戈而撝之日

左補闕與同職理宋申錫之枉由是知名

為之退

降妖亦闢寔

浮圖令延觀之

延案猶前大呼統浮圖走火遂滅延還鬚及

三舍

馬鬣尾皆焦神武歎其勇決曰延乃能與

及潞石雄兵已入旗將白惟信率卒三千保潞城未下鈞至高平惟信歡欵曰不即降

者畏石尚書耳雄欲盡夷潞兵鈞不聽坐治堂上左右皆雄親卒擊鼓傳漏鈞自居其

安雄引去乃送惟信至闕餘眾悉原獲舊書及逸鑑李德裕言前潞州市有男子磨折

唱曰雄七千人至矣劉從諫以為妖言斬之破潞州必雄也及劉稹誅乃詔石雄將七

千人入潞以應謠言降妖指降潞人亦闢寔久指石雄也詔出潞軍五千戍代北鈞坐

城門旁遣卒素驕不欲去酒酣反攻城鈞奔潞城大將李文矩諭叛兵眾乃悔服迎鈞

還府斬首惡乃定詔起成者行密使盡戮之於太平驛戰仍揮日則指此事也鈞會

出奔以上將軍功不伐

句隱約

將軍功不伐

氣汝惟不伐天

叔舅德惟馨

禮記九州之長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

句隱約

將軍功不伐

氣汝惟不伐天

叔舅德惟馨

禮記九州之長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

句隱約

將軍功不伐

氣汝惟不伐天

叔舅德惟馨

禮記九州之長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

叔易書明
雞塞誰生事漢書匈奴傳漢遣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將兵出朔方雞塞注曰關駟

湯傳貢禹爭谷吉送單于子往必為國取悔生事狼烟不暫停狼烟取其煙直

而聚風吹不擬填滄海鳥見北敢競太陽螢晉傅咸螢火賦當朝陽而散景

動內草纔傳詔內草內前茅已勒銘見魏前茅處無注曰軍行前有斥埃踰伏

以茅為旌識餘見武廟盡入大荒經山海經有大荒德水紫

長帶漢書郊祀志紫文公獲黑龍此水德之瑞更名河曰陰山繚一作畫屏使

秦始皇本紀北據河為塞並陰山至遼東遼東遼海都護府只一作憂非繁育

改安北大都護府有陰山餘詳贈契苾西都監繚以周牆祇

莊子枝經肯繁之未覺有羶腥角禮內襄辨腥羶香之不可食者以上六韻

半業縱吏民侵掠雞虜又妄殺降者由是北邊擾動閏月以太子少師盧鈞節度河東

由是雞虜遂安生事指李業前茅指保佐資沖漠扶持在杳冥乃心防暗

室華髮稱明廷追頌為太子少師按甲神初靜漢書韓信傳不鳴驛一作

且宜在朝宁

揮戈與揮日

思一作

欲醒思禮記鼓聲之聲謹君子聽鼓聲之聲則

義之當妙

選自注小弟發早蒙眷以嘉姻備岳懷舊賦

孝若近歸寧自注三十五丈明府

高科來歸膝下嘗書

夏侯湛字孝若父夏侯湛東方朔贊序朔平原厭次人建安中

月色來侵幌

詩成有

一作

轉美其才之捷也

羅含黃菊宅

柳惲白蘋汀

見

令狐神物龜

孔晉書

孔愉守敬康會稽山陰人建興中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

仙才鶴姓丁

見喜雪二句

西山童子藥

顯者數四及是鑄侯印而印龜左顧

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

比王山人

西山童子藥

魏文帝詩西山一何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與我一丸藥光曜有五

色服藥四五日身輕生羽翼不飲一作不飢

更記天官書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

得仙凡飛龍一九十年不

飢魏文帝詩云云即此

南極老人星

晉書天文志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曰南極

常以秋分之旦見於丙番分之夕沒於丁見則治平王壽昌神仙感應傳唐相國盧鈞

射策為尚書郎以疾求出為均州刺史廢瘠不耐見人忽有王山人踰垣而入口公位

極人巨而壽不永故相救耳以腰巾懸於井中解丹一粒探腰巾之水以咽丹約五日

疾當愈後三年當再相遇在夏之初公自是疾愈明年還京夏四月山人尋至自此復

去云二十三年五月五日可令一道士於萬山頂候此時若節制漢上當有月華相授

自是公便審貴盛後鎮漢南及期命道士牛知微登萬山之頂山人在焉以金丹二使

知微吞之以十粒令授於公曰當享上壽無忘修錄世限既畢仲還蓬宮耳忽不見秘
傳云會昌初釣為襄州節度即漢南也舊新書傳言初刺常州拜華州防禦使無刺均
州事豈史之疎耶恐難深信

自頃徒窺管

見詠懷

於今愧挈瓶

左傳縣有挈瓶之智守不
假器注曰挈瓶汲者喻小

智何由叨末席

晉書張憑傳王濛就劉惔清
言有所不通憑於未坐判之

還得叩元局

漢書揚雄傳侯
芭常從雄居受

太元法言鑒錄論未連叩局之義而錄拘儒之說論林劉真長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
日時有入心處便咫尺元門尚書故實盧鈞好道與賓友語言必及神仙之聖接義山
亦好道莊叟虛悲鴈莊子夫子合於故人之家故人喜令擊子殺一鴈而烹之豎

終童漫識颺

見贈送劉五經能
鳴多識正復何益

幕中雖策畫

劍外且伶俜

晉猛虎行少
年惶且怖伶

傳到他鄉玉蘊行
不正也本作始娉

俱行忘止

義頤人
俱俟

鰥鰥卧不瞑身應瘠於魯

左傳
何必

瘠魯以
肥杞

淚欲溢為榮

賈貢道沈水東流為
濟入于河海為榮

禹貢思金鼎

左傳昔夏之方有德也
貢金九牧鑄鼎象物

堯圖憶土釧

史記本紀素二世曰吾聞之韓子曰堯舜飯土塲啜土形雖監門之
養不穀於此核碑非子堯有天下飯於土盞飲於土釧韓詩外傳舜

甌盆無類飯乎土盞啜乎土
型形銅型字皆同瓦器也

公乎來入相皇

一作

欲駕云亭

漢書郊祀志
無懷氏封太

山禪云云黃帝封太山禪亭亭晉灼曰云云在蒙陰縣故
城東北下有云云亭地理志泰山郡鉅平縣有亭亭山祠

舊傳云九年召為尚書左僕射後輩子弟多至台司雖居端揆心殊失望常移病不視事與親舊遊城南別墅或累日一蹕宰臣令狐綯惡之乃罷僕射仍檢校司空守太子太師物議罪綯弄權事在此時特詩之後錢夕公引此以証黃菊白蘋西山南極之句非矣趙書寄太原結句視其來入盛時方在鎮略為其閑適怡神正送為祭三字止是用典不得以為梓州府罷后祭陽時作也

憶梅

定定住天涯依依向物華寒梅最堪恨長

一作常誤

作去年花

（姚）目自不能去却恨寒梅妙絕

天涯

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鶯啼如有淚為濕最高花

最高花所指顯然

（田）曰一氣渾成如是即佳務且意極悲語極絕不可多得

二月二日

（校）文昌雜錄唐時節物二月二日有迎富貴果子而全蜀藝文志成都以二月二日為踏青節至宋張詠乃與賁儋柔絲舫數十艘

號小遊江則唐時梓州當亦為踏青節也

二月二日江上行東風日暖聞吹笙花鬢柳眼各無賴紫蝶黃蜂

俱有情何旦前半逼出憶歸如此濃至却使人不覺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也萬里憶歸元亮井晉葛陶潛字元亮陶集歸

田園詩井窺有遺處桑竹殘朽枝三年從事亞夫營見上杜僕射此寓柳姓新灘一作春誤莫悟一作誤

作訝一遊人意更作風簷雨夜一作夜雨聲悟字人徵我方借此遣恨乃新灘一作雨後聲莫悟而更作風雨淒其之態以動

我愁真令人驅愁無地矣作誤作訝似皆淺也

何以此等詩神似老杜處在作用不在氣體也同一江上行也耳目所接萬物皆春不覺引動歸思及憶歸未歸則江上灘聲頓有淒涼風雨之意字字化工

西溪

近郭西溪好誰堪共酒壺苦吟防柳暉南史柳暉字文暢少工篇什為詩

見而嘆賞因畫為壁餘見酬令狐見寄多淚怯楊朱見離席苦吟多淚皆與病夫不宜故不與共也

其所作四六野鶴隨君子抱朴子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寒松揖大夫見畫

天涯長一作常誤病意岑寂勝歡娛

田曰自不欲人共非無人共也傲情可想勝字更傲程曰仲郢恩禮不薄義山情好亦深大抵自慨因人作遠遊故不覺滿目悲生事耳

題白石蓮華寄楚公

近源曰續高僧傳楚南閩人也武宗廢教深竄山谷大中時出隨黃藥山禪師昭宗聞其道化賜鹿皮衣五事卒年七十程曰吾人稱僧如晉之竺法深稱深公宋之惠遠稱遠公唐之齊已稱已公率舉下一字不聞上一字此非楚南徐曰武宗廢教在會昌六年去昭宗龍紀初四十五年楚南年止七十計義山時南年尚少而詩云西山老病僧其非楚南可知 浩旦二說皆精核新書藝文志明言楚南昭宗大順中人也源師所注釋子多誤是不可解

白石蓮花誰所共

供

六時長捧佛前燈

魏書釋老志六時禮拜道源曰鑒白石為蓮花臺捧燈佛前

空庭苔蘚饒霜露時夢西山老病僧大海龍宮無限地

魏書考靈

赤符靈龍吐珠之語鄭氏注曰秘藏也珠寶物喻道也至佛家每謂經典為法海藏譬如大海是眾寶藏也亦曰龍藏佛說法海經大海之中神龍所居諸龍妙德難量能造天宮品物之類無不仰之吾僧法亦復如是纂錄記華嚴大經龍宮有三本佛滅度後六百年有龍樹菩薩入龍宮誦下本十萬偈四十八品流傳天竺即今所傳華嚴經也廣信碑文龍諸天雁塔幾多層道源曰佛書有三界諸天自欲界以上皆曰諸藏之所不盡諸天雁塔幾多層天西域記昔有比丘見羣雁飛翔思曰若得此雁可充飲食忽有一雁投下自殞佛謂比丘此雁王曼曼誇驚于真羅漢因果也不可食之乃瘞而立塔表曰言道之廣遠崇高 謾誇驚于真羅漢因果

利弗者於智慧中最高第一世尊為舍利弗廣說四諦即得阿羅漢果法華經音釋舍利弗此云鷲子連母為名其母名舍利眼如鷲鷲身形美好弗即子也四十二章經阿羅漢能飛行變化斷滅矣謂之羅漢羅漢者異人也

不羣車是上乘
經法華經得一心者萬邪滅矣謂之羅漢羅漢者異人也

子於火宅中戀著戲處無求出意長者設方便言牛車鹿車牛車在門外可以遊戲隨汝所欲皆當與汝諸子爭出火宅白父願時賜與爾時長者各賜一大車珍奇雜寶而莊嚴之駕以白牛我財物無極不應以下劣小車與諸子等如是七寶大車其數無量佛告舍利弗如來亦復如是於三界火宅為說三乘譬聞乘如求羊車辟支佛乘如求鹿車佛乘利益天人度脫一切是名大乘如求牛車如來說三乘引導眾生然後但以大乘而度脫之魏書釋老志初根人為小乘行四諦法中根人為中乘受十二因緣上根人為大乘

則修六度

浩曰在東川作也西山隨處可稱而自東川則尤確下牛喻職官之多陪品之積乃我不得効用朝家而惟寄身使府營之說法徒歎小乘耳義山斯時因病耽禪可於言外參悟

病中聞河東公樂營置酒口占寄上

原編集外詩

聞駐行春旆

後漢書許荆傳謝夷吾傳皆有行春字

中途賞物華緣憂武昌柳

晉書陶侃鎮武昌嘗課諸

營種柳都尉夏施盜官柳植之於已門侃後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前柳何因盜來施惶怖謝罪

遂憶洛陽花

羣芳譜唐宋時洛陽牡丹之花

為天下冠故竟名洛陽花又天彭號小西京以其好花有京洛之遺風焉陸游天彭牡丹譜牡丹在中州洛陽為第一在蜀天彭為第一稻鶴元無對

晉書嵇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羣子珪璧班史皆有傳新書藝文志柳玘有柳氏訓序一卷只將滄海月長壓赤城霞南史劉訐傳族祖孝

半天朱霞餘見送從翁東川嵇鶴月比仲鄧荀龍霞比諸子謂仲鄧風度高邁時無匹者有子皆賢勝於荀氏而諸子文采皆為父所壓也柳氏最修禮法此稍及之

欲傾燕館燕館即碣石宮歡於一作終到習豪晉書山簡傳簡鎮襄陽惟酒是耽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風長應側

冒原法獨孤景公信舉止風流嘗風吹帽傾覆者盈路發事見周書北史云信在秦州嘗因獵日暮馳馬入城其帽微側詰旦而吏民有戴帽者咸慕信而側帽焉

路隘豈容車原注秦府相逐狹樓迴波窺錦窗虛日弄紗鎖門金了

鳥展幃玉鴉父何曰了鳥即屈戌今北方語猶然鴉舞妙從兼楚史記留侯

為我歌能莫雜巴見喜必投潘岳果晉書潘岳妻美姿儀少時嘗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

楚舞歌能莫雜巴雪必投潘岳果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滿車而歸誰搵爾衡搵古樂府有搵字多改為搵又魏了翁云魏晉間遊曹

此指柳氏諸子

此指柳氏諸子

據諱改為慘故好奇作此
耳詳見聽鼓此句自謂
刻燭當時忝
南史王僧孺虞義邱國賓蕭文玖邱令楷
西邸竟陵王嘗夜集刻燭
為詩四韻者則刻一寸
傳杯此夕賒
梁簡文帝有詠武陵王左右伍備傳杯詩
可憐漳浦卧
崇

讓東
愁緒獨
一作如麻

南潭上亭讌集以疾後至因而抒情
徐曰南潭即南江文苑英華有

舟於江潭梧梓州遊宴之所樓今英華作王勃又有宴梓州南亭詩序作盧照隣起云梓州城地亭者長史張公聽訟之別所也

馬卿聊應召
用雪賦見謝傳已登山
見彭陽公薨後歌發百花外樂調

深竹間鷓鴣舟縈遠岸
見魚鑰啓重關
見彭陽公薨後歌發百花外樂調

佳人啓玉齒
莊子吾君未嘗啓齒郭璞遊仙詩盤如願吾笑粲然啓玉齒
上客領朱顏
左傳衛侯入逆於門者領之而已註曰謂

搖其頭楚辭招魂美人既醉朱顏託些
肯念沉痾士
漢書五行志痾病貌
俱期倒載還
山簡事即見前古人每謂醉者為倒載如

積表錄異曰廣州酒樓晚市散男兒女人倒載者日有三二十輩

春深脫衣
原編集外詩校娘題贈取酒酣更衣之意見漢書實製傳

睥睨江鴉集

釋名城上垣曰睥睨言於其孔中睥睨非常也亦曰睥亦曰女牆

堂皇海燕過

漢書胡建傳列坐堂皇上注曰

堂皇四壁曰皇

減衣憐蕙若

楚詞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

展帳

一作

動烟波

後史記高祖本紀復留止張飲三日註曰張帷帳也步障字已見前朱槿花或取中庭障日之用亦通此句作帳作障皆可而飲帳尤合展帳如動烟波也

日烈

憂花甚風長奈柳何陳遵容易學身世醉時多

漢書陳遵字孟公放縱不羈日出醉歸曹事數

廢父曰遵者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開門取客車轄投井中

浩曰是醺飲之作一二時地三四候暖飲酣醒出題字五六對景感懷佳在尚未說明直至結句以醉時多三字振起全篇題亦不露飲席字蓋其意有所不快也

有懷在夢飛卿

原編集外詩舊書傳溫庭筠本名岐大中和應進士苦心研席尤長於詩賦累年不第徐商鎮襄陽署為巡官程飛

卿咸通中事與義山無涉矣故不錄北夢瑣言曰溫庭雲字飛卿或云作筠字在蒙無考

薄宦頻移疾

見屬

當年久索居

禮記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哀同庾開府

庾信傳任周為開府

儀同三司

瘦極沈尙書

見奉使江陵二句自敘

城綠新陰遠江清返照虛

寫景中喻二人新入

幕而遠

所思惟翰墨

文帝典論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

從古待雙魚

見

聞著明凶問哭寄飛卿

朱曰著明為會昌進士盧獻卿著明有愍征賦

千百言故此首句云然後新書藝文志盧獻卿愍征賦一卷而司空圖一鳴集明言會昌中進士盧獻卿著明也注愍征賦述一篇有云愍去鄧以抽毫悵征素而寓旨又後述一篇云著明幸於奔馳而能以愍征爭勦千載之下且凡稟精英之氣智謀超出羣輩一旦憤抑肆其筆舌亦猶武人逞怨於鋒刃也然則據權而蔽善者得不以此危慮哉蓋著明不遇亦權貴斥之而表聖目觀白馬清流之禍故借以發慨耳本事詩范陽盧獻卿大中中舉進士作愍征賦數千言時人以為哀江南之亞連不中第薄遊衡湘至郴而病夢人贈詩曰卜築郊原古青山惟四隣扶踈遶臺榭寂寞獨歸人後旬日而歿以夏初之皆符所夢

昔歎護銷骨

史記張儀傳眾口鑠金積毀銷骨

今傷淚滿膺空餘雙玉劍

說苑襄城君始封之日衣

琴衣帶玉劍繆王具劍習見之事漢書匈奴傳注曰標首鐔銜蓋用玉為之也此指其遺物耳徐氏謂暗用延陵掛劍徐君墓事變者喻已與飛卿非然也

無復

一壺冰

屢見

江勢翻銀漢

一作徐誤釋名小石曰陳何足以言江勢

天文露玉繩

屢見

何因攜庾

信同去哭徐陵

南史傳徐陵字孝穆博涉史籍自梁入陳累官至左僕射太子少

傅國家大手筆必命草之其文綽綽巧密多有新意餘見宋玉徐

庾自古並稱攜哭字不必更有典

浩旦新書藝文志段成式溫庭筠余知古漢上題襟集十卷而王仁裕玉堂閒話則曰三卷成式從事襄陽徐商幕與溫庭筠崔岐余知古韋蟾周絲等唱和詩什及往來簡牘也皆不及義山乃他書又有謂柯古罷刺江州居襄陽與溫李唱和之作今考舊新書傳徐商之鎮襄陽在大中之季時義山在東川故有寄飛卿詩義山自梓還京不經襄漢則題襟自當無與若段之刺江州則為咸通初尤不相涉矣因溫李並稱傳者誤牽引耳

梓州罷吟寄同舍

大中十年徵柳仲郢入朝詳年譜

不揀花朝與雪朝五年從事霍嫖姚

嫖姚年春為票騎將軍服虔曰音飄搖師

古曰頻妙羊召反勁疾之貌也荀悅漢紀作票騎字去病後為票騎將

君緣接坐

交珠履

史記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此則謂婦人珠履

我為分行近翠翹

翹是互文法楚雨含

情皆有托漳濱多

一作

病竟無慘

接上言同舍各有所歡我獨以病無慘觀辭張翥仙事可見矣解者乃曰自為無題

注脚

長吟遠下燕臺去惟有衣香染未銷

燕臺指幕府衣香見杜丹言我非也

也舊書仲郢傳三為大鎮感無名馬衣不薰香此用典固不拘耳

浩旦玩題中寄字及第六句則府未罷時義山已因病別居矣樂營置酒一章可互証也此因同舍有所戀戀故調之

飲席戲贈同舍當是錢席

洞中屢響省分攜不是花迷客自迷官妓豈長戀故人人每自迷耳珠樹重行憐弱

翠左思吳都賦翡翠列巢於重行餘見碧瓦玉樓雙舞羨鵲雞西京雜記公孫乘月賦鵲雞舞於蘭

上林賦注昆雞似鶴黃蘭迴舊樂緣屏一作綠椒綴新香和壁泥西京雜記

溫室以椒塗壁漢官儀皇后稱椒房取其實發廷外以椒塗亦取其溫世說石唱盡

季倫以椒為泥蜀都賦注岷山特多藥草其椒尤好雖詩意不主此亦可取証陽關一作

陽關一作無限疊東坡志林舊傳陽關三疊然今世歌者每句再疊而已若通一

自注云勸君更盡一杯半杯松葉凍頗黎廣信詩方欣松葉酒天竺記大雪山

酒是首句不疊審矣黎寶生高峰難得元中記大寮國有五色頗黎紅色最貴此謂酒杯

陸曰此必同舍戀其所歡不能別去戲贈是詩也活曰陸已悟到余更定為梓州

府罷作耳次贈曉鶯鶯鶯雞歡人之不如物也五六則因舊新相代居處重真

飲席代官妓贈兩從事

新人橋上著春衫

春衫即青袍言將至也

舊主江邊側帽簷

見病中聞樂營置酒

願得化為

紅綬帶許教雙鳳

一時銜

銜日南潛開情願在裝而為帶束窈窕之纖身二句從此化出後漢書與服志諸侯王赤綬新書車

服志有雁銜綬帶鵲銜綬帶詩固借言耳

信曰宵妓送舊迎新故以兩從事為言玩從事

江邊之字必與上章全作正見不是花迷之意

行至金牢驛寄興元渤海尚書

尚書志山南西道梁州興元府餘見南山北歸題下舊書紀大中三年正

月以太常卿封敦檢校兵部尚書為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劉敦傳其先渤海人武宗時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宣宗即位遷禮部侍郎大中二年典貢部多撰文士轉吏部侍郎渤海男四年出為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歷左散騎常侍十一年拜太常卿新書傳加檢校吏部尚書還為太常卿授文集有為渤海公高元裕舉代狀而舊書紀有大中二年七月以前山南西道節度使高元裕為吏部尚書余初遂以此題必亦為高元裕但舊新書元裕傳止書山南東道不書西道文苑英華有杜牧撰元裕除吏部尚書制時當大和六年由山南東道重拜天官而追敘官資初無興元之蹟則紀文前山南西道必有錯誤不可據而此篇情味於封敕特為親切故改定焉

樓上春雲水底天五雲章色破巴牋

周禮春官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孫氏瑞應圖五色氣氤謂之慶雲

諸生箇箇王恭柳晉書王恭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曰濯濯如春月柳從事人

人庾杲蓮見六曲屏風江雨急九枝燈檠去聲夜珠圓深慙走馬金

牛路驟和陳王白玉篇宋曰子建集無之疑逸徐曰宋本作白馬篇用曹子建

效之共十一首多言邊塞征戰之事而哀淑之篇言才賢從外來長安羣公競致書幣而一諸許人無慙俠烈也豈為此所託意乎且當作玉闕疑

諧曰金牛爲秦蜀孔道在興元之西南興元非此時所經故云寄也玩首聯與六句

蓋春正宴飲賦詩義山途次聞之發興屬和也次句美原唱三四門生賓佐之盛當

以公醕故列敘之結乃自言身在官程僅可寄和其非義山自爲行役可知否則何

難行道修謁哉又曰此章殊費考核由於是朝簡籍散亂也舊書紀傳大中元年

王起卒於興元鎮三年正月封敕出鎮中間更不書何人鎮興元也三年十一月紀

書東川節度使鄭涯鳳翔節度使李珣奉修文川谷路下詔褒美經年爲雨所壞又

令封敕修斜谷舊路東川當爲山南之誤唐會要亦載此事而曰大中三年十一月

山南西道節度鄭涯云云至四年六月中書門下請詔封敕修斜谷舊路通鑑於三

年之末書山南西道節度鄭涯奏取扶州是則封敕之前鄭涯實鎮之而封非於三

年春初至興元也後至十一年八月紀云以守散騎常侍勳海郡開國伯封敕爲太

常卿九月盧鈞爲山南西道節度十月以山南西道節度蔣係樞知刑部尚書台之

蔣係樞是盧鈞之前蔣實代封出鎮而封之入朝守常侍又無細年月可考也封在

鎮頗久節使每加常侍余以仲鄂內徵義山隨之入朝故有金牛走馬之跡若當赴

柳幕時時令不符大中三年春初封若已抵鎮其時義山自巴蜀入京亦可有此作

然情事必不可
合故定編此

鄂杜馬上念漢書

一云五陵懷古漢書注
杜屬京兆鄠屬扶風

世上蒼龍種人間武帝孫小來惟射獵興龍得乾坤

漢書紀孝宣皇帝武帝曾孫戾

太子孫也高材好學然亦喜遊俠聞雞走馬數上下諸陵周徧三輔尤樂鄠杜之間率常在下杜昌邑王廢迎之尚冠里舍即皇帝位

渭水天開苑

漢書紀宣帝神爵三年起樂遊苑三輔黃圖在杜陵西北

咸陽地獻原

漢書紀宣帝元康元年以杜東原上為初陵更名杜縣為杜陵元帝初元

元年孝宣皇帝葬杜陵

英靈殊未已丁傳漸華軒

漢書外戚傳孝元傳昭儀哀帝祖母也產男為定陶恭王稱定陶太后王

薨子代為王成帝徵王立為太子即位尊為皇太后后弟子喜大司馬封高武侯晏亦大司馬封孔鄉侯商封汝昌侯定陶丁姬哀帝母也尊為帝太后兩兄忠明明以帝舅

封陽安侯封忠子湛平周侯明為大司馬票騎將軍輔政丁傳以一二二年間暴興尤盛又高昌侯董宏希指上書言宜立丁姬為帝太后師丹劾奏宏懷邪誤朝不道上初即

位謙讓從師丹言止後乃白令王太后下詔尊之又哀帝崩王莽秉政使有司舉奏丁傳罪惡皆免官爵徙歸故郡莽奏貶傳太后號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號曰丁姬復請

徙歸定陶冢次掘平其故冢按宣帝末至哀帝四十餘年矣戾太子傳曰宣帝即位有司議尊祖之義陛下為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制禮不踰閑以為親諡宜曰悼皇母曰

悼后比諸侯王故皇太子諡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後有司復言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因園為寢以時薦享尊戾夫人曰戾后蓋追尊之事實始於此至丁傳而尤甚

故云然也

范元實詩眼子舊愛劉夢得先主廟詩山谷使子讀我山宣帝詩然後知夢得之淺近何已人間謂舊勞於外興罷謂險阻備嘗如是而起踐帝位宜有深仁厚德以綿無疆之祚乃王伯雜用竟致再世之後家嗣屢絕丁傳華軒而王氏得以乘之豈非昧於貽厥哉 浩曰范氏祗空言耳何氏亦未盡詩旨也蓋唐宣宗入纂大統與漢宜相類魏志紀與晉書志曰魏明帝太和三年詔曰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何得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藩援立既尊恭皇立廟京師又罷蕭太后使比長信敘昭穆於前殿並四位於東宮僭差無度人神弗佑非罪師丹忠正之諫用致丁傳焚如之禍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為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敢為倭和導諛妄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為皇稱妣為后則詠之無赦今宣宗即位既尊母鄭氏為皇太后其年十一月享太廟其穆宗室文曰皇兄太常博士閔慶之奏禮有尊尊而不敘親親祝文稱弟末當請改為嗣皇帝從之至三年十二月以河陰收復追尊順憲諡號而穆破文武四宗未之及至十年吏部尚書李景讓上言穆宗乃陛下兄敬文武乃兄之子陛下拜兄尚可拜姪可乎宜遷四主出太廟還代宗以下入廟議不決而止人以是薄景讓事見舊紀通鑑又大中六年勅賜元舅右衛大將軍鄭光雲陽鄭縣兩莊皆令免稅宰相諫稅不宜免亦見通鑑詩意精切隱約非詳為梳剔殊難會也此大中末年作

畱贈畏之三首

原注時將赴職梓潼遇韓朝迴宋曰第二首選入才調集注云遇韓朝迴 浩曰原注必有誤第一首第三首並非

朝迴第一首並非將赴梓潼也第二首似遇韓朝迴而以純情寄意原注中為後人妄添上六字又移於首章題下耳安得古本校正之歟

清時無事奏明光

漢官儀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夜更直建禮門內又郎握蘭合香奏事三輔舊事桂宮內有明光殿餘詳行至路應縣

不遣當關報早霜

見富平少侯

中禁詞臣尋引領

禁禁中此以內相望之

左川歸客自迴腸

左川即東川

郎君下筆驚鸚鵡

見鸚鵡武陽誌

侍女吹笙弄鳳凰

屢見又漢武內傳王母命侍女董雙成吹雲和之笙後漢書矯慎傳有騎龍弄鳳之字即謂弄玉也

空記

一作寄今從戊籤

大羅天上事

寓洪枕中記元都玉京七寶山迴迴九萬里在大羅之上三洞宗元最上一天名曰大羅在元都玉京之上紫微金闕七寶樹麒麟子化生其中三世天尊治在其內移

之上互異

衆仙同日詠霓裳

鄭嵎津陽門詩法禁法善引上入月宮上苦凄冷不能久留踏于天平尙開仙樂及歸且記憶其半遂於

笛中寫之會西梁都督楊敬述進婆羅門曲終調相得遂以月中所聞爲之散序用敬述所進作其腔而名霓裳羽衣法曲常逸史羅公遠官與明皇遊月宮見仙女數百皆素練霓衣舞于廣庭間其曲曰霓裳羽衣帝默記其音調而還明日召樂工作是曲

諸書所記各有小異文獻道考唐明皇朝有大羅天曲茅山道士李會元作新舊禮樂志文宗詔太常卿馮定采開元雅樂製雲韶法曲霓裳羽衣舞曲選舉志太和八年復

罷進士議論而試詩賦文宗從內出題唐摭言開成二年高侍郎給主文恩賜詩題霓裳羽衣曲三年復前詩題爲賦題大學石經詩舊書高鑑傳自太和九年十月以本官

權知禮部貢舉開成元年春試畢進呈及第人名文宗謂所試似勝去年乃以皓爲禮部侍郎凡掌貢部三年采日或疑義山畏之皆李肱榜進士但本集於李肱不云同年

移錯自太和九年至開成三年勝出凡貢舉三年也嵩松詩不稱同年或在未第時但

燕言專紀科第類事何以不替李肱事也據言又云高侍郎錯第一榜之明年裴思謙以仇軍容一絨求得魏義容齋隨筆亦云錯第二年知舉事似開成二年榜元是裴而唐詩紀事全唐詩話皆云思謙開成三年登上第則二年榜元是李肱也唐時秋命主司明春放榜雲溪友議固云元年秋復司貢籍則榜開於二年也且當合考存疑耳

舊曰此東川歸後作也若如舊注則赴職時方自秦入蜀何云歸客一可疑也前已有留別之作此又云留贈二可疑也韓果朝迴首二句措辭反背三可疑也前云劍

棧風橋各苦辛與此大異四可疑也前云冬郎十歲裁詩與此下筆之句相似而不

同此時當漸長矣五可疑也余故以為東川府罷義山必回京乃至鄭州東觀奏記

曰裴侯致為右相以虞部郎中韓瞻聲績不立改鳳州刺史舊唐書紀大中十二年五月裴侯致同平章事則義山東川回京韓實為郎中篇中事跡相符情味斯出矣

待得郎來月已低寒暄不道醉如泥五更又欲向何處騎馬出

門烏夜啼謂夜深醉歸五更又入朝矣此乃留贈之作也馮默庵才調集評云是贈同年所以意深味旨俗本作無題誤殺庵謬矣作無題而意有所託乃妙本集之例皆然也以入朝為何處亦惟作無題庶免語病然則古本才調集作無題而下注遇韓朝迴以疏之若作留贈畏之則可不注矣趙氏刊萬首絕句作無題二首可以

五証

戶外重陰黯不開含羞迎夜復臨臺瀟湘浪上有烟景指竹簾猶云水文質也

安得好風吹汝來若曰安得吹來而並宿言情乎其非朝迴顯然

楊曰此二首當更有題 潘曰題既當作無題則并非爲畏之發也同年僚壻必不
澹漠至此上首是去而留宿以候及入朝時終不得見下首是傍晚又往謁也惟子
直之家情事宜然綯於十三年始罷相義山自東川歸時必往相見豈怨恨之深并
其題而亦削之歟此解深入義山心坎當與訪人不遇之作同悟處爲得其真矣

過招國李家南園二首

見早訪招國
李十將軍

潘岳無妻客爲愁新人來坐舊粧樓春風猶自疑聯句雪絮相和

飛不休

用謝道韞事屢見上
二進昔下二撫今

長亭歲盡雪如波此去秦關路幾多惟有夢中相近分卧來無睡
欲如何

潘曰先是義山成婚必借居南園此曰春風曰歲盡則非赴東川時
明矣必東川歸後追悼之作原編留贈與之上是同時情事也

正月十五夜聞京有燈恨不得觀

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上元燃燈或
云沿漢祠太一自昏至晝故事唐

以前歲不常設徐曰舊書記於睿宗先天二年玄宗開元二十八年皆書上
元觀燈後至文宗開成四年書正月丁卯夜咸泰殿觀燈作樂三宮太后諸
公主等畢會是則自祿山亂後此舉無聞至文帝始再行義山所以有中興
之感也按紀文只書其最盛者每歲習見之事何煩屢書非直至開成始再

行也開成時不可言中興且其時義山固在京也初疑會昌中武功平定故有慶賀之舉史偶不書時退居永樂故曰身逐鄉人然舊唐紀通鑑宣宗大中之政有貞觀之風訖於唐亡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三州七關乃得收復以云中興於斯為台文集上相國汝南公啓於大中朝云慶屬中興矣則身開者必東川歸後病還鄭州時也鄉人亦似鄭州較親切

月色燈光滿帝都香車寶輦隘

一作通衢身閑不覩中興盛羞逐

鄉人賽紫姑

詳聖女祠田曰不為

正月崇讓宅

密鎖重關掩綠苔廊深閣

同

迴此徘徊先知風起

月含暈

周王褒開山月詩風

多暈欲生廣韻月暈則多風

尙自露寒花未開

同

蟬拂簾旌終展轉

綴李黨取筆及高齒履題簾箔旌

鼠翻牕網小鷺猜

心有迫憶動成疑似

背燈獨共餘香語不覺

猶歌夜起

一作來

梁府解題起夜來其辭意猶念鳴晉思君之來也

何曰此悼亡之詩情深一往雷曰何說是也皮紙疑私侍婢之流誤矣昔年自徐還京冬即赴梓則此正月崇讓宅必東川歸後也

贈田叟

雲谷雜記沅湘間多山農家植粟岡阜欲布種時則先伐其林木經火焚之俟其成灰即布種於其間所收必倍史所謂刀耕火種也

荷篠衰翁似有情相逢攜手遠村行燒畬曉映遠山色廣韻畬式車切燒榛種田

農書荆楚多畬田先縱火燔燒候經雨下種歷三歲土脈竭復燔旁山燔燹火燎草燼火燒山界也伐樹暝傳深谷聲鷗鳥忘

幾翻浹洽莊子海上有人旦從鷗鳥遊鷗鳥至者百數其父令取來鷗鳥舞而不下交親得路昧平生錢曰信口說出妙在

然撫躬道直誠感激在野無賢心自驚二句緊接交親之得路者新書姦臣傳通鑑明皇欲廣求天下之士

命一藝以上皆詣京師李林甫恐斥其姦惡言草野未知禁忌恐汙聖聽乃令郡縣精切試練送省委尚書試問御史中丞監總遂無一中程者此暗用其意言躬懷直道感

激不平彼如賢嫉能妄謂在野無賢安得不令我驚心哉語似晦而意甚悲略以野字映帶田叟耳舊解皆謬此似桂管歸途作移漢南書事上

寄在朝鄭曹獨孤李四同年

獨孤雲李定言見本集當即其人曹書鄭餘慶傳餘慶之孫茂休開成二年登進士

第累官至祿曹監曹確傳開成二年進士第至咸通五年同平章事當亦即其人

昔歲陪遊舊跡多風光今日兩蹉跎不因醉本蘭亭在兼忘當年

舊永和

見送裴十四何延之蘭亭記王右軍揮毫興序興樂而書用晉諸紙扇類筆道媚勁健絕代更無其時乃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百千本終無如破

禡所書之者右軍亦自珍愛寶重此書後更書二句一本作醒後連日再書數十百紙終不能及唐時登第後例於曲江遊燕故以為喻

水齋

多病欣依有道邦南塘晏起想秋江

南塘與前諸詩之南塘異

卷簾飛燕還拂水

開戶暗蟲猶打窗

何曰簾已捲而飛燕拂水不入戶已開而暗蟲打窗不休是多病晏起即目事

更閱前題一作

已披卷

釋名書稱題審諦其名號也亦言第因其第次也北史儒林李興業傳愛好墳籍躬加題帖

仍斟昨夜未開缸一作

同項

誰人為報故交道莫惜鯉魚時一雙

見贈任秀才

陸曰起言病體煩躁日想秋涼豈知卷簾開戶仍然夏令又病後善忘故書須再閱病後量減故酒多未開田云五六已開劍南門庭唐人雖中晚餘韻猶沾溉不少

補遺辛亥季冬

詠三學山

後見萬花谷續集潼川路懷安軍題詠云出李義山在金堂縣余昔閱此書忽而不察今以大兒應檀錄得因加審定必本集所遺

無疑也補編年詩後當附題僧壁下注法苑珠林福州金水縣北三學山舊屬
 益州元和郡縣志簡州管縣三陽安金水平泉金水縣有金堂山漢州管縣
 有金堂以界連金堂山故名元豐九域志乾德五年以簡州金水縣置懷安
 軍又以漢州金堂縣隸軍前一統志三學山在金堂縣東北二十里上有法
 海普濟廣濟三寺翻譯名義集三學法世尊立
 教法有三焉一者戒律二者禪定三者智慧

五色玻璃一作

白晝寒

水玉或云水精然有赤有白愚檢前後漢書西域圖
 國大秦國多奇寶中有流離註引魏畧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緋紅紫十種流離

蓋自然之物除於衆玉其色不恒今俗皆銷治石汁衆藥灌而爲之虛脆非真魏書大
 月氏國人商販京師能鑄石爲五色瑠璃乃美於西方來者是皆云流璃不云玻璃元
 中記則云大秦國有五色頗黎藝文類聚引十洲記方丈山上有瑠璃宮太平御覽引
 十洲記崑崙山上有紅碧頗黎色七寶堂雖佛書七寶
 中二者並列疑古時總爲一類此謂殿宇高嚴明淨
 當年佛脚印旃

一作檀

法苑珠林漢州三學山寺唐開皇十二年寺東壁有佛跡見長尺八寸闊七寸又檀檀
 香色法真曰栴檀出外國俞益期校曰衆香共是一木木根爲栴檀樹名義集華嚴
 云摩羅那山出栴檀者山峯狀如牛頭此峯中生栴檀樹故曰牛頭栴檀明
 一統志三學山有佛跡石理溫潤非世間追琢所能擬開皇是時似書字誤萬系
 出三衣妙天方等陀羅尼經佛告阿難衣有三種一出家衣作於三世諸佛法式二
 將至道場常用坐起其名如是修諸淨行具於三衣圓覺經一曰僧伽梨即大衣也二
 曰多羅信即七條也三曰安陀會即五條也此是三衣法苑珠林天女頌偈歌言若

男子女人勝妙衣惠施
衣因緣故所生得殊勝
貝葉經傳一偈難
傳法正宗記釋迦命迦葉曰吾以

汝說偈曰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又三祖阿難曰昔如來
以正法眼藏付大迦葉迦葉入定而付於我用傳汝等汝受吾教當聽渴言餘見安平

公**夜看聖燈紅藟舊**
法苑珠林三學山寺有神燈自空而現每夕常爾燭時則
詩燈遠出小燈流散四空迄至天明又山有菩薩寺迦葉佛正法時初有歡喜王菩薩造

之寺名法燈自彼至今常明空表一統主菩薩燈山在金堂縣東三十里一名普賢山世傳
昔有普賢

聖燈出現**曉驚飛石碧琅玕**
四川通志三學山飛石記邑宰張西撰更無鵲
鵲因緣塔

文苑英華鵲舍利塔記前歲有鵲鵲鳥者有河東裴氏以此鳥名
名號者其後即唱言阿彌陀佛稱如笙等念念相續今年七月梓而不擇馴養者乃鳴

磬告曰將西歸乎為爾擊磬每一擊一稱彌陀佛泊十念成奄然而絕命火焚餘果舍
利十餘粒時高僧慧觀常詣三學山巡禮聖迹請以舍利於靈山建塔貞元十

九年八月章舉記翻譯名義集尼陀耶此云因緣一切佛語緣起事皆名因緣

山僧試說看

（俗曰義山為八戒和尚謝復三學山精舍表此老僧必即八戒詩當時作也前後
詠本山靈蹟次聯謂習禪者多悟法者少未歎不如禽鳥之微能得正覺雖皆事屬

釋門而義山沉淪使府未
升朝官寄慨亦在言外矣

玉谿生詩詳註卷一